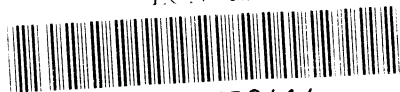


蘇俄叢書 第四種

赤俄遊記



語 頭 卷

原著者高登說：『我前幾年總以爲共產主義是救社會，救國家的萬應靈丹。到現在才知道它原來是一劑毒藥。現在世界上中過這種毒的人們，也不知多少！這本書可以用來解毒。並且可以使以後的青年不再受它的禍害。』

叙

叙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確是震驚全世界的一件大事。當時各國人民，每多受其強烈的誘惑，不知不覺地對於俄國革命顛倒崇拜，以爲共產主義真是救社會的仙丹，救國家的良藥；尤其是我國在煩悶中的青年，一聽到這種革命，竟不暇思索，不加攷慮，遂絕對信仰，這正同一九一七年莫禮斯高登在美國初讀到俄國發生革命的新聞時一樣。高登因極端地崇拜，就想親身赴俄，實地攷察，以期得到一點共產主義的真髓。他那種熱烈地崇拜情形，在他的文中，前幾章裏，觸處流露出來，真是如火如荼，一發而不可遏。可是既經過長期攷察之後，那種熱烈的情緒，誠篤的信仰，逐漸降低，終至達於冰點。最後不勝良心的壓迫，不得已以一逃了事，他那種極端的煩悶與沉痛的懺悔，在後幾章裏，也陳述得慷慨激昂。一般迷惑的青年讀此，可以作當頭棒喝。

(1)

他是一九二一年赴俄，那時正是俄國革命氣燄最蓬勃的時代。他在俄國先後經過三年，在第三國際裏幹過重要的秘密工作；在俄國莫斯科邦黨部任過宣傳的職務；甚至如黑海濱的奧得塞那種荒僻苦寒之地，又正值大災荒之後，他也去做過不少的工作；可以說上自中央，下至各縣各鄉，他皆實地攷察過。所以他這一部書是對於俄國革命的一篇忠實報告。

他因為經過實地攷察，所以才有後來地懺悔、難怪、不曾親歷俄國的人們，一入歧途，遂至終身不悟。就是高登，假使他不自去攷察一躺，或雖去而不久，或雖久而不是親身在黨部裏做工作，恐怕不見得就能悔悟，或雖悔悟而不能說得如此淋漓痛快。

革命原是爲人民謀幸福，而俄國革命僅不過增加人民的苦痛。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厲行共產主義，沒收農產，私人資本充公，對於一般平民，可以隨意逮捕、遠逐、及殺戮，更遍設殺人機關，叫做吉卡，使得人民一提到『皮外套』三字，無不毛髮悚然。後因克倫斯達得水兵的反對及不勝農民消極

缺 页

缺 页

缺 页

缺 页

解放；至一七八九法國大革命起，發表『人權宣言』，終至路易十六授首，法蘭西成爲民主的國家，於是對於人權的保障始漸穩固。不圖俄國革命對此數百年來所培植保養的一點人權的嫩芽，竟蹂躪得乾乾淨淨；財產固然可以自由沒收，而人民生命亦可以自由屠殺；任意逮捕，更其餘事。吉卡的大牢裏，有白髮的老翁，有黃口的稚子，不拘有罪無罪，可以一槍了事。至於選舉代表，工人每百人舉一人，兵士每二百人舉一人，至於最平民的農夫，要三萬人才舉出一人，這就是號稱蘇俄共和國的平等選舉法。最後還有一條選舉原則，就是只有共產黨才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剝削生產 一切生產皆是人民生命之源。俄國革命時代一方面對於農產物，除第一次沒收已將農家辛辛苦苦所產的一些物品收刮無餘不計外，以後徵收物品稅則百計誅求，榨盡了農民的血汗；一方面工廠國有，既收歸國有之後，弄得上下陵亂，烏烟瘴氣，機器停工，不能生產。於是城市與鄉村頓失了連絡，因農人被徵收之後，連自己生活上最低的條件都不

能滿足，更哪有餘物運到城裏來，更加以交通系統破壞，就是農產豐富，也總不好運輸。工廠停工，於是一切農人所最需要的農具，也未由供給。農工既失了連絡，生產自然低降。所以俄國一九二二年就是沒有天災，恐怕也不容易渡難此關，而況虐毒的旱魃，不遲不早，偏在那種萬分危急之秋光降，無怪乎俄國人民死亡至五百萬人以上。幸虧歐美加以救濟，否則更不堪設想。

總以上的情形，概刮起來說一句，就是俄國革命無主義，無方略，甚至可以說無意義。因無一貫的主義，於是就刻刻變遷，暮楚朝秦，朝更夕改。因歷次的變遷，於是將所有的犧牲，都等於虛牝，一切的流血，盡付東流。在這本書裏，對於變遷的情形，有詳細的說明，精微的描寫，請閱者再子細去批評吧！

民國十七年國慶日譯者叙於海上

赤俄遊記目錄

叙

| | 目 |
|-----|-----------------|
| 第一章 | 讀新聞拜辭新大陸……………一 |
| 第二章 | 求樂土乘興返歐洲……………一五 |
| 第三章 | 遊興未闌鐵窗小住……………二 |
| 第四章 | 紅星耀眼幻想方殷……………三五 |
| 第五章 | 委任狀大可嚇人……………四一 |
| 第六章 | 莫斯科渾如一夢……………四四 |
| 第七章 | 夜深人靜鬼語啾啾……………五一 |
| 第八章 | 邪術飛兵強姦民意……………五四 |
| 第九章 | 爭平等遠逐太淒涼……………六二 |
| 第十章 | 結新歡糟糠真薄命……………六八 |

錄

(1)

| | | |
|-------|-----------|-----|
| 第十一章 | 登講壇列寧如怒虎 | 七 |
| 第十二章 | 更新策遍地盡哀鴻 | 九三 |
| 第十三章 | 黑科夫公園聆妙論 | 九六 |
| 第十四章 | 獨眼龍任意逞威風 | 一〇五 |
| 第十五章 | 唯我獨尊強權誇左腿 | 一三三 |
| 第十六章 | 冤沉黑獄白骨葬荒江 | 一三三 |
| 第十七章 | 天昏地黑詭計多端 | 一四〇 |
| 第十八章 | 酒綠燈紅狂言驚座 | 一五五 |
| 第十九章 | 窮極奢侈黨人腐化 | 一六三 |
| 第二十章 | 宣傳共產佔領機關 | 一六六 |
| 第二十一章 | 教授何辜慘遭毒手 | 一六六 |
| 第二十二章 | 青年不幸誘入迷途 | 一八一 |
| 第二十三章 | 巨浪掀天暗潮澎湃 | 一八六 |

| | | |
|-------|---------------|-----|
| 第二十四章 | 驚人秘密黑幕揭穿····· | 一九七 |
| 第二十五章 | 民權亦化花樣翻新····· | 二〇二 |
| 第二十六章 | 惡耗驚傳列寧作古····· | 二〇八 |
| 第二十七章 | 留遺書評幹部諸人····· | 二一四 |
| 第二十八章 | 恣殺戮衆商民吃苦····· | 二三一 |
| 第二十九章 | 回首三年恍居魔窟····· | 二三〇 |
| 第三十章 | 臨風一笑逃出赤都····· | 二三九 |

赤俄遊記 一名(地獄的天堂)

此書原名 *Utopia in Chains* 一名『赤俄研究』 *A study of Red Russia* 著者名莫理斯·高登 *Morris Gordin* 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九一二年，由俄赴美，一九一七年，聽到俄國革命，異常歡喜，就想立刻回俄，後因經濟的壓迫，一直到一九二一年才能成行。在俄國登了三年，就在第三國際裏工作，他將三年研究攷察所得的一種實際情形，忠實地描寫出來，而且他自己就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切的事實，又皆是他親目所睹，親耳所聞，所以這一部書，可以作為俄國共產黨的信史讀。因為他是用的描寫的體裁，所以也可以當作寫實小說看。

譯者附誌

第一章 讀新聞拜辭新大陸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初旬的一個下午，我正在芝加哥大學附近的一條馬

路名密德威的上面，徜徉散步。正值早春天氣，雪後初晴，新生的碧草，上面凝着才融的雪珠，爛灼至爲可愛。我就沿着一條小溪的岸上，向東走去，兩岸才透嫩芽的樹木，好像裸體一般，隔溪鵲立，如行敬禮。在這位司春之初臨大地的時候，所有宇宙內一切的物類，皆是盎然含着生意。我一面踱着，一面想着；天地皆是蘊着生機，何以人類反自相殘殺，東望歐洲，正殺人如麻，血流原野；這一個啞謎兒，真難打破。（時歐戰方酣）

走盡了密德威，轉灣至哈勃（Harber）路口，看見一大堆人，正圍着一張報紙在那兒讀着，裏面還有一個警察，站在前頭，大家你推我擠，洋洋得意地讀着那一張新出的『號外』。

立刻我的視線也被他們吸引去了，凝神一看，就看見了那張號外上第一頁第一行的驚人的大字：

俄羅斯軍隊革命了

俄皇『沙』退位

這一條新聞，好像是一個炸彈在我的腦中爆烈了，我快樂得大喊起來：

『自由的光明呀！革命的勝利呀！』

這的確是自從開關以來所未有的光明，這是創造主在這打不開的黑暗的鐵罩上面透了一點光明的消息出來，好像發了一個命令：

『大放光明吧！』

我自己就沉吟道：『對於這個消息，有什麼感想呢！』

『這就是世界革命的快槍，開始排列出來了！』我自己懶洋洋地回答自己。

『對呀，』那個警察輕輕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說道：『你現在是一個快樂的俄國國民了；你現在可以回國了。』

這位警察仁兄的說話，打入了我的心坎，直至日暮歸家，上了床總睡不着，覺一再地躊躇：『我要趕回家鄉嗎？但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是沒有什麼家鄉的，自由就是他的家鄉。但是現在俄國却是一個頭牌真正自由的國

家。」

展轉至於中夜、恍惚間忽然聽到千百的呼聲：『回去呀！』再看看蔚藍的青天上、嵌着無限的明星、一粒粒均向我熠耀着、並低低地蜜語道：『回去吧！』『回去吧！』說過後就化作一道道的金光、向東方飛去。『你們飛到那裏去？』我驚訝着問道。『我們飛到俄國去。』它們回答說、『去照耀那萬古不磨的革命的威光啊。』

這柔媚的早晨的和風、也低言巧語地說道：『回去吧！我們將要隨從你、不然、那驚天動地的狂飈、暴雷、立刻要來譏誚我們了、我們也可以發出一點柔弱的聲音、去贊和那吶喊震地的革命的高歌。回去吧！』

我加以我的心靈深處、也發出一種微妙的聲音、說道：『回去吧！你可以恢復你的合理的生活了、你所旦夕祈禱盼望的、人道的友愛以及至高無上的自由、現在已儘獲得了！』

於是決定回俄。

既有了這個意思之後，對於我多年來勞苦犧牲所尋得的一條科學研究的大路，就不願意再繼續下去了。

我是一九一二年的冬季到美國的，因為不懂英語，所以就只好在一個手藝店裏先做苦工。日裏工作，夜裏入夜校補習，我自己格外加功自習。規定每日上午一時至五時為自修時間，六時上工，繼續工作十二小時，有時還不止這些鐘點。

光陰就這樣一年一年地消磨去了。

後來經過了一次大罷工，社會上的勞工才得了一點顯著的利益，我也由愛蘭·改·司托(Ellen Gates Starr)紹介給支加哥大學的生物部主任佛蘭·列萊(Frank Lilly)教授，多虧教授的幫助，就做了支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學生。

可是現在半空中忽然來了這們一個霹靂，革命的威光，理想國的幻覺，已佔據了我的心靈，那能再埋頭來研究這沉靜的科學呢？

令人最難忘的，就是一九〇五年俄羅斯初次革命的那一天，黑夜中耀眼的火炬，喧囂跳躍的暴徒，更難以召集大衆的刺耳的教堂的鐘聲。

這次革命鎮平了之後，而從這次革命遺留下來的，爭雄奪霸類似傳奇的傳說，竟深深地印入一般青年的想像，燃燒着他們的浪漫革命的熱情。在他們那種革命理想當中，正好像一只警鐘，沉在大海裏，繼續地敲着，不時在那海浪千層裏，發出沉悶的聲音，萬古不息。

在一九一一年，斯多利賓條例 (Stolypin rule) 的殘殺與恐怖的壓制下面，我就決定離俄赴美，並且以爲大凡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的地方，距離它的覆亡和社會主義的降臨也最接近。

對我，這們一個熱烈的社會主義者，最引以爲危懼的，就是戰爭的恐怖，已遮沒了社會主義的理想。

一九一六年終（正在歐戰期中），我正在芝加哥大學讀書並且和社會主義黨繼續維持着密切的關係，可是我的心已不勝那憂慮牢愁的襲擊，日

夜爲之所苦。最拋不開的心思，就是因爲這一次大戰，將產生世界文化的
光明愉快的科學，變成了殺人如麻的工具，那怕就是近代最進步的社會主
義者，也一個個的親列戎行，大家在戰場上以砲火相見了——這一個憂愁
正同鐵爪抓着了我的心房，使得我漸漸地陷入了瘋狂地位。因此在密西
根 (Michigan) 湖畔，徘徊了有好幾個月，一念及戰場上被血海所吞沒的數
百萬同胞，恨不得立刻將身投入湖心，沉到湖底，倒反覺得清涼乾淨。

很奇怪的，我俱然遇救了！在一切文化被殘燬的塵埃灰末愁雲慘霧的
當中，竟飛出了一道寶光，遠從北極黑暗的俄羅斯的淒慘的天空中，直冲霄
漢。

聽呀！勝利的鐘聲在快樂的歡呼中敲動了，好大的聲音，大地已起了共
鳴。這是新從照耀最高勝利的血海的深淵中，昇起來的一架『紅鐘』(Red
Tossin)，就是彼得格勒的亞歷山大·考倫 (Alexander Column)，它唱道：

『神聖的俄羅斯革命！你要將人類從自殺的慘劇中救出，並開闢出

一條民族互相友愛的大道。你放出旭日般的社會主義的光明，使得大地春回，變成一個永久和平的樂土。你要將那數百萬被殘忍的帝國主義者逼迫去作戰的人民，從流血的戰壕中救出。你吹起了你的軍號，他們一定來隨從你衝鋒陷陣，不是爲那貪得無厭的魔王去求快樂，是爲無量數的男女，從悲慘的奴隸的牢獄裏求得解放。」

『回俄國去吧！』勝利的鐘聲已分明地來招呼大家了，大家心裏的回聲，也不約而同地說：『好，回去吧！』我恍惚地聽到。

什麼是人生日常的希冀和一時的慾望，那怕是住在高山或在平地，那怕是高房大廈，亦或竹籬茅舍。且看革命的宣言：

『一切的自由的渴望者和奮鬥者，大地上的忍苦受痛者，都來歸我吧！好將你們最偉大和最光明的希望，一一的建築起來！好放出你們理想的光明，將世界從新改造過！從此你們的願望可以實現了！』

在這種革新時代，再沒有容留退縮思想的餘地了，經過冷靜理知的攷慮，

對於我目前所應當努力的方向，起了絕大的懷疑。懷疑什麼呢？就是還是繼續研究科學，還是努力去革命呢？在那一瞬息的當中，忽然想到以為科學又有什麼價值呢？它不過造成了許多殺人的工具，倒不若革命，却是救世的仙丹；這種奇妙的思想，一時竟佔據了我的心胸。對我，像這種充其量不過增加勞動階級用力的機會的科學，舍此別無其他意義，是更不能鼓起我的精神；而況現在我們最大的目的、理想的理想，就是那社會主義的朝陽已高懸天際，普照萬方了，並不絕地發出懷柔的聲音：

『快快回俄吧！這是社會主義者的領土啊！』

『我飛回俄國去吧，』我的魂靈已下了十二分的決定，好生出兩翼，御風而行，冷泠然頃刻可以歸國。就因為有了這一個新的希望，才救回了我的癡狂。

魂靈兒飛回却是容易，而事實上却不如此簡單，勢必預備川資才能夠陸上乘車，海上乘槎，載得我這笨重的形骸回去。啊呀！哪裏來這筆閒欸呢

？我這幾年辛辛苦苦、半工半讀、在社會黨支部所得的一點報酬不過僅能敷衍我的日常零用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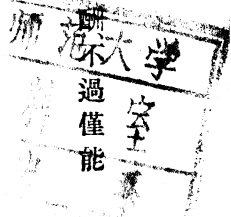
我不得已就求朋友幫助，他們在大學中得到工作也會受過我的幫助不少。我就將預備回國努力革命的意思告訴他們。他們竟不贊成我回去。等他們漸漸明白，又因我與鮑雪維克表示同情，他們却不同意。

最後一年，在國外的團體當中，我已成了孤立的現象，就是俄國的機關，也無從去弄到一點補助。

無已，就只有我那最忠實的朋友可靠了——就是我自己的雙手。於是竭力設法，在大學中又得了一種看門的工作，總之哪管過量的辛勤，只管金錢的積聚。

經過了長期的勞苦工作，才積儲了一些金錢，直至長途的旅行就要開始的一星期，才將這血汗換來的川資預備停當，於是拜別美國，東裝就道。

我也服過兵役，從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八到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整整



兩個年頭度那兵營中或守望處的生活。

我進營之後幾個月，就入了路開福 (Rockford) 社會黨支部。初次得到幾千張的傳單、廣告及宣言等等，我就在晚上分發，規定每禮拜會晤若干同營的伴侶。一九一九年的勞動紀念節，我也參與路開福的羣衆遊行，我身上穿着軍人的制服，肩頭荷着一面耀眼的紅旗，領導着大衆招搖過市。

第二天回營，就目爲不守營規，被拘捕起來了。也經過法官一度的審問，判處徒刑六月並罰做苦工。後經參戰秘書巴喀 (Baker) 的提議，凡判處徒刑一年以下的軍事犯一概赦免。我也叨光到一個月的便宜，並且從此解甲歸田，還得到一張『榮譽的退伍證。』

我就回到支加哥，藍島路的『斯姆爾奈』(Smolny)，這是全美共產黨的總部。我在斯姆爾奈裏盡力工作，有時富萊恩 (Fraine) 出去，我就除去編輯之外，還要去忙組織工作。到了一九二十年正月初一二之間，我忽被土匪綁去了，距離被赦回來，享受自由生活，不過才三月有餘。被關在黑牢中

又是兩個多月，花去了一萬塊美金才能贖出，這筆鉅款是由共產黨秘密所辦的一個紅十字會出的，實際上是經過中央委員會的特別決議。

肉票歸來，依舊恢復了黨部的職務。在春初的時候，曾到紐約去參加一次秘密的會議。從此東奔西跑，比較還是在紐約的時候爲多。在這個匆忙的時期中，決想不到回國的計劃。

自從被綁之後，共產黨往往受人譏笑，而事實上又不能不繼續辦理。

在格蘭軍營裏，我也曾服過兵役。同時在秘密之中，還要接受中央委員會的命令，做黨的工作，這使我格外不能離開美國了。

有一次想回俄國的動機，最有趣味。當俄波戰爭初起的時候，我想組織義勇隊，好到沙場上去殺敗波蘭。（自己思想的矛盾處）在我要開始實行組織，就奉到中央委員會的命令，教我到第特羅（Detroit）去調解那個區黨部的固結不可解的糾紛。

最後排除一切的困難，在一九二一年春，決計回俄，並舉行了一次秘密會

議。因爲在美國各地的同志、此時聽到我回國的消息、皆表同情、一齊集合起來、結伴偕行。在匆促的幾個禮拜之內、就組織了一個團體。

我們因爲崇拜『紅軍』的關係、所以就叫這個團體爲『紅星』。所有的團員皆是共產黨同志。這團體中的中堅份子、是本薛維尼亞 (Pennsylvania) 的一羣礦工。在這個同志結合的團體當中、大家很樂意將私人所有的金錢一齊交出。有好多同志、經過多年的辛苦、竟聚蓄了有千元左右。這筆款是交給我們團體中由三人組成的一個最高幹部所委任的會計去管理。於是約定日期、在紐約集合。因人多就分開幾部分來住、大多數却住在布郎克司 (Bronx) 一帶的黨員家中。辦理這次旅行前的重要手續、每日舉行常會、在會中繼續講演『共產國際的策略及綱要』。使得大家可以明瞭勞動階級向來所受的厄運、並確信惟有勞動階級可以征服全世界且能將全世界重行建築在正義與平等的共產基礎上。更使得大家認識自己是一個世界革命同世界改造的創造軍人。

最後這快樂而渴望的時期到了。回想這四年中，也曾在工場裏揮過血汗，也曾在營幕內受過風霜，也曾在鐵窗下嘗過滋味，也曾在秘密中度過生涯；以一個嘗遍酸甜苦辣的我，倒要用我自己的眼睛，實實在在的去看那夢想的境界，那個無產階級自由的國家。

共產黨的同志以及資本制度下的厭物，一起擠擠撞撞，到了大西洋海邊，上了亞屈坦尼亞號郵船。

我們立在這龐大的船甲板上，我們的同志都圍在一起，大家總沉浸在一般悲傷一半希望的嚴肅的空氣當中，已往的痛苦酸辛，如大石一般還深藏在我們的腦裏，而未來的夢想，又輕輕地飛上了我們的心頭；再看那紅日西傾，照耀得太西洋上如起了萬道金蛇；就在這時候，我們向着這個拜金主義的國家，深深地下了一拜，和它告別，更祝它的資本主義與日偕亡，惟有那大西洋上的清風，不斷地吹來，我們禱祝蘇俄共產主義如旭日初昇的熱誠，好乘風先去。

第二章 求樂士乘興返歐洲

這只大船上，是擁擠不堪，旅客將近千人，其中有多少是連家一起搬回歐洲的，除人不計外，還有笨重的家具、木器、衣裳、手飾，以及多年的積蓄等等。

大概頭二等艙的旅客，不是往歐洲去做生意的，就是作一種快樂的旅行，他們很多疑的，對於三等艙的客人，是敬鬼神而遠之，那怕你苦苦哀求，總不許你踏入他們的那種『貴客重地』。其實這船上的三等艙客人，正是大多數被壓迫平民的代表。這些貴客們語言龐雜，國籍繁多；人數並不得我們這樣多，也不像我們有堅固的組織，顯明的團體，佔定了這只船的前部。

在起程的第一天，有許多同志精神，還不能凝靜，依舊被一層薄薄的愁雲罩着，因為他們是改變姓名，假造護照；或係犯了法的逃客。像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鎮日價躺在我的艙位上，呆視着外面的野景，這一望無邊的大海，足慰我多年的渴想，洶湧的波濤，振耳的喧聲，不住地在船舷上攻擊。

直至紅日西沉，光影模糊的當兒，才能溜出艙來，吐一吐胸中的悶氣，揀那僻靜的地方，小立片時，可以避去船上巡卒的偵查，於是我可以打開心胸，調一調心絃，和那萬古不息的潮聲所唱的海洋仙曲，可以合奏。

『洶湧啊！你這深沉而黑暗的無情碧海呀，洶湧啊！』你這發展無窮的大無畏精神，繼續着努力奮鬥，已破壞了一切障礙，沖去了束縛的邊岸，更將流去了這悶人的乾坤。這澎湃的洪濤，降下來的時候，好像已現出了地獄，好像已看見亂劍森排的海底；於是又漫漫兒高湧起來，倒像無限的黑山，在海面上飛舞，與天半的浮雲，互相擁抱。

你這聳起的脊背上，載負着多少珍奇的貨物，一不高興就拿它吞下了這無底的深坑！——看那些海盜及冒險者，總是因為這能立足的地皮太窄，不勝那慾望的要求；再看那些偉大的航海家，不勝那金錢與利益或虛榮的獎勵所引誘，竟為他們的專制魔王到海外尋求新的領土；更看那些的烏托邦夢想者，要開闢一個樂園在這充滿銅臭與血腥的舊大陸上，白費了

多少心力都已厭倦了，就又想到新大陸上來建設一個理想中的天堂。

唉！這種神聖的夢想，已被那虛偽的民生主義變成了畫餅。我現正從新大陸復回到這除舊更新的舊大陸來，所以歷盡艱辛，受盡淒涼，不辭勞苦，萬里歸來，所抱的那一團如火如茶的熱望，難不成會變為第二次的畫餅嗎？你這深沉而黑暗的無情碧海啊！怎不給我一些兒消息！

這人類互相殘殺的鬥爭不會停止嗎？人類的階級和享受特權的社會的堅固防線，竟不能衝破嗎？因種族的、國家的以及階級的戰爭所形成的，一個國家或一個朝代的興衰，竟永不能停止嗎？難道這也同海上的狂潮，永久的在鬥爭中，任誰總要捲入這不肯稍停的漩渦中嗎？這次空前的大戰，什麼創造呢，破壞呢，其間重要的成就，不過大家相互的造成了許多荒涼的空地而已，難到這也是大自然的目的嗎？你這深沉的滄海！告訴我吧！戰爭——到底是爲的什麼？

海洋並沒有什麼回答。一時忽然的沉靜起來，好像海洋也正在集中它

的。慮在這個難題上面着想。我猛然抬起頭來，看見空中無限的媚眼，向人凝視——原來是一天星斗，吐出它和調、平等而愉快的光明。一注意到這距離很遠的耀眼的光明，使我對於將來共產社會的和諧而自由的秩序也發生出同樣的感想。

第四日，這亞屈坦尼亞已橫渡大西洋一半了，煩悶的熱情已稍平靖，而欲掃除俄國貴族階級的思想，已見諸實際的行動。最使我行喜歡的，就是凡是船上的俄國人民已組織了各種自治團體，正同我們這個『紅星』一樣。有一個團體提議各團體聯合起來成功一個自治的聯合蘇維埃以集中勢力。我們這個團體偏偏拒絕這個主張，以為我們是一種普通的旅行，何必多此一舉的，確，團體組織得是不少，其目的實在只有一個！回俄，沒有什麼利害衝突。他們那些團體當中，包含着不同職業的各種熟練工，多是想與美人合資開店的；還有些農業團體，是預備報領官地去經營開闢，所以他們很想和共產黨聯絡，庶幾於他們那種經濟組合之外，更有一種政治的地

位。像我們這個『紅星』，老實不客氣，就是一個額頭上雕字的共產團體。所有的團員皆是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工，也有無職業的，因為在美國時，大家有同黨之誼，無形中成了一種政治的團結。我就提議組織一個『臨時聯合委員會』，不僅為聯絡同舟的感情是所必需，而為處理各團體內部的問題起見，也屬必要。這個提議實現了，就同各團體選出來的代表組成了一個聯合委員會。

會既成立，會務也就自然地跟的來了，這次各團體的結合，就大體上來說，總很親密，僅不過有一點小小兒不和諧罷了。這一點小小兒的衝突從那兒來的呢？是發生於所謂共產黨人的道德問題。有一個團體中的團員，是由紐約黨部選派出來的，他們用的是共產黨經費，俱然高坐在二等艙裏，這還不算，復行吃酒打牌，喧囂胡鬧。於是這些真正無產階級的三等艙的同志們，對於這種冒充共產黨的貴族，痛心切齒，人人欲得而甘心；終於忍不住了，大家聯合起來，給這種冒牌的東西一些教訓，一齊擁進了二等艙，將

他們打得頭破血流。尤其是我們這個團體，對於他們那種胡鬧，非常氣憤，氣憤他們不遵守那雖有病的婦人孺子總不允許坐二等艙的嚴格的平等規律。還虧有個聯合委員會，替他們和平調解，以後總算是風平浪靜，親愛的友誼不會再遇到第二次不幸的殘害。

快樂的歌聲，和諧的音調，愉悅的情意，已充滿了俄國的旅客，尤其是在紅日將西與晨曦初上的當中，愈加興奮。當離美愈遠，距歐愈近的時候，各人音樂的興味也愈加濃厚。良以大家已久處於美國那種單調的科學方法，殘忍的侵略，乾燥的機械，經濟的鐵蹄下面，人的生趣已被剝削得乾乾淨淨，現在被這海洋的仙曲，與愉悅的幻想——祖國的更新——喚醒，好像已枯的鐵樹又慢慢兒發了嫩芽，綴了蓓蕾，情緒的生機，躍然欲活了。

已有了六日的程途，那久不見面的邊岸，忽然遠遠地露出了一線模糊的情影。久居海上的征人，對此發生出無窮快樂。我更是欣喜得不可言語形容。最後我用我的全神，注視這被酸辛的涕淚，猩紅的熱血，殘忍的砲火爐

染過的大陸、造成人類史上最悲痛的一頁、使得我發生無窮的感喟：

哦，我的慈母歐洲呀！你的遠竄異國的諸兒，爲尋求樂土欣賞這自由的鮮花，萬里歸來，又棲息在你的膝下了。年來你爲這慘無人道的戰爭、憂慮牢愁，不僅顛頽了你的慈顏，更花白了你的鬢髮；這褪色的王冠，壓在你的頭上，固已教你頭昏，而爲爭得人權，恢復人類自由、平等、博愛，以及改造世界而來的惡鬥，更使你遍體鱗傷，心頭痛楚。可是要代你換上一頂嶄新的、萬古光明的、如朝陽般的社會主義的王冠，你立刻可以抬起頭來了，它的光明，是遠從北部的大陸發出，照遍了大地，要將一切的國家、一切的民族，在第三國際的奏凱聲中長勝旗下聯合起來。歐洲，歐洲，要你做一個革新大地的先鋒，改造人羣的勇將了。我的慈母歐洲呀，你的心中也該安慰吧！（希望如此）

第三章 遊興未闌鐵窗小住

亞屈坦尼亞船在南安普敦（英倫南的海口）靠岸。我們捨舟登陸，改乘火車。因為已有了一禮拜的風波勞頓，所以上上火車，頓覺得有奇異的安適。在海洋中那種喧囂兇猛的波濤，在耳中，在心頭，在腦裏，尙留着殘痕斷影；再一看這火車窗外回旋的大陸，沉靜無聲，極守規律，使得人憑窗遠望，心曠神怡。沿途道路縱橫，在道路的旁邊，或作方形，或成三角，蔓生着如茵的碧草，點綴天然，好像一幅名畫家作成的彩色畫圖。

我們這許多同志，總是來自鄉間，對於這種天然的美景，一個個不禁從心底裏歡喜起，拿俄國的荒原和它一比，固然是有天淵之別，就是美洲，那些已經過近代新機械所修剪整齊過的大草地，也總不能與此相提並論，一個是精美緊湊，一個是廣闊空疎。一個個心裏由喜悅而羨慕，由羨慕而妬忌，總想用美國那種整理的精神，與俄國廣大無垠的沃土，調和凝合。

不久車抵倫敦。僅偷得片刻的餘閒，到車站去了一趟，只看見人山人海，萬頭鑽動，急急忙忙，各趕各的前程去了。在一個門的附近，我又看見到一

大堆衣衫襤褸，形容顛頹，面有菜色的人們，原來是一大隊殘廢的兵丁，靜悄悄地向人羣中走去，他們祇爲了可憐而微末的餉銀，聽人指揮，去幹那所謂人類應盡的義務。我對着這些被幸運拒絕的人們，心中異常感憤。既而又想到這也不要緊，我現在就要和這資本世界告別了，可是我仍舊要回來好幫助英倫掃開那愁雲慘霧，獲得自由的勝利。

晚間，車抵赫爾（英倫東岸海口）復行捨陸登舟，向里堡出發。

這次坐的一只船，比較亞屈坦尼亞要小多了，這是德國艦隊投降協約國後，所僅留下來的些小艦當中的一只。行到波羅的海，船小浪高，加之狂風如吼，幾乎不曾拿這小船吹散，轉覺得大西洋還風平浪靜。這隻船就是德國國勢飄搖的一個徵象。

直到航程最後的一天，才風平浪靜。船客一起擁登甲板，渴望着行將接近的邊岸。邊岸接近了，一個好傷心慘目的戰後荒涼景象呀！蕭條的原野，欹斜的房屋，所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慘白的面孔，飢火如焚的枯

眼骨瘦如柴的身體，哪裏還像人，簡直是一羣鬼。

忽然一陣人聲：「蘇維埃的代表，我們的官長來了！」頃刻之間，喧囂的羣衆將那國際用的火車圍滿。我們的輪船也靠了岸，一起下了船，擁向官長那邊去。

蘇維埃的代表是一個少年，他這種年少正可代表蘇俄的新精神，下車之後，絕不遲疑，立刻執行他的職務。各團體的領袖，手拿着一張團員一覽表，檢查就立刻開始了。這位代表對於我們共產黨員，毫無問題，立予通過，發一張通行證。並對於那些非共產黨的俄國旅客，盤查嚴密，要證明到俄國來不是反對革命，才得過生。

我們這一團人就在彼得格勒（這是里堡的旅館名）旅館休息，這是一個劫後靈光，戰後倖存的新式旅館。我們住在這個地方，好像是登了天堂，到了神仙洞府。最教我們奇怪的，我們也試擺一擺大人先生們的臭架子，那許多僕役，羅列兩旁，必恭必敬；這也不過是美國洋錢的魔力。這也難

怪，拉脫維亞那時正在渴想美國的金錢。金錢是萬能，有了錢萬事圓，只要有錢，那怕長生不老也可以做得到。

第二天早晨我們就開了一個全體會議，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對於我們團中所餘的公款，如何處置。有一個同志提議將餘款平均分配。我就不贊成這種主張，以為含有小資產的氣味，最好除去我們抵到俄境所必需的用費外，將所有的餘款，一起捐助共產國際的宣傳部。大家同意。

會後登程，直向俄邊出發。那個蘇維埃代表教我們車過列牙（Riga）拉脫維亞都城，不要停留，我們自然一口應承。可是到了車離列牙不遠的時候，我心中忽然一動，要想看一看這個都城裏蘇俄大使館高懸着精神飽滿的紅旗。連我一共有四人，決計到拉脫維亞新都，去溜他一趟。無如時已昏黑，車站裏已人影憧憧。像我們既不會得到拉脫維亞或蘇維埃官長的入城通行證，恐怕坐不到車子了。惟有蘭斯開同志，人急智生，因為他新近在里堡的旅館中，曾經發現過美國金錢確有絕大的魔力，根據已往的經

驗，不妨來小試伎倆。他這個計劃又有了顯著的成功。他去會了站長，一刻工夫笑嘻嘻跑出來報告金錢的勝利，於是我們——唉！——憑借了這金錢的威光，享受到意外利益，得乘到專車，向列牙開去，沿途異常安適，也為生平未有之殊榮。

正在夜裏一點鐘到了。檢查員竟一點不留難讓我們通過。隨急乘上馬車，不到半個小時，穿過了好些黑暗的街市，到了一家旅館，名叫格蘭。經理先生疑惑我們是美國的闊人，同我們十二分客氣。但是將要開房間的時候，他就同我們要護照看，我們一時楞住了。我就立刻將我們的行李保險單，很驕傲地拿給他看，那個單上有顯明而注目的大字，上寫『紐約銀行』，下寫五千美金的代價，就這一點虛光，又有了神效。立刻得了一個華美精緻的上等房間。

午後我們四個人一起到俄國大使館所在一個地方名叫巴來巫 (Ballu) 去瞻仰瞻仰，跑了去碰了一鼻子灰。其時正在『俄波會議』，虧得有

一個使館職員從前在紐約時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告訴我們說：「凡非公務來此的，一概不會。」這真令人如火一般的熱誠，忽然降到冰點，也就是回到俄邊所受到的第一個打擊。他並且說：「在二十四小時以內，趕快離開列牙，不然就要吃苦。」

垂頭喪氣而回，行過了一片草地，看看已紅日西沉，忽然發現一張廣告，就在今日午後，列牙有一個羣衆大會。這愛管閒事的蘭斯開同志馬上提議「我們去參加」。大家在這百無聊賴的時候，也就只好如此。經過了詢求探訪才曉得這開會的地點是在城外。我們懶洋洋慢慢兒踱去。一進了會場，正是一個講俄語的演說者，作他演說的結論。在他最後的一句話上，我們懂了，原來這個大會，是紀念「巴黎公社」的。繼續着俄國的演說者後面，是兩個拉脫維亞人，言語奮激，使聽衆感動。在每一個演說終結之後，有音樂隊奏「國際歌」。像我們這些新從美國歸來的朋友，在那種煙霧機聲裏面，誰都沒有聽過這讚揚世界勞工聯合的愉悅的音調。

我記得還是一九一四年及一九一五年的五月一日，在芝加哥馬德遜街『少年社會主義者同盟會』裏，曾聽過這伴着音樂隊的『國際歌』聲。以後（歐戰開幕）就雖支加哥也聽不到了，因為這種革命的熱誠，給那半資產與真愛國的歌聲，如馬賽歌及星光歌之類（法美國歌）吞沒去了。現在像列牙工人的音樂隊，奏着全副的音樂，他們也曉得隨時可以被當局捉將官裏去，目他們為叛徒；但他們壓不住如火的熱情及前途的神聖希望，很怡然地奏弄他們的樂器。

全場的聽衆，和着這愉快而優美的音樂，一個個手舞足蹈，莊嚴毅肅在帶有宗教信仰的色彩當中，高唱國際歌。我們四人也不知不覺地用英文唱起來了。在又要開始演說的前幾分鐘，有一羣工人圍攏着我們，問我們在美國時的情狀及最近世界政局的大勢。我就和他們講，『我們不要擾亂了這個大會，但是你們誰願意和我們談談的，不妨另找一個地方。於是就在旁邊一個客廳又開了一個會場，廳的一角上放了一張講台，有好多工友

們環着講台一排一排地立着。我就不客氣立上講台向大家說道：

同志們！現在世界的資本主義開始動搖了。就像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要塞，在最近的期間也要崩潰了。他們那些富商豪賈，一個個大腹便便；他們可以攘奪金錢的各地市場，不久就要消失，最後的惡運，就要臨頭；同時那些窮乏與飢餓，也就和我們諸工友告別了。

歐羅巴資本主義的末日，也可以屈指而數了。在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它就要壽終正寢。這全靠着你們，摯愛的拉脫維亞的工友們，要秉着歷史的使命，在蘇維埃俄羅斯與無產階級的德國之間，好駕起一座穩固的長橋。

現在箍在你們工友們頸項上的一條拉脫維亞僞民主主義的毒蛇，就要給紅軍的槍鋒刺斃了。我們的新希望就在目前，我們高呼罷：

世界紅軍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大家一起圍攏我，跟着我喊道：『世界革命萬歲！』同時他們那邊大會也完結了。一個個坐在桌子上或椅子上，表示出無限的歡情，一同歌唱。雖說上面並沒有人引導着，而大家自然發出一種和諧的音調，充滿了這廣大的會場，也很莊嚴，也很沉着，如同唱着讚美的聖詩。這全是由於崇拜一九〇五年革命英雄，自然流出來的一種高尚純潔的情緒所鼓舞而成。

歌聲終了，就有人出來發散傳單，我也就拿了一搭幫同分派。忽然蘭斯開悄悄地同我講：『當心點，已儘有人跟着我們了，我們趕快走吧。』當我們才匆促地走到樓梯，給一個偵探攔住了，他輕輕在我脊背上敲了一下，說道：『你可不可再到樓上去坐一刻嗎？』我就只好跟他上去，『請坐一刻，』他說：『讓我問一問蘇俄大使館，然後再請你去。』呆等了一點多鐘，他來告訴我電話不曾打通。

『對不住要請你到政治部裏去過一夜。』他很懊喪地說。

於是有一隊兵肩上荷着槍，手上拿着燈，押着我到政治部去。沿途灰塵

密佈、不見繁華。最有趣是那些兵士對於我的舉動絕不注意，我就樂得將身上有危礙的文件一起撕毀。

被這些巡夜兵、一直押送到政治部，他們到現在才來搜查我的身上，總算他們非常細密，所有衣服上的大口袋小口袋總摸到了，隨後教我在一個簿子上簽名。竟白白地在部中枯等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有一位長官到部了。十點鐘的時候，將我送到檢察廳依法辦理。檢察官對我倒很客氣，他指靠近他的椅子說，『請坐』。我也就不客氣揀一張靠近他的坐下。

『朋友，現在你可以告訴我，究竟你是一個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
他很和平地問。

『我是由美赴俄，路經此地。』我回答說。

『什麼，到俄國去呀！』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那個地方怕人得很。』
『也要看什麼人。』我回答他。

『你到那種可惡的地方去做什麼事呢？』他問時胸中已有成見了。

『這要到了那個地方再看。』我回答道。

他忽然換了一副嚴酷的面孔，將椅子挪了一挪，冷笑了一聲。

『照直說來，到底你的真名字叫什麼。什麼事我總知道了，不過要你自己親口供出罷了。』聲色俱厲，在盤問的時候。

『我的名字明明白白寫在護照上面，不過昨天晚上給你們那位檢查員拿去了。』我很沉靜地說。『我的名字叫享雷·布郎斯基(Harry Brown-sky)』

『不要亂說』他氣極了。『我們有人親眼在彼得格勒(俄京)看見過你的。』

『或者是紐約，不是彼得格勒。』我淡淡地說。

這位檢察官弄得猶疑不決，息了幾分鐘，他說：『在未能證明你的行為是非之前，只好拿你先關起來。』他就揪一揪鈴，來了一位公差，他對他說，

『將他送到樓上那個拘留所去。』承他的盛意，最後還向我鞠了一躬，至爲文雅。

經過了一道長廊，爬上一座露天的扶梯，到了樓上，被關在一個微透光明的黑屋。

這一個小拘留所，大概有二十五尺長，十尺闊。一共拘留着十八個大漢。一個個恐慌戰慄，目光如死，最奇怪的是囚犯大概可分兩部：一部分是白髮龍鐘的老者，一部分是正在丁年左右的兒童。

我對着那些老年人連一句話都沒有得說。他們是緘默不言，我也想不到什麼話來問他們。他們無日無夜地躺在地上。我就在老少之間，得到了一席之地。隣近我的，右邊是一個廿二歲的俄人，左邊是一個三十二歲的猶太人。這位俄國朋友首先和我攀談起來，將他被拘的原故告訴我。他原是紅軍中一個排長，從前線逃到拉脫維亞，被疑爲鮑雪維克煽動者，所以關在牢裏。

『你看我這一件皮大衣』他沉毅地說道：『因為打敗台尼金(Danikin)有功得的托洛斯基的賞賜。』據他說彼得格勒食品並不十分缺乏，凡是合你冒口的東西，只要你付得起那個價錢，你就可以得到。

我同這猶太朋友格外來得密切。他是從立陶宛到拉脫維亞來做秘密工作的。他的聲音異常溫婉，他的態度異常閒雅，萬想不到他在這黑獄中已度過了一年多的生活。看他頗有一點詩人的風度，他不時就到那個又黃又污的窗口，立在那方被沙灰吞沒了的全室僅有的一塊玻璃旁邊，看看天畔的浮雲，聽聽牆外小山上的松風，他倒樂而忘倦。一到了黃昏時候，他就低低地唱一則好歌，雖說不高，那顫動的、柔和的、美妙的歌聲，已充滿了這暗室，使得大家聽了總心曠神怡。和這歌唱大家談論的時候最多，所談的是國際勞工運動的最近情形及希望社會主義在俄國興起。

有一次我醒得很早，一看，啊呀！這位詩人已不在我的旁邊了。再一看原來他正在鞠躬傾耳，聽那窗外和諧活潑，優美自然的鳥聲呢。

『同志，你看，』他轉過身來對我說，『大地春回了，這些活潑可愛的好鳥正在開着歌舞大會表示歡迎呢。只有我們，所謂人類的我們，竟被壓迫被關鎖在黑暗的牢獄裏。這是人類特別的文明與高尚的人道的表現。』

日復一日，與這新環境也就相安了，在一個下午，牢們忽開，一個獄卒喊着我的名字說道：『現在你可以自由了。』我就只好與諸囚友握手言別，並同一個小朋友接了一個蜜吻，在出門的當兒，我高喊道：『同志們，再見吧，會當與諸君在世界革命的勝利旗下，握手言歡。』

第四章 紅星耀眼幻想方殷

我們紅星的同志，在俄國的邊境，等我們久久不來，已覺得心煩意亂，一旦回來，異常欣喜。忽然來了一掛污穢不堪的貨車，上面總有好幾千難民，是從俄國逃到拉脫維亞來的。等到他們曉得我們這一團人是遠從美國，經過了無限艱辛想回俄國的；在他們心中，好像說我們是有福不會享，要從

天堂跑到地獄裏來，這種奇突的情形，使得他們驚奇震訝。

我還記得些特別的談話。難民中有一個猶太人，他告訴我，共產黨簡直同強盜一樣，拿他的一個化學工藝廠強佔了去。

「你的工廠有多少資本呢？」我就問他。

「一共三十萬盧布，」他說過復深深他嘆了一口怨氣。

「你有了多少時呢？」我又問他。

「整整十五個年頭。」他答道。

「照這樣看來，」我回過頭來對大家說，「這位仁兄已享用了有十五年之久，現在也應得讓別人來過一過癮，這不是一個很公道的辦法嗎？」

還有一件趣事，一個少年朋友，身上穿的學生裝，腳上着了一雙木屐。有一大羣人圍繞着他，他憤怒地說道：「俄國人的一切不幸就是愚蠢，在這種鮑雪維克威權之下，還不快走，真愚蠢極了。」

「蘇維埃政府指導羣衆的工作，你曾經參與過嗎？」我試問他一句。

『羣衆嗎？』他喊起來了，『沒有這樣東西我沒有看見過羣衆，僅看見些豬羊以及污穢的野獸！』

『請你息一息氣』我又同他講，『你還記得在大戰開始的時候，高爾基（Gorky，俄文學家）曾經痛罵過俄人蠢如鹿豕嗎？不過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他不作如此想了。』

『是的，一點不錯，』那個學生回答道，『在一九一七年的高爾基是誠如君言，不過他現在的意見如何是可惜無人知道了。』

『你知道你的意見就始終沒有改動着。』我同他爭論道。

『好的，』他搖了搖他的肩膀說道，『我總希望你看見了鮑雪維克的舉動之後，異常圓滿。』

許多人都都加入了我們的爭論，全是感情用事不講理知。最後一起洶湧上來，對於我們嘲笑、侮辱、勢將用武。

『你們從美國來，是不是想把整個的饑荒的俄國買了去？』

拉脫維亞的衛兵，手裏總拖着一桿槍，看着我們爭論，他們也不管，等到勢將用武，他們才着了慌。

「諸位，辯論儘過辯論，看不能拿拳頭來辯論。」衛隊長很沉靜地說。一時頓歸安靜。

等到我們退出圈子，他們也就立時恢復原狀。所有車中的難民，一時都跑出來了，一行一行地沿着鐵路站着。在人聲嘈雜之中，聽到一種淒慘的哀聲，「我們這要有一線的生路，我們是決不出來的！現在我們都成爲異鄉人了！我們幾時可以重歸鄉里！」

最後到了一節車，車頭上標明了五個大字「R. S. F. S. R.」這是表明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裏面有一部分紅軍。

「今晚我們要趕回俄境」那個司機的這樣講。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歡喜極了，加以第一次看見那些兵士帽章上的「紅星」更有無窮的新趣。至於這輛蘇維埃的火車，其實就是一輛污穢的貨車，就因爲那五個字一來

好像這一輛車已經過神仙的點化一般，並聯想到那偉大英雄的創造。

汽笛一聲，火車開動，大家手舞足蹈，同唱國際歌，我接着又唱革命歌，後來因為要和坐在我旁邊的一個紅軍中兵士談話，歌聲停止，很想問問他這次『國內戰爭』的概況。他就告訴我在前線作戰時的各種經驗，以及他最近在奧所擺奧特達 (Osoby Otel) 是吉卡——Choka 鎮壓反革命的殺人機關——的一個特別部的工作近況。

『再有一點鐘，我們就要到俄國邊境了。』有一個衛兵說。

『同志們！讓我們打開門來，看一看蘇俄邊境的光景。』有好些人這樣講。

車門大開，一個個前擠後擁，向着那車頭上燈光所遠照的地方看去。蘇俄邊境，已隱約可見了。

其時一輪皓月正在天空，柔嫩的清輝，鋪滿了大地。皎潔的白雪，映在月光之下，分外鮮明有趣。在這粉裝玉琢的世界裏，點綴上幾座小山，愈覺參

差有致。空氣清新，使人胸襟頓然舒暢。看見這種好的風景，真是一個改造過的河山，遠看那接近地平線的星光，一閃一灼，好像與車頭上探路的燈光視而笑。

『朋友，車到了橋上了。』一個衛兵這樣說。當同志們看到橋下荷槍鵠立的紅衛軍，真是歡喜如狂，心花怒放。

『紅軍萬歲！』大家一同呼噪起來。同志們將各種糖果的小袋子，拋擲給他們。當火車慢行的時候，有多少同志將紅軍頭上的帽子搶過來做紀念。

一息窗外的好景又慢慢兒飛舞起來，我却靜悄悄地坐在一個角上，好幾年前的一个印象，忽然湧上心頭。猶記得在一個很沉悶的冬天晚上，風雪滿天，彤雲慘淡，我就跑到曠野當中，聽到從高山上傾注下來的泉聲，我知道這是春神將到的先徵，是催花的使者，是傳播新生命到人間的消息。

我靜悄悄地坐在一角上，默想沉思這大自然的調和安適：熠耀的星光

既佈滿了天空、晶瑩的銀幕又遮蓋了大地，像這樣色調和諧、清潔勻稱的乾坤，實在是生平第一次，好像天和地問着我們大地上負有重要使命的人們先此敬賀。天地的和調，就是明明白地指示我們雙手與心靈、勞動與才智也要調和合一，好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建築起一個新的社會。

活動的畫景繼續着飛行，蘇維埃共和國的神聖疆宇，已將我們摟抱入懷了。這時候心中有說不出的愉快，真是『雖南面王不易也。』

第五章 委任狀大可嚇人

車已到了俄國境內了，天光大亮，看見無限的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肩頭上是大一包，小一包，在路上是跌跌爬爬，總是從各鄉鎮遠來，一起擁到火車站裏。他們是受了無限艱辛，拚命地要離開俄國，我們却受了無限艱辛，拚命地要投入。他們看到我們這種情形，異常奇怪，以爲我們不是喪心，定是病狂。

車站裏是人山人海，擁擠非常。候車室的地板上，東倒西歪，人都睡滿了，不但沒有隙地，而且是肩摩踵接，這個人的脚照常碰着那個人的鼻頭，真是攤在地上如小羊一般，就是門外也都睡了人，就是靠近鐵軌的地方，也有人好夢方酣，也顧不了什麼危險。

頓時熱鬧起來了，因為開出境的車子就要出發，汽笛一吹，人如潮湧，好像一大羣豬羊，受了驚嚇，亂奔亂竄；羣衆的呼號叫喊，從車站的四方八面，一起湧來，爭先恐後，你罵我打，搶上火車。

一刻工夫，火車上已擠得沒有隙地，連車頂上面都是爬滿了難民，車站上的衛兵，舉起槍來，對準了狂亂的民衆頭上，開了一槍，以資鎮壓。肅靜不到一分鐘，擠吵得格外厲害，有擠了落下來的，就圍立着車站一週，頃刻車已開動了。羣衆喧囂擾攘，然而也沒有法子教火車不開。

當我們經過某一車站的時候，曾發現過一種怪現狀。就是我們這節車上面，忽然上來兩個蘇維埃的官長，因為爭坐位兩下吵起來了。

「同志！你把委任狀拿來給我看。」第一個喊道。

「你先給我看。」別一個回答他。

「我的——拿你殺去總夠了！」第一個很有力地說。

「我的是共和國裏最大的！懂不懂？你這個蠢夫！」那一個似乎很佔優勢地說。並且露出拳頭，在他的敵人面上揚了一揚。「到別處去找你的牢位，再不行，就要捧你下車。」

我聽到「委任狀」三字，使得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個鐘點。這分明是同志間依舊互相壓制，這分明是使同志互相猜忌，使一切蘇維埃官吏陷於黑暗的魔窟。

有多少在鐵路上服務的人員，對於蘇維埃政府就十分表示不滿。我就和他們譚譚，他們立刻怕我是一個共產黨人，馬上改變了談鋒，換了口氣，只講政治和經濟，以及他們工作的情形。

「我們替政府擔憂，何以政府就不替我們擔憂？」他們當中曾有人這

樣說。

到了莫斯科車站，火車停止，乘客湧出，一個個總問有什麼新聞。却巧有一個什麼成立大會正在要散會，聽見有多少人高呼『打倒統治階級。』這正是克倫斯達特革命的醞釀時期。（一九二一年三月，克倫斯達特水兵忽起革命，原因是對於共產黨徵收農民穀物制的不滿，及要求商業之自由。這是一種真正民意的表現。）

沿途所見的：民衆的鬥毆、官僚無謂的爭論、以及一般社會不安的狀況。雖說我們有最後的決心，然而已使我們感覺到革命的不易。不過再拿這火車來一比，希望政府的良心，逐漸加增，要同火車的前進一樣，現在已快到莫斯科了。

到了莫斯科車站，看見各種的革命佈告，貼得是密密重重。

第六章 莫斯科渾如一夢

到了莫斯科車站，我們就發現一大羣曾經同乘亞屈坦尼亞船的船客，也有別處來的，一起還侷促在貨車裏面，他們到此已幾個禮拜了。因此我們頓感覺到居住問題不易解決。

我們——我們許多同志——是很僥倖的。莫斯科的朋友們知道我們到了，總到車站上來招待我們。得到他們的幫助，才得走出了這個禁衛森嚴的車站，並承他們引導入城。

進城的車子雖說也有，但不過幾輛破爛的露天的貨車，代客人運運笨重的行李。所以我們也只好將行李放上，我們大家步行隨後。經過許多公共場所，門窗破壞，寂無人烟，路經沙克哈萊夫加大街，這是莫斯科一條最繁盛的馬路，現在是灰塵滿目，無限淒涼。僅不過街頭巷尾，有些兒童走來走去，形容枯槁，面目全非，兩手放在袋中或負在背後，口中有腔無調地哼着『拍派羅舍』(Paprosy 雪茄煙的意思)。隨着貨車走了好幾里，穿過了紅場(列寧葬地)只才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塔施多(Tsedon)中央移民

居住處。(Central Immigrants House)

塔施多佔據着一所宏大的建築，也叫巴卡羅舍爾府，是因為從前的房主人而得名。房子外面一排是六層樓的建築，外觀也很素雅。等到我們才要進門，就遇見了衛兵，這是最近在各重要處所時常碰到的。

『出入證！』我們就說明是新到，所以沒有證章。『那末就不能進去，』衛兵說，『等處長出來再講。』

一刻處長安尼孜韋克 (Anikowitch) 出來了。我們就報告他，他是一個美國的同志，在支加哥就認識了。承他的盛意，絕不留難，指給我一個房間，灰塵密布，光線全無，房中除木床一張外，別無他物。他同我說，這是全處中最好的一個房間。不過後來我發見他住的一個房間，空氣新鮮，日光充足，一切陳設，皆是上等新式的器具，華麗的窗簾，優美的沙發，時花的地毯，彩色的玻璃，真是畫若天宮，神仙的洞房。然而我不管他什麼，我只要有一個房間，也總算十分幸運了。有多少早到的同志們，睡在那不庇風雨的長廊上面，

風吹雨打，已苦熬過一個嚴冬了。

處長挾有統治上無上的權威、驕傲、獨裁、并壓迫一切的同志、虧得他也是
一個同志、僅有少數前途可以有握到權勢希望的、才可以得到他一點青眼。
他在美國的時候就有『難頑』的名聲、到了蘇俄、更以拘謹守禮得名、然而
他對於同志一味欺凌、實在可恥；但是也沒有人敢出來和他爲難、因爲他
和吉卡（Chelka）是俄國一個最可怕的殺人機關、名目是爲鎮壓反革命而設、
實際上是屠宰人民的劊子手總機關、俄國各地皆有這種機關。）是很親
近的。

最顯明的現象就是這位處長日漸其肥、而一般的移民則日漸其瘦。其
間重要的原因、不僅是他的地位崇高、起居舒適、精神上非常快樂；而最重
要的營養人身的食品、也是由他管理分配、可以自由享用。所有的移民總
是在飢荒當中。每日號稱兩餐、每頓號稱兩樣、黑麵包半磅與清水般的大
麥湯一杯而已。

第三天上我們紅星團就開了一個會議。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在我們討論之先，曉得共產國際的代表已儘來了，並還帶來了許多使命。這個代表名叫雷狄門 R eideman，也是我在紐約時的一個同志。他給我們一個正式的歡迎詞。『俄羅斯同它的天然無窮的財富。』他說道：『必定要慢慢兒發展成一個極大的倉庫，要用這些財富幫助歐洲無產階級去戰勝資產階級。』

他請所有在美國紐約的共產黨同志，一起轉席到俄國共產黨，你看那紅旗的光榮，已使無產階級得到了解放。

因為轉入俄國共產黨，就得到了一張證明書。各事完結，有一個本薛文尼亞礦工同志，就問這位代表，『你預備派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個你可必問，』代表含怒回答，大家一起先行登記。『你們現在已在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指揮之下，教你到什麼地方去，你就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回家鄉去怎樣呢？』有兩三個同志抗聲說道。

代表雷狄門冷冷地答道：『你們想要到非指派的地方去，要等工作確定之後，可以請假。』

等我第二次找他們的時候，差不多大家都已整裝預備出發了。各人被指派的地方大致確定。那個礦工是派到南方一個煤區，在頓河流域的地方；有一部分金工是派到別一路去經營店務，還有許多有政治野心的人，預備加入吉卡的省分部。這些人是因為在美國受了不少的痛苦，現在他們想要嘗一嘗給苦痛人家吃的風味。

像我就不急急要到什麼機關去服務。不過雷狄門同志告訴我，我將被留在莫斯科，在『共產國際』裏工作。

我的莫斯科朋友約我去參與些共產黨的離奇的民衆大會，聽那鎮平克倫斯達特水兵革命的報告。我敬謝他們的盛意，不願參加這種騙人的羣衆大會。不好了！我陷入一個萬丈深淵，無底的魔窟了！在這種欺詐迷

惑下的生活，何能持久呢！這赤色的莫斯科，自由的樂土，我已夢想了多年。那知道這莫斯科的真實情形，竟比夢境還要來得荒唐虛偽。每當紅日西沉，那教堂的塔頂上散出耀眼的金光，真如火燄一般。那個教堂中央高聳出的一座莊嚴華麗的羅馬式建築物，正懷着無限地憂疑，對天發問：『這萬惡的鮑雪維克的都城，是不是我們的樂土呢？』環立在教堂一週的建築物，為那些金光籠罩着，正同瞎眼的韋陀，爛腿的羅漢，一排排矗立着，全是從前繁盛的公司，熱鬧的大店，現在是牆歪壁倒，窗破門封。

至於人民呢？一個個面有菜色，在路上是東倒西歪，扶牆摸壁，有時候攀着那搖動的燈桿，才不至於跌倒。真同鬼影行於坟墓當中，那裏還有一點生氣。

真的，莫斯科渾如一夢，我，我自己却也是一個在這夢世界，夢天地，夢城池裏做那荒唐大夢的夢人！

第七章 夜深人靜鬼語啾啾

在晚上我很喜歡去拜訪那蜿蜒於莫斯科河畔的克里謨林大城（Kremlin）這是莫斯科的一個偉大驚人的建築物，內裏有王宮，有教堂，有博物館，有政府官署，各種建築的式樣全有；是在一四八五年，伊文三世——Ivan III——開始建築的。譯者附注）夜深人靜，萬籟無聲，黑颼颼越顯得神奇幽秘，僅能籍天上的星光辨別出一點隱約的道路，慢慢兒走到城的中心，依稀可以看出多少頽垣斷石，亂疊成堆。我就在一個最高的堆上，揀了一塊石頭坐下，在這莫斯科河畔，克里謨林城中，淒寂滄涼的深夜，正好任意所之，冥思默想。

忽然聽見一陣聲音，在我頭頂上飛過。我抬起頭來一看，看見空中好像有一節飛車，上面還嵌着寶石，慢慢地向前飛動。猛憶到在兒童時代聽見過的童話，已死的靈魂在深夜會團聚起來並且——哦！我認識他們了。

這是已死的俄皇『沙』同革命健將的幻影，很和平很安靜地分隊向前推進。一部分是生前安居此克里謨林宮裏威福自專，哪管人民的痛苦；一部分是為增進人民的福利，想盡了百計千方，要攻破這萬惡的皇宮，好建設一個新的俄國。現在在靈魂界裏已沉澀一氣了。

『這是很奇怪的』我想，『原來處於敵對的兩方面，生前曾互相肉搏，不共戴天，然而一到黃泉，都已入於甜靜之鄉，竟能相安無事了。是不是死神是個和平的導師，能將他們在平等之下，統制在別一個世界嗎？』

我想到這個地方，我忽然異常憤慨。

『你好大胆，』我大喊起來，『你專制的魔王——沙——魂靈總該在此吧！你剝奪人民的自由，也不知多少年代了！專制的淫威，佈備了全俄，使得人民無時不在恐怖之中；更有成千成萬的革命健兒，愛國志士，為謀民衆的福利，竟給你鐵索郎當，遠送到萬里淒涼，雪窖冰天的西伯利亞去受苦！』

忽然起了一陣清風，我就向着皇宮奔去，對準了俄皇『沙』的營壘，投以巨石。那些黑影一起沒有了，而我的新幻想又慢慢兒開展出來。恍惚從空宮的各方衝出一大隊工人，渡過了高橋，闖進了城門，一個個手提着快槍，槍上都已上了刺刀，如潮一般，要攻進宮中。克里謨林宮中的大砲響了，武裝工人不得不向後奔退，一刻工夫精神復振，倒又殺奔前來，割斷了電線，一起湧到了城下。『前進呀！前進呀！』他們鼓舞起勇氣來，爬上了城牆，紅色的大旗已在克里謨林城頭上飛舞了。

現在呢，宮殿荒涼，蛛絲密佈，在這極冷靜的當中，恍惚聽到克里謨林中央大教堂的鐘聲，這是國際的鐘聲了。鐘聲聽罷，似乎有人喊我的名字，這個柔弱無力的低聲，好像幾年前在美國曾經聽見過。對了，這是約翰雷低（John Reed）的聲音……唉！他是僵臥在荒墳裏面，宿草迷離，故人久別了。他正點着頭，喊道：『喂！高登同志，近來美國有什麼新聞嗎？』我就告訴他近來美國社會黨左派的聯合運動，又試驗他們新的誘惑與欺騙了。

『美國的勞工階級。』我說，『現在已覺悟，要跟着你的脚步子走了。將來總要從資本主義裏解放出來，你的銅像要巍立在美國各大城市，在共產國際裏，你要被推為第一個美國的功臣了。』

『是的，同志，』他深深地難了一口氣答道，『現在還早得很，不知還要有多少犧牲，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再會吧！』

我就拜別了荒墳，走不多步，似乎看見有一個紅衛兵正傷悲地看着我，在他的目光中，可以知道他含蓄着無限的親密。我就立刻跑上去，用手拍拍他的肩膀。這一個兵的幻影忽然不見了。我打了一個寒噤，恍然大悟。愈覺得我自己的主張，確有幾分把握。

這就是我在一九一七年失去的靈魂，鵠立在約翰雷低的墳前，做他的守衛，現在却是魂兮歸來了。

第八章 邪術飛兵強姦民意

也不過住了十天，在這種夢境迷離的莫斯科，俱然已就慢慢兒習慣了，後又受了共產國際的指派，在出版部裏工作，做一個英美組的副主任。最後我就夢以爲真，俱然也很快樂，以爲我在這世界革命的作戰參謀部裏，也能做一個蝦兵蟹將了。

這個第三國際的總機關是在丹尼吉奈路 (Denjiny Avenue) 的一所美麗洋房內，這是德國大使馬巴哈伯爵 (Mirbach Count) 的私邸，他是在德俄媾和時期，俄國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人憤恨俄國這種屈辱，就拿他刺殺。這一所建築，無論外觀的式樣及內裏的裝修，皆是異常堂皇華麗，具有美術上的價值。一進門裏第一個大廳，是用堅固的橡木建築的，雕欄畫棟，華麗天然，裏面還有多少名畫，也全是從前德國大使署的古董。

其次接待室，陳設很多精美的椅子與華麗的沙發，金碧輝煌，耀人眼目，四壁也有一種畫圖，是表揚德國武士的威風。右邊有一座半圓式的扶梯，可以直上二樓，樓下還有一個最華美的房間，陳設精緻，不僅四壁有細膩的圖

案就是頂板上也是很美術化的，地上鋪着猩紅的厚絨地毯。

樓下後面一帶房子，可以看見花園，讓給人家開印刷店及圖書部。二樓上就是出版部、圖書館及文書儲藏室。

在第三國際裏，上午十時開始工作，午後四時停止。每日有一磅麪粉，青魚同油，或者半磅白糖，可是全是靠金錢換來的，名目上物價不許抬高，實際上已花錢不少。普通餐廳上也可以分得牛肉，清潔還清潔，不過太枯瘦一點罷了。倒是用人可以多得到一倍，

同我在一起工作的，大多數是英國人，又皆是共產黨的同志。他們工作倒很熱心。不過有一次聽到他們早晨的談話，教我很驚訝，他們說這個第三國際的行政部，如何腐敗，管理不善，分配不均，連他們所做的工作，總一齊給它帶壞了。

我心裏好笑，偷偷地看了他們一眼，我還是低着頭做我的工作。

過了一刻兒工夫，有一個很年輕的同志跑到我的面前來，和我講：『我

們要加倍努力去工作，雖說我們的待遇是極壞，我們的肚皮是飢餓；不過現在第三次國際大會開幕在邇，事務正殷。我們要「不顧困難，征服一切。」我除在第三國際工作之外，又被莫斯科邦黨部找去，在宣傳部裏做工作，算是我的副職務。

現在我開始學習那種欺騙羣衆的詐術了。一切的政治問題，中央委員會先確定下一個「成見」，要根據這個成見去引申說明。這種成見具有無上權威，美其名叫做「訓令」，然後派人出去宣揚中央的意旨。凡是黨部裏的演講員，必定要根據這個成見去說話，不許稍越範圍。僅不過將這個訓令變成一種通俗的言詞罷了。

有一種特別運動週，組織起來，專爲向農民解釋新稅制的好處。我也是幾個被遣派的當中的一個，大家就輪流做這套玩意兒。一般鄉村所給與我的印象，使得我格外痛心。那些地方官吏在開會時就刻刻防閑我們，他簡直是莫斯科的眼線。至於會裏面一套呢，不外乎一陣狂吵亂喊，說來說

去、總是那幾句根據成見同訓令的老話。沒有什麼討論、不許有什麼異議、不准有什麼問題、然後在一陣拍掌如潮的聲中、宣告散會。

我曾問過一個區黨部的秘書、因為我覺得他是比別人來得聰明些、『這些農民何以這樣蠢法？』

『因為他們是一點不懂。』他很乾脆地答道。

『你何不教教他們、使得他們也能為蘇維埃盡一點力呢？』我又試問他。

『因為我們是不能信任他們的。』他很用力地說。

『這樣你能望有好結果嗎？』我很驚訝他問。

『傻子、我們要利用那些新由鄉下跑到城裏來作工的朋友、自然就可以指揮如意、為所欲為。』他解釋着並表示出一種不耐煩的樣子、也很奇異我這種怪問。後來恍然大悟、曉得我是從外面新來的、他笑了一笑、說道：『同志、我們只曉得做那些高級黨部教我們做的事體、只記得中央的命令——』

我們要不願困難，征服一切——。』

在城裏，我常常同軍營裏兵士及工廠中的工人們演說。

工人開到會，實在不容易管理。一種不安靜的精神往往是繼長增高，從台上向下一看，一個個面黃肌瘦，手裏拿着一塊硬麵包殼，一面齧着，一面談着，實在是傷心慘目。有時忽然起了一陣哀聲，『我們實在是飢餓難熬啊！』悲痛之極，他們也就顧不了許多，曾將民食衛生委員塞馬斯戈（Semas-ricko）博士，從台上趕下來，以洩他們心頭的憤恨。自然，加以嚴重的懲治，仗這官吏的淫威，這可憐的工人們就只好忍氣吞聲。我所管理的一部分，總算是出於望外，因為那些工人很要曉得外國的情形，對於美國是格外有趣。

『美國的工人吃得到白麵包嗎？』有人這樣問。還有多少問題竟不容易簡單答復。

『我們也曾贊助過的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現在還是靠不住，究竟是什麼

道理？」『究竟阻礙革命的是些什麼？』『新經濟政策是不是共產黨改變了成見，向革命的勝利投降？』

這些糾纏不清的問題，你一句，他一句，問個不清。弄得我也沒法，只好明知故昧，忍心害理，拿中央新頒的口號，向他們搪塞，『我們要不顧困難，征服一切！』

惟有武裝同志們，實在是熱心。他們所住的營房，比較那些半明不暗的工廠，還要不如，我也相信他們是一切不能滿足，然而他們的精神，從各方面看起來，總是對於革命異常信仰，毫不猶疑。這不能不說是政治部的宣傳同煽動的成績。

有一天，黨中的軍事指揮部將我找去，有一位女秘書拿出一個簿子來，簽了名，她就說，『一個共產黨員，就有服兵役的權利。（權利兩字好）這是你的符號。』

四點鐘天還沒有亮，我就聽到門上有人敲打。那個指揮部的女秘書正

搖鈴、招呼共產黨員起來，我急急忙忙起來，看見鄰室的同志們總下了樓向街上跑，我也就跟上，排好班一起出發。這位女秘書在前面司令，『向左轉，走！』

我就問我的右邊一個朋友，『這是一回什麼事？』後經他告訴，才曉得是到『共產黨員特別軍事訓練部』去。一點鐘後到了。於是我們一隊人，分成兩組，一組出外做守衛，一組留在營裏做留守。我是做的留守，再看同伴，原來出版部裏的朋友來得不少。他們告訴我，據說近來各工廠裏的工人，很靠不住，蠢蠢欲動。『這是我們的天責』，他鎮重地說，『要維持工廠的秩序。』

直至第二天早晨，出版部主任教我們休息了。我們整整一晝夜，肚裏是飢餓，身體是疲乏，我更細細一想，必定要從工人中我出共產黨員，復行來保護工廠，鎮壓工人，這不是一件奇聞嗎？

然而唯一的解釋，就是『我們要不顧困難，征服一切！』

第九章 爭平等遠逐太淒涼

自從上次在出版部裏聽見幾個朋友說第三國際中管理不善、分配不均，使得我明瞭這裏面黑幕重重，再沒有信任的餘地了。

小組會議，每禮拜舉行一次，我們一組也開會了，我總算是到俄國以後，第一次得到參與黨部會議的權利。我很渴望參加，因為這種會議可以看出俄國共產黨革命的真情實況，也可以看出它們基本工作的周密與普遍，以及對於農村方面的設施。

但是在會中所聽到的是什麼呢？所有言論全集中於糧食問題。弄得我疑惑起來了，我疑惑我跑錯了地方，不是黨部開會，是什麼慈善機關在那裏討論放賑。最奇怪的是大家你爭我奪，實際上並沒有食品在那裏，縱有一點也是極有限，無論如何分配總歸是不夠，不知還爭奪什麼？我正在深思得莫名其妙，忽被一陣鈴聲驚覺，原來是有人演說。

這位演說的是拜戈(Bayko)同志，從前是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民食委員會委員，現在做第三國際行政部及邦交部主任。這真要難爲他了，因爲他一講，我才拿這一天討論的真義明了。

『現在，』他發音極響亮，咬字極清楚，憤憤地說：『現在兩種樣子聽你們揀：你們如依照我的主張，管他分配不均，你們總可以得到充分的食品；如若不依照我的主張，那末你們就要首先挨餓。』他提高喉嚨，很得意洋洋地又說了一遍。『雖說是個共產黨員，也不能有意和自己肚皮作對。』

這一個打擊，真同霹靂一般。這種主張是俄國共產黨的辦法嗎？壓迫工人忍飢受餓是一種合理的辦法嗎？

凡是發言的，沒有一個不反對這種意見。果然，這自負的拜戈的主張顯見要失敗了，有一個少年，曾經做過美猶雜誌主筆，名叫石賓(Shubin)，他很有才知，居然根據於歐美玩慣了的那種『自私政策』表示一種調和兩方

意見的主張。

他提議對於會裏的一切供應如何分配，不必去管它，至於拜戈同志招待大會代表，總算是很竭力，如蘭開旅館（詳後）的床舖等等都很清潔，特別表示滿意。這種無味的調和，我以為是一種最不堪的耻辱，並含有奴隸的根性。竟被大多數通過了。

當我回到家的時候，又接到出版部一張通告，說要開一個特別會議，討論重要議案，以便提交中央大會。就是要請求第三國際命令中央委員會驅逐拜戈，因為他的辦理不善，罪無可道。偏偏又推我做主席。

這次會議就在大廳上開的，這大廳就是德國大使馬巴哈遇刺的地方。第三國際的最高級職員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秘書喀伯斯基（Karbetsky）同志等也來參與，這總是在蘭開旅館過那奢侈的生活，享受貴族待遇的那些第三國際的代表們，不放心我們的會議，所以才來出席。

他們向來是言行相反慣了的，所以他們對於自己的貴族的特權，絕不肯

放棄。因爲不肯放棄自己的特權，就不得不維護拜戈同志的過失。於是瞎捧出一個問題來：就是討論在一個飢荒的國家中，一個人究竟應該要吃多少呢？

控告拜戈的不一而足：第一他挪用邦交部及行政部的公款——因爲他是主任——去做外國貨幣的投機事業，這是一樁大罪，應受懲罰；第二盜賣食品，往往用特別專車，在食品豐富的省分內，用賤價收買，藉第三國際的掩護，運到別處去賣，賺下一筆大錢；第三，威逼人命，是因爲法國的代表——工團主義者——都不贊成他的那種無理的策略，一起被他戕殺，並且還有英國共產黨代表墨飛同志的負責的報告信爲憑證；第四，第三國際印刷部主任同夫人的性命，也害在他的手裏；第五，荒淫無度，他將蘭開旅館變成了一個妓院；第六，豢養爪牙，他手下有不少的隨員，完全是他私人的走狗。

這許多控告皆有確實的證據，或是秘密的來函，或是機關的報告，罪惡昭

彰，再沒有辯論掩飾的餘地了。然而特爲到會的領袖們及享用貴族待遇的蘭開旅館中的諸貴客，爲拜戈同志文過飾非，不遺餘力；說他是無意，說他是一般青年的普通行爲，那種滔天的罪惡，他們說是幼稚病，最多也不過是一點小錯誤。最後他們還誇讚他能奮鬥。當然啦，鮑雪維克黨人是『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他們以爲不如此，就稱不起一個勇敢的共產黨員。

大家籍演說發表正反兩方面的意見，繼續爭持到半夜。我，却是這次會議的主席，退回我自己的議席，依照客觀的事實，發表我的意見。我用手指着領袖們的面孔，總括起來說一句，『像我們這些從遠路而來的共產黨員，要想不顧生命的危險，攻破這蘇俄的萬惡的鐵箍，恐不容易吧？』

總算暫時肅靜，開始投票。正要發票，又騷擾起來，那曉得拜戈的伏兵不少，有一個名叫伯格的，從前在支加哥，曾做過拜戈的助手，身高六尺六寸，是一個跳高的能手。他忽然用起武來了，他用力將弗來斯基同志的喉嚨卡住，因爲他是發起開會反對拜戈的，幾乎不會將他卡死。一傷大關，把會鬧

散其時已五點多鐘，東方發白了。

幾個月後，我就離開了莫斯科，拜戈的案件居然一直鬧到俄國共產黨的中央裁判委員會，這是共產黨最高的法庭，也就是維持勞動階級的正義和共產黨人的道德的唯一機關，經過了調查，認為全部確實，罪案雖然成立，而法庭竟弄得沒有辦法，不得已還是由拜戈允許控告的各部一些利益，各部不受。結果第三國際內各部的人員，被放逐的有百分之五十，拜戈同志名義上也給他一個放逐的罪名，以掩人耳目。不久，因為布哈林(Bukharin)同志——中央機關報布拉維達的主筆——同斯德加(Стежка)——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前任總統——同志的請求，倒又官還原職，只可憐那些為扶持正義而被犧牲的、永遠放逐到寂寞荒涼之地，再沒有回頭之日。在一九二四年第十三次全俄共產黨大會裏，拜戈，好一個真正無產階級的忠實同志，又做起斯穆陵斯克（在莫斯科西）的黨部代表來了。

第十章 結新歡糟糠真薄命

第三國際除去這所莊嚴華麗的總部以外，在莫斯科還有不少的旅館和宿舍，可以聽它自由支配，其中最華美而奢侈的一個，就要數到蘭開旅館了。位置在特佛斯喀耶馬路的中心，這條路又是莫斯科唯一的大路。

蘭開旅館是處在一個特別的地位。這是專門爲招待近俄各國共產黨的國際代表用的。蘭開旅館是收拾得畫若天宮，一切享用皆是奢侈極頂，蘇維埃政府全不顧慮這些經過兩次浩劫——戰爭與革命——的災民的痛苦，還要在他們身上榨取出來，給那些特權階級們享用。

這旅館是用礮石建築的，一共五層。迎面是雕刻的古代圖畫，上面還有一排金光顯耀的洋台。入門的甬道也是很堂皇，從三根灰色的大理石柱中間，現出兩個大門，有一個門裏是直達正廳的大路，地上鋪的是華麗絲質地毯，牆上繪的是精美圖畫，頂板上掛的是顯明五色燈。好一所公侯的宅

邸、帝王的宮廷！

達正廳這條路的路口有一個傳達處，旁面是一排鐵欄，升降機同樓梯以及這傳達處的門口，皆有荷槍的衛兵，嚴密把守。

蘭開旅館裏的生活，是迂緩鬆懈，演成一種腐化階級的情形。的確，這一大家幫寓公，所謂『長期代表』者，裏面是做工人運動的退職將軍，有的是革命的老軍務。他們到俄國來，正同那些篤信宗教的猶太人，去朝拜巴勒斯丁一樣。所以這一團的人也是最出名的驕奢淫佚者。

一到了國際大會開會時期，這旅館裏面的空氣有點兩樣了。有多少革命的勇猛先鋒，破除了無限困難，從各地奔來，負有相當的使命，要從莫斯科帶回新的熱誠與……經濟。於是蘭開旅館內一切的事體，頓時有聲有色起來，千百種的方言，攪成一片，各種各色的人民，一時熙攘往來，川流不息。

蘭開旅館裏那種奢侈的情形，隨便舉一件事情出來就可以想像到它的大概了。在一九二一年俄國大飢荒的時候，那些代表們的飲食服用，仍舊

保持着歷史上豪華的習慣，絕不會稍減一點。有些稍有良心的代表們，看到這種餓莩滿途的慘況，而他們自己依舊是養尊處優，單是糖果一項就車載斗量，真教他們自己有點過意不去，所以就送了一分請求書給俄國的當局者，請求減少給養。

據請求人講，只要三分之一，就足夠人身的天然需要了。這個請求書哪知道終被駁斥了！那些僥倖的當局，以為這是不合於馬克斯派的清教徒的意見，是跑向絕路的第一步。自然，那些僥倖者大權在握，哪管國內遍地哀鴻，野有餓莩，而蘭開館裏，終歸是要庖有肥肉，廩有餘糧。

美國的代表，自然是代表美國的共產黨——却有一種特殊的立場與特殊的利益。有多少是大家輪流來享受，一到了代表時期完結，當然就要逼得搬出蘭開館。如赫爾維克同志、狄佛羅斯基同志，以及加爾同志，等皆是如此。

代表原是一件很正大光明的事體，弄到這樣，却不成話說了，即如美國的

第一個來俄的代表，斯多立斯基同志，他所演出來的那一套把戲，真是令人驚心動魄，他以為黨也不過同舞台一樣。他在政治上所以能成功的唯一武器，就是博得一個柔媚婦人——說不定陰毒還在柔媚之上——的歡心，他的才能實在令人佩服，他不管道德不道德，什麼事他總做得出，當他從前到美國去謀蘇俄與美國社會黨的聯絡之後，他介紹的新黨員非常之多，他教他手下的組織員，宣傳員照他的法子去幹。大家總驚訝他有奇妙的法術，通天的本領，實際上說穿了不值半文錢。他全是用一種欺騙的法術，又巧妙而又動聽，幾句話就拿人騙入黨了：

『同志，你們總要想到俄國去玩嗎？』大家自然總說『是的』。

他那些部下就繼續着說：『你們要到俄國去，要有一張護照才行。你們懂得護照是什麼？』大家總說『不知道』。

那些宣傳員就說，『你看！』他們就從袋中將紅色的黨證拿出來，給大眾看一看；『你們大家每人總要拿一張，那末到俄國去就一點困難沒有

了

即此一端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手腕的高妙。這不過是他的發軔之初，當然他的地位是蒸蒸日上，不會就此中止的，因此共產黨員也就頓然增多。當美國當局嚴重監視的時候，黨部的工作要十分秘密，斯多立斯基就決定回俄，覺得要比幹這秘密工作安全多了。這個黨部馬上解體，還是黨員們心中有點過不去，同心協力將黨部改組好。

斯多立斯基就到這新改組的中央委員會來講：

『同志們，我希望你們全體原諒我現在不能工作的苦衷。』

『什麼道理？』有一個中央委員問道。

『你不看見嗎？』斯多立斯基說着，並用手指着他的胃，『這樣忍飢受餓，絕對不能再幹這秘密工作了。這些偵探們簡直不放鬆我一步，真是和我的肚皮作對。處於這種情形之下，我還能做什麼事呢？』他很憤慨地說。

這些中央委員聽他說得動情，個個悲慨而且驚訝。於是他又繼續說：

「在此地既無用處，倒不如回俄國去好。」

「對呀！」大家贊成道，「你還是回去好。」

「但是」他詰問道，「我腰裏一文沒有，怎能回去呢？」

中央委員一致通過，撥給他一筆大宗旅費。

「我替共產黨向你們道謝，諸同志，」他很興奮地說。『同志，我們後會有期，我預祝你們革命工作的成功。』

『祝你一路順風，斯多立！』大家歡送他，『莫斯科的消息，還希望你常常寄來。』

他已走到門口了，一聽到這句話，笑嘻嘻馬上回頭，好像他胸中又有了新的發展了。

『諸位同志！』他柔聲和氣，誠懇萬分地說，『你們有什麼使命給我帶到第三國際去嗎？國際第二次大會，我們還沒有派代表去啊。』

中央委員大家又熟商了一會，就給了他一封公文，教他做美國勞動黨的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

等他到了俄國，就利用這個機會又掉了不少的槍花。他參與大會，用他那種可憐的英語，居然登台演說，其實僅不過將美國的百萬工人人名表讀了一遍。他就在會裏各處打聽，知道這個會不是一時就了，正好利用這個國際代表的頭銜，可以攬得些份外的利益，良機不可錯過。第一先整頓自己的服裝，打扮得像一個美國的官僚，遍身皆是貴重的絲織品，一到了會場，就東張西望，最後給他物色到一個活潑玲瓏的少婦，是共產黨黨員。他就在她面前炫耀，說他是一個全世界物產最豐饒，資本最雄厚的美國的工人代表，而況還有正式的委任，而況這代表他是不願意做，人家硬請求他做的；那個女子給他迷惑住了，頓時宣告結婚。

這個婦人却是克里謨林城中的一個高等貴族。她的老兄是在俄國一個最有權勢的機關，勞工及防禦公會所組織的『經濟的人生』雜誌裏，做

總主筆。至於她自己，在秘密時代就幹過不少的革命工作，在『紅色恐怖』期中，她又在『吉卡』裏做過事，蘇維埃的反對黨，由她親手射殺的也很可觀。

斯多立斯基是夫因妻貴，頓時做了皇城——克里謨林——中的驕客與蘭開館裏的貴人了。

當他在克林謨林城裏錦簇花團之日，也就是他的十載相隨患難與共的髮妻，厄運臨頭之候，他和她已結婚十有餘年，生了一個小孩子，也有九歲了，長得異常清秀，深碧的眼睛，金色的鬚髮，真是天上的安琪兒，也不過如是。他們三人是一起來俄的。

斯多立斯基現在是新歡如蜜，況又是一個新的貴族，他和他的十載相隨的夫人說，『唉！我的公務實在真多，簡直不能分身，而我對你又放心不下。』

『雖然，倘若你願意到波蘭去』他講，『我很樂於供給你的用度，而況那

里你的親戚不少，也不鬧什麼飢荒。」

果然他的妻子逼得沒法，只好整頓行裝，歷盡了飢寒凜慄、風雪程途，扶着她捨不得離開的佳兒，向着冷酷的波蘭去了。

斯多立斯基既有這們一個資產階級的富裕的新歡匡助，自然從此在蘇俄的赤色宦海當中，一帆風順，直上青雲。最初就在『經濟人生』裏做他的妻兄的助手。因此搭上中央機關報『伊斯維斯他』(Isvesta)的主筆，斯達克羅夫(Stakolov)，很信用他，也請他幫忙。這種清苦的筆墨生涯，何能滿足他那種利慾薰心的政治狂熱。也是他的官運亨通，却巧那時候中央幹部想利用輿論來攻擊托洛斯基。他再聰明不過，看那邊勝就幫助那邊，也不過稍微猶豫了一下，就決定與中央委員站在一邊。

『我們要打倒那些提出異議的反動派』，他在一個會裏宣佈：『因為他們是要陷害我們的忠實的老同志，毀滅我們固有的好黨綱。』——是指托洛斯基的提議案。

是在他目爲完善的黨綱及忠實的老同志前面，做一個有力的衝鋒者，中央幹部當然要給他相當的酬報，而況他在美國早有過掉弄槍花的經驗，而況他做工具的本領也着實不錯。無疑的，不久就要做中央委員或是政治部的主任了。他不僅預備做一個共產黨人，並且預備做一個中央委員了。指揮俄國的無產階級，在他看起來，當然也不是一件什麼難事，因爲他是全世界最富裕資本最雄厚的國家的工人代表……。

第十一章 登講壇列寧如怒虎

出版部因爲加入了許多生力軍，頓然有了精神。工作的時間延長到八小時，部中的事務一時就緊張起來。這些刊物全是關於策略的宣傳品，是第三國際應用到各個國家不同的刊物，鈔的鈔，譯的譯，做的做，印的印，皆是急上趕急，不敢稍緩。

還有大宗的印刷物，全是各個委員會提交第三次大會解決的難題，如德

國和意國的爭論、還有多少討論東方問題的小冊子、以及全世界上被壓迫的國家內民族動運與第三國際的抵觸等等、更是糾紛、不易處理。

還有一部分工作人員、特別組織起來辦一種會務日報、要用英德法三國文字、還要出一種大會報告、也是用三國文字。出版部爲求指揮便利起見、每種派一人去做經理、這裏面有一位就是石賓同志、就是從前幫助拜戈想打消他的控告的、這次行政部加以提拔、任了經理、也可以說是酬庸報德。
(拜戈雖去、勢力猶存。)

出版部之外、其餘的各部、也都重行改組過。於是大家都小心工作、再不敢鬧一點閒話、集中全力來幹這緊要的事體——第三次國際大會。

自然另有一種氣象、不像從前各部與行政部扞格水火。大家總爲大會忙碌、預備一切。那個一切問題困難的中心、拜戈同志、名義上也被逐出、大家明知是這們一本賬、雖說幾個禮拜就回頭、到底平一平大家的怒氣。

一天忽教我們預備像片、會中要發新證章、以便出入皇城——克里謨林

還教我們填了若干表，足有半打之多，其中最大的一張，簡直是同懷疑主義的百科辭典一樣。什麼話都問到了，你的生日、年歲、籍貫、職業等等，你的父母的從前、現在及革命後的職業，那怕就是祖父母、疎遠的親戚，不住在國內，也都問到。這許多表冊，俱一一要送到那個蘇俄最有力、最善於吹毛求疵的機關——吉卡——裏去檢查。

大約十天後，我們就得到一張紅色通行證，樣式精美，上面還有一行用打字機打成的字，有了這樣寶貝，我們小同志才能和他們那些大人先生們一樣可以出入克里謨林皇城了。

好一座莊嚴華麗的皇城！這是俄國歷代帝王的深宮內院，風景如故，人物已非！這個城是用紅磚砌成的，作四方形，在入城的通路口，一邊有一個錐形的高塔，漆成黑色。而高聳城中的王宮，全用白堊粉成，與紅黑相映成趣，宮的最高層上是一個圓頂，金碧輝煌，在城外就可以遠遠看見。

有一座克里謨林王宮，是一八四九年建築的，現在用作共產國際第三次

會議的會址。總出入口是在城的中央。大門外面是用銀裝成的，進門就是一條甬道，站在門旁有荷槍的衛兵，對於來客，盤查異常嚴密，就是允許通過，也只進得這一重門。

進得門來，沿路就是絲織華美的地毯，一直舖到一個偉大的大理石樓梯口，共約五層七十餘級。沿扶梯上去，皆有很好的陳設，雕刻的花架，上面陳放着古雅的花瓶，及盆花，裏面是培植的外國的奇花，與碧綠的金錢松，相間陳列。

一上了樓，右壁有一幅彩色畫圖，令人注目。那畫的標題是『俄羅斯與韃靼戰爭』。彩色顯明，畫法高妙，能將戰爭的恐怖與權威一一表出，有繼續不斷地吸引人去注意的魔力。因此各國的代表們就整日整天地呆看那幅偉大的圖畫。等到大家開了幾天會之後，曉得俄國是想做世界革命的前趨者，大家對於這幅畫的觀念，也就改變了——好像現在正是『俄羅斯與資本主義的韃靼戰爭！』

正對着樓梯口有一個很精緻的客座，佈置優美，氣象莊嚴。迎面牆上，懸着一幅俄國近代名畫家利賓(Riopin)的作品。畫的什麼呢？是畫的亞歷山大第三接待農奴代表。在特維斯喀耶門前，這威武勇猛的俄皇「沙」，在一羣代表圍繞中是最高的一個，神采奕奕，宛然如生。那些農奴們的奇妙的目光，好像正在問，「俄皇沙真能恩賜我們自由嗎？」這個圖是表示什麼意思呢？在圖的旁邊有一道俄皇的諭旨，用金字印的：

諸位鄉老！我召你們來，是要你們將我的意思去宣告那些忠順的臣民，教他們不要給那些邪說妖言感動。散佈流言的人們，是別有用心，他們想將這維持社會秩序的財產制要根本剷除。我們要記得上帝的意旨，財產是神聖。

有一件雕刻品，陳設在這屋的中央近處，它的意義就同一幅畫却巧相反了。它的題目是叫『破除枷鎖』。雕的一個工人，右手捧着一個重球，球的鐵索已離開頸項了。

第二個廳是有名的『聖喬治廳』，皇宮裏的休息室。這完全是爲表揚『俄國常勝軍的榮譽』而設。在王宮之內，就要以這個廳爲最大了，一是白大理石建築起來的，上面灑了不少的碎金，光彩耀眼。廣闊有十八根楹柱。四壁的潔白的大理石上面，皆是刻的常勝軍的隊名，同聖喬治手下許多英傑的姓氏，字上塗的赤金，非常美麗。四壁的黃金，白銀的頂板，鮮紅如血的地毯，這三樣東西聯合起來，使人想像到一切什麼金啊，銀啊，總是建築在鮮紅的人血上面。

再過去是餐廳。比較其餘的各廳矮些，沒有開窗，屋頂作錐形，看了這所建築，使我們也有一種銳利的感想。這餐廳的幽深邃密，厚壁寬牆，連窗子總不開一個，想是使得諸位神聖進餐時，可以吃得格外安靜些，因爲四野的哀聲、飢民的啼哭，可以送不進這溫暖的餐廳來。

再其次就是俄皇時代的接待室。這是專爲歡迎各國的大使及各地的代表。看了這個廳的裝飾，可以表現出俄皇的兩重天性，一種是宗教色彩，

一種是野蠻氣味，因為這個廳是人性和獸性參雜的出產品。寶座兩旁是立着一對兇猛可怕的石獅，而牆壁和頂板是畫的新約全書及聖典中的故事。

大會中應用最忙的兩個廳：一個是亞歷山大廳，一個是安德雷斯廳 (Andreas Hall)。

亞歷山大廳是宮中最莊嚴燦爛的一個大禮堂，是俄皇行登位典禮的寶殿。一進了這個廳，就覺得金光燦爛，幾乎要將人吞沒。這是從前專制君主所朝夕夢想的一個金堂。廳內有一個帝王的寶座，正對南方，上面還有垂下來的一個華蓋。正中央陳設了一個灰色大理石的古瓶，上面嵌的金絲，足有四十磅重：這許多皆是從一六一三到一九一三，三百年來，羅曼諾夫 (Romanoff) 王朝統治俄國的好成績。

安德雷斯廳，是一種峨突式的建築，裏面有一個戲台，坐位環繞台的前面，成一個半圓形，正同衆星拱着北辰一般，於此也可以想見『沙』的權勢。

牆壁上，是遍貼的絲綢，掛着許多金鍊，懸的安德雷斯的諭旨。大花板是，高不可攀，樞柱是雄偉堅固，這皆可以想像昔日的天威與專制的魔力。

現在國際第三次大會一定要看重了這兩個大廳。這不是表示它也具有無上權威的深意嗎？這許多代表一入了王宮，已經有一點心旌搖搖，再加以言語的誘惑，詐術的欺騙，以及俄國共產黨這種佔領如此雄偉的王宮的眩耀；自然，到了議事的緊要關頭，要他們怎樣，他們就怎樣，無不唯命是聽了。

亞歷山大廳是支配給出版部佔用。所有部中的各組，一齊在廳裏工作，互相銜接，連為一氣。簡直忙得不分晝夜。僅有一次開大會，出版部才能喘了一口氣。就是有一回忽然有人宣佈，『列寧 (Lenin) 來講演了！』——一個英國人口裏喊出來，『大家來聽啊！』

會場上人已擠滿了，連窻子上總，是坐的人。大家悶靜無聲，瞻仰這個有名人物。其時會中有一個極大的爭論，大家總集中注意力於沙萊狄 (Serr-

(三) 一人、沙萊狄却是一個先覺。

這論戰從何而來呢？是因為共產黨有著名的二十一條，（是專為反對威爾遜十四條和平公約的）、由列寧手定，是共產國際團結的基礎。不拘那一國的社會黨，皆可以加入共產國際，但不過事前要申明對於二十一條不加改動。

其中的要點：（一）是任何黨團除去公開的行動外，暗中還須做秘密的工作，積極增加自己的實力，以圖推翻現存的政府。（二）總指揮部設在莫斯科，所有加入國際的黨團，概須聽莫斯科的命令，這就是說任何地的共產黨，總要唯莫斯科執行委員會之命是聽。

沙萊狄這個齷齪徒，真是胆有天大，其時他是法國工團主義者的代表，他竟敢提出反對、反對『國際的狄克推多的莫斯科』。他要在他們自己國裏有一種獨立自由的政策。他要共產黨在他們自己國內，能完全自主，因時制宜來酌定自己國內的策略，用不着專制的莫斯科越俎代庖。

於是他就宣布他們是國家的黨團，不是國際的工具。話雖不錯，然而胆太大了。（後給拜戈——那個行政部兼邦交部的主任先生——設計害死）。

且看列寧，他是短小精悍，面孔方而且大，頭髮已童，頭項粗而有力，倒像一只老虎。聲音微嘎，似不悅耳，然而咬字極清，句句有力。他確有過人的精力。除忙俄國革命之外，還兼忙世界的革命。他將歷史上最重要的教訓，指點出來，革命主義不是機會主義，工人階級不要因為遇到一點危險，就猶疑觀望，分散自己的戰線，轉移自己的力量；要在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旗幟下面，團結起來，堅持到底。

他演說時的態度，也的確有一點特別，一方面內心的真切表現，一方面有若合符節的動作。有時候拿手放在額上，有時候用手指從他的右眼上面指出來，放出他銳利的目光，好像兩枝冷箭，然後憤怒如狂，用極小的步子，走來走去，就好像老虎登在籠子裏一般，他說到懇切沉痛的說話，一口氣拖長

下來，望望左，望望右，同時左右手也一起跟着行動。

他這種奇異形態印入人的腦筋，可以不易忘却，而所有的聽衆，總是感情用事的多，理知審度的少，等到演說完結，照例恭維兩句：

『列寧不死！世界革命的領袖？不死！』

這種熱烈的歡呼，如狂的熱望，也不過二十分鐘後，就降到冰點了。歡呼之後，繼續唱各種革命歌，最後唱國際歌，散會。

還有一次同樣的盛況，就是托洛斯基的演說，這個消息一傳出來，於是人如潮湧，一起擠進會場。

當時托洛斯基正在台上，大發議論。他身材高大，且極雄健，氣概軒昂，睥睨一切。面孔下部微尖，有如劍鏃。目光如炬，頭髮作棕黑色。他這個「雄獅」的徽號，真是名稱其實。

他演講的時候，立在台上，好像生了根一般，動總不動，繼續着講演到六八個鐘頭，至於聲音，並沒有什麼抑揚高下，始終如一，堅凝的氣魄，斬決的音調，

能貫注全場，真是喚醒羣衆的警鐘，催促大家起來革命的號筒。

他立定了脚跟，用足了全力在他的手上，演出種種不同的奇異的手勢。

他好像要將深陷在十八層地獄下的民衆，用力一個一個地超拔出來，使得他們一吸新鮮的空氣，於是好將他們整齊分列，鼓起他們的勇氣，齊心向資本主義的大宇宙進攻，要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

他演講的本領真不小，一說一個鐘頭，一說一個鐘頭，如火般熱，如血般紅的情景，皆有聲有色的刻畫出來，使得各人的心中，深深銘記，並不關於他的聲音，並不關於他的字句，是由他的堅毅的手勢，已將他的精誠，傳佈到大衆，大衆自然服從他的威令了。

聽衆們總聽呆了，坐在椅上，倚在壁上，靠在柱上，也好像併了家一般；一個個給托氏的威力鎮脅住，連呼吸都不敢大意，全場一貫，或是點頭，或是拍手，皆成爲有規律的行動，沉靜時正好像萬頃的汪洋，熱烈時如噴火的火山，頓呈出一種說不出的奇觀。演說終了後，一陣歡呼，繼續着有好幾分鐘。

全場中充滿了生氣：大家喊着『托洛斯基長命！紅軍千古！』

還有過一次大會，也有同樣的熱烈。是一個富於經驗的女革命家演說。衣衫灰舊，而奮鬥的精神並不稍減，她名叫濟金·克拉萊。她的聲音雖有點嘎，而說的話確是沉着有力。因為李維博士 (Dr. Levi) 受了一點『莫須有』的罪名，給第三國際所放逐，她為維持正義與人道起見，出來替他辯護。當時雖有人反對，而她的演說愈有精采。

她的演說是激昂慷慨，一句一句總是從她的心底中湧出來的。情感奮興，到了極點，力竭聲嘶，昏暈過去。當時聽衆屏息無聲，靜悄悄地看着台上，秩序未嘗稍亂。一刻工夫，她又甦醒過來，用足了她的全神，又繼續她的演說，滔滔不絕，語音更爲沉着而堅定，竟像沒有事的人兒一般。

她的話竟說不了似的。然而選舉的時候到了。這是一次預選會，竟將她擠下台了。

最令人興奮的就是最後的一次大會，這次會議是專爲聯絡友誼同宣讀

決議案，以及爲東方各個被壓迫的國家和種族求伸雪而設。並慰問各國爲階級鬥爭而努力奮鬥的人們。最後由第三國際大會會長、徐諾維夫（Zenavief）主席致閉會詞。

先陳述各代表的意見與苦衷，他們有多少是受了無限艱辛，秘密跑到莫斯科來，他詳細說明自上次大會後，世界革命的進展與犧牲的繼續。而對於德國革命，在漢堡起事而犧牲的同志，尤爲感悼。一時場中滿佈了陰森之氣，大家一齊立起來，同歌一曲悲壯滄涼的輓歌，以誌哀忱。

最後徐諾維夫報告第三國際大會中的工作概況，並指點出怎樣才可以避免世界革命的危機與加增第三國際戰鬥的力量，現在世界共產黨運動的這一隻慈航，要觸上暗礁了，工人們自己互相猜忌，拆散自己的戰線，就是一個最大的暗礁；要避免這個暗礁，就得在第三國際的紅色旗幟之下，團結起來，向前進取。（就是說大家要聽第三國際的指揮才行）

於是他忽然地頭向後仰，手向前伸，用足了全力，喊起來了：『世界革命

萬歲！共產國際萬歲！在伯林開第四次大會萬歲！」

大家一齊如雷般呼噪起來，幾乎不會將會場嚇倒，『世界革命萬歲！』

接着好像是火山爆發一般，原來是意大利代表，在如狂的音樂聲中，歌唱起來，抑揚有致，其餘的代表，也就各用各的方言，大家一同歌唱。情感慢慢兒奮興了，意大利代表禁不住就在他們自己的台子面前跳舞起來，法蘭西的代表不敢怠慢，還有其餘別國的代表，也總婆婆而起，一時會場中人影憧憧，竟同能歌唱的活動影戲一樣，會場空闊，頃刻起了回聲，我倒疑惑是這王宮也和我們同唱起來，天花板也正在旋轉，長廊彷彿也慢慢兒在游移，更有場中這許多大理石的楹柱，也搖搖擺擺，似笑含顰，大家快樂到了最高點的時候，不期然而然，同唱起國際歌來了：

『起來罷，飢寒痛苦的黑獄中人們！

起來罷，為大地所遺忘的貧賤階級！

好剷除一切罪惡使正義伸張，

好讓一個差強人意的世界重新建立。」

多麼有趣啊！這國際歌在國際的大會中，竟國際化了！

在金光燦爛的軍樂裏面，還有不少穿制服的少女，心花怒放，樂調鏗鏘。

哦！這些就是革命的戰士，從他們心底的大砲，發出革命勝利的砲聲。

這樣子的歌舞，繼續着足有一個鐘頭。國際歌是唱了又唱，熱度是繼長增高。大家總給會場拘束住，誰都不肯先走。還是主席團先退下台來，然後各代表就一圍而散。

這些代表的先鋒隊，剛達到樓梯口就聽得樓下唱着軍歌，原來樓梯兩旁的廳裏，是住的『國際共產青年團』代表。王宮的外面就是克里謨林禁衛軍，這是紅軍的精銳，他們雁字兒排開，在宮門的兩側，各代表出來的，他們行舉手禮，並高呼，『世界革命萬歲！』這麼一陣鬼鬧，狂呼，就叫做世界革命。

這些代表們對於克里謨林城，不曉得什麼頑意兒，總是戀戀不捨，含有無

限深情。大家慢慢兒走，有出特羅伊斯基門的，有出伊凡斯基門的可以直達紅場，然後各散。

美國的代表們還偕着幾個英國的同志，一齊到城中去拜謁「同志公墓」。走到美國共產黨先進同志雷低的墳前，大家靜默了幾分鐘，以資憑弔。

第十二章 更新策遍地盡哀鴻

俄國經濟政策的突然改變，允許商業在一定的限制下可以自由貿易，是因為蘇維埃政府受了兩種運動的壓迫，所以不得不於一九二一年春天宣告以前政策的破產。政策是改變了，只可憐以前為抗拒那種行不通的政策而為吉卡所慘殺的人們，是不能復活了！第一種運動是起於農民中的經濟抵抗運動，農民在俄國是最佔勢力的人數又最多，他們聯合起來作不斷地抗拒。還有一種運動是起於工人階級中的暴動，他們是因為經過戰爭與革命的大痛苦，經濟已陷於絕境，所以不得不挺而走險了。

農人所最感困難的就是農具與種子的缺乏，所以最後不得不減少耕地以爲自衛的方法。農人這種不犯法的抵抗，使得蘇維埃政府，除去教農民軍去耕種外，竟無別法。

全國的食品一起給政府封存，派官吏保管，僅允許農民保留一小部分，那些官吏就忍心害理說，那一小部分足可以維持一家幾口了。農民在這種情形之下，怎會打起精神來耕種呢？

農民是不贊助叛亂的，因爲已往的痛苦的经验，知道叛亂是容易鎮壓的。不過又怕蘇維埃統治的崩潰，那種暴虐的地主制度又要恢復起來。所以他們採取個人的消極抵制，僅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糧食——就是城市爲鄉村所封鎖，這是給蘇維埃政府一個最利害的打擊。

鄉村中的農民是取消極抵制，而城市中的工人却是取積極的暴動，於是共產經濟政策（對新經濟政策而言）根本上起了動搖。自一九二一年俄波戰爭之後，前線的戰爭一律停止，全國一致起來，反對共產黨，對蘇維埃好

些。當時克倫斯達特海軍者揭反共的旗幟，他們的口號是『自由的蘇維埃用不着共產黨！』這個口號真是登高一呼，衆山響應。

俄國共產黨在莫斯科開第十次大會，決定改變『共產經濟政策』爲『新經濟政策』。這些馬克斯信徒也很知道大多數人民第一關心的就是那些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三件大事，所以黨部中再四籌思，不得不將經濟權讓與農民，政治權無論如何要在他們那塊『勞農政府』的金字招牌掩護之下，牢牢握住。這蘇維埃統治權，還是靠着列寧的一點信用所僅僅保存下來的產物。

新經濟政策第一件就是將『食品沒收政策』改爲徵收『食物稅』(Prichinodog)，農人只需繳納食物稅，就可以自由出售他的產物。這就叫做法律。在第三次國際大會之後，又給這新政策的助力不少。可是在從前政府這個機關，具有無上的權威，如同威爾遜的名言『權力是無限的』。現在是花樣翻新，又一套了，政體當然是至少已有部分的改變，在這個威力

的外表看起來，並不怎樣壓制，如何殘忍，不過添出許多似是而非的方法與制度，以及類乎合理的組織。蘇維埃長官最感到困難的一點就是對農民既不能公然用威力來壓制，又恐怕新制仍不能執行，至以為慮。『農民能奉行這種新制嗎？』這個疑問在黨部中着實廢了討論與辨難。最後一方面改組民食委員會，一方面組織大規模的宣傳隊去宣傳新政策的效用。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派出上萬的共產黨員去做推行『食物稅』新政策的專員。

這可以說廢盡心機來推行新政策了！無如忽然又發生了一個意外的新敵——在窩瓦河的流域。俄國本來是受了各國的大陸封鎖，海洋封鎖，現在又加上一個天時封鎖。這給與人生命之源的日光，它忽然發起炎威使得這富於果品產物的國家，土乾崖裂，河涸泉枯，真是萬里無雲，赤地千里。可怕的旱荒來了！到處都聽到那可憐的哀聲。莫斯科的教堂不斷地敲出那飢餓的鐘聲，悽慘欲絕！

有些共產黨員說得實在令人可笑。如柴穆夫尼克縣黨部的秘書門德爾斯塔(Nandelstam)同志發表了一篇救荒策，叫做『冬不藏冰，夏必苦熱』這真難爲他想得好策！中央委員會也是手忙腳亂，要急速派員出去徵收『食物稅』。無如黨部中各人私心自用，意見橫生，深怕被派到遠處去宣傳，那就無異充軍。

看看這種局勢，實在是前路茫茫，異常黑暗，什麼事總是一團糟，可是我決定不管一切，雖說我來俄不過數月，什麼事總不懂，我要用我的肩頭，担起了我應盡的責任，來救這奄奄一息的災黎。

雖說我在第三國際中有着工作，我請求派遣我出去推廣『食物稅』。同志們告訴我，說只有烏克蘭(Ukraine)還需人，不過那個地方，是猶太人的公墓，因爲它那個地方的流氓，有一種惡習，在火車中，車行正快的時候，專將猶太人從車上擲下。

我被派到烏克蘭，出發之前，在食品部門口站了好幾個鐘頭，得到了五

磅白魚、四磅黑麵包、一磅食鹽。全虧這一點餽糧，我才能安然跑到黑科夫（Khar'kov 烏克蘭的首都），我的靈魂才勉強不會離開我的軀殼。

第十三章 黑科夫公園聆妙論

在要離莫斯科前一兩天，我就到一個朋友那里去談天，他是紐約的一個同志，也被派往烏克蘭的，所以我們就決定結伴偕行。

屆期出發，到了車站，就碰到中央委員會的特派員，他是到站上來專為照料同志的旅行事宜。他招呼了兩個腳夫；『他們自然會照應你們的行李了』。他告訴我們，『請等一息』。果然一刻工夫，他又來了，臉上是笑容可掬。『同志，你們看，』他笑着很自得地說，並拿嘴指指那些拼命在擁擠着的人們，『那些不在黨的蠢物，往往擠上三四天，總買不着一張票。你看我不到五分鐘，拿你們的票子弄來了。我們在這具有無上權威的黨部裏，做一個黨員真快樂啊！』

火車到了車站，我們做黨員的，也不曉得究竟是因爲什麼頑意兒，能佔據下兩個鄰近的特別優等房間。『到底是頭等車，適意得很，』我那個朋友很自負地說，『好讓我舒舒服服一直睡到黑科夫』。

果然不到幾分鐘，他已鼾呼大睡了。

我就抬起頭來，四面一看，看見上層的座位，是兩個少年朋友。我打量了他們一下：第一，他們能佔據這個好的地位；第二，看他們臉上這種神氣，不可一世；第三，衣服下還隱隱露出掛手槍的索鍊；我就決定他們是同志。

『你們預備到什麼地方，同志？』我就問他們。

他們不睬。我就再問他們還是不睬。我接着又追一句，『你們到底是派往哪裏？』他們忽然變色，拿手暗暗地指一指旁邊的大衆，那個靠近我的一個又同我眨了一下眼。我頓時感得空氣嚴重，幾乎不敢呼吸。他於是低下頭來，低低地說道，『隔牆有耳，請安靜些。』

總算好，一直等到他們安息，沒有再碰什麼釘子。於是我就離開我的房間，加入大宗旅客裏面玩玩。他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站着談天，喧囂嘈雜，奇怪得很，等到我一靠近了他們，他們立刻態度也改變了，聲音也放低了，一個個週身不自在起來。我很客氣問他們一些問題，總是得到同樣的冷淡的答覆，『我們全不清楚。』這分明是表示不在黨的人們，不願共產黨知道他們一點事體。最後有一羣蓋樓的機器工，當中有一個很爽快地說道：『我們不在黨的，時時要接受黨的命令。我們絕對服從。但是共產黨人說出話來，何以總是一個調兒呢？』

車行已有了四日，大家正在黑甜鄉中，說是到了黑科夫，烏克蘭的京城了。因為囊中羞澀，竟不能僱到一輛馬車，只好安步入城。我們的腿辛苦了一個鐘頭，看見前面一帶高牆，紅光顯耀，原來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在面前了。

我們就進去，簽了名，作為來旅行的同志。我們得到兩張允許證。並且

承他們盛意告訴我們，『拿這允許證到格蘭德旅館去，就可以得到超等房間、優良待遇。』

格蘭德的確是一個華貴的旅館，好幾年前我就聞名了。等到我們進去一看，哪知道自己頹敗不堪。門窗破落，牆壁傾斜，什麼畫棟雕梁，都已塵封灰鎖。入門處沿牆的一排明鏡，固然是殘缺不完，而地上的花氈，更是四分五裂，真是星移物換，華屋丘墟。

我們因為中央委員會的關係，得到一個寬敞的房間，四壁蕭然，別無一物。所幸我們自己還帶着行李，只好將地板權當寬床。等了兩天，才得到一杯開水，說得好聽些是『茶』。我們的食物，在路上已經很小心地吃完了，總算特別優待，又領到幾磅麵包，一磅白魚，半磅沙糖，這才渡了難關，救了兩條性命。

這種旅館生涯，我們實在厭倦了，就再跑到中央委員會裏去問行止。現在我們還不能決定，『支配部的主任同我們講：『莫斯科派來的同志

太多了，竟教我們不好支配，並且南行的火車，每禮拜僅有一次。」

一天，忽聽得街上人聲鼎沸，出來看看，又不曉得有什麼事故，就信步跑入公園遺囑。

其時正值夏盡秋來，看到一切的物類皆欣欣向榮，愈感到人生的枯燥。

且看這花園，姹紫嫣紅，宛如仙境，美麗的日光，從幾處的綠蔭中透下來，愈覺顯明可愛。小橋流水，曲徑通幽，碧草平鋪，落英密佈。還有許多花壇，遠看去竟同嵌寶玉的王冠。清風吹過，微有芳香，似暖還涼，正是可人天氣。

夕陽將下，長空中滿佈着火雲。我們靜悄悄地坐在花園內一個僻靜所在，忽聽得遠遠地送來一陣掌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去瞧瞧看。」我的朋友向我說。

我們循聲尋去，曲曲灣灣原來在花園的另一個極端，宗教討論會正在開會。當中演說的主角，就是烏克蘭中央宣傳部的主任。他正在大放厥詞，演講「宗教之起源」，語音沉悶，乾燥無味。他推究宗教起原，是由「勞動

進程』組織成的形式。他用那種老氣橫秋的調子來發表他的奇妙的理論。照他說，一切的東西，如人類、社會、大地、天體，以及其他事實，皆是從人生經驗的積累，也就是從勞動進程的積累而來。由他這種高妙而哲學的議論說起來，勞動是原始宗教的基礎。那些宗教上的一切階級專斷的偏見，在現在以共產主義為基礎的新社會裏，是根本不能存在了。

聽衆當中，大多數是紅軍同青年，還有少數的老年人與婦女。雖說紅軍中人是飽含有『原始宗教』的情感，無如他的演說太沒精采了，所以大家也同受了他催眠一般。後來有多少僧侶上台演說，大家的精神，倒因而奮興起來。那些僧侶，皆是利芬教堂中的有名角色。他們說得很清楚，說天體的運行，異常調適，而人類的社會，却時呈不安，我們這不能不求上帝的援助了。他們對於教會在歷史上的一切經過，一點不負責任。說現在的各國，沒有一國的教堂，配崇奉上帝，僅有俄國嶄新的教堂，才配說是上帝手造的。他們宣稱在這凡百更新之際，宗教也要重新大放光明，因為基督就是

關地開天的第一個共產黨人並且基督精神與共產主義實在是二而爲一。有多少共產黨人聽到這些話當然反對，於是登台來攻擊他們。說他們對於從前教會一切行爲不負責任，至爲可惡。

這一回宗教大論戰將告完結，主辯人正預備陳述他的最後的辯論。我的同伴竟有趣得很，送了一個加入辯論的通知到主席面前。主席報告大衆，可否讀一個新的通知，大衆通過。主席就讀了，『有一個同志，是支加哥大學的學生，請求加入辯論。』主席讀到此處，加重了語氣，格外讀高些，『這個美國大學生也是一個共產黨，』於是大衆如雷般叫起來，『請加入！』我就立刻登台，打破沉悶的空氣，放出滑稽的言論，化解了這辯論的怒潮。

第二天我到中央委員會去。支配部主席對我很歡迎，『聽說你昨天在公園，』他說道，『你要被留在黑科夫工作了。』我有意說，『我這次出來，誠心專爲推行食物稅，何能留在黑科夫做別種工作呢？』他搖搖頭說，『不行，不行，你明天來，我一定派你在中央工作。』

第二天，我準鐘點跑去，支配部主任竟變了一副面孔了。「可惜，你不能留在黑科夫。」他又低低地道，「宣傳部主任因為你昨天演說，沒有幫助他的那種「勞動進程造出一切」的創論，心中很不開味。」說罷又把聲音放高，「這是你的委任，到奧特塞 Odesa 去，再會吧！」

第十四章 獨眼龍任意逞威風

到了奧特塞，先玩了好幾天，搜尋這濱臨黑海的古城中殘碑斷碣與臉水殘山。然後再和我的朋友一同到奧特塞黨部報到。支配部主任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圓圓的頭，小小的鬍子，笑嘻嘻的眼睛，對我們客氣得狠，先教我們填表還有從前的經驗和履歷，他看了表才知道派我們做什麼事相宜。

他拿我們的表詳細讀了一遍，他很奇異地問道，「你們總是美國人嗎？」

「對的，」我們說。

「那末，最好你們揀你們喜歡做的去做，你們喜歡做什麼工作呢？」

我自然是要辦食物稅了，我在莫斯科就打定了這個主義了。他很奇怪地看着我。

『不錯，』他說，『現在有好多同志正在幹這種困難的工作，不過你是新來此地，怕不相宜吧。』

他停了一息，躊躇了一下又說道，『依我的勸告，是誰懂得外國語，最好到國外貿易部去辦事，工作輕鬆，待遇優厚。』

『謝謝你，』我說，『待遇是不成問題，我想最好要合乎我的性情，或者是要奮鬥的，或者是有機會可以增長知識的』。

他又想了一刻工夫，『哦，有了，』他很怡然地說，『若是你們願意在一起，我將派你們到教育部去工作。』他馬上就寫了委任，說到，『讓你們老朋友在一起工作，好得很。』

我們拿了委任就走，並很高興我們能在一起工作。（我的朋友，在莫斯科會做過第三國際移民部主任。）我們一面走下樓梯，一面討論將來的

計劃。

我們正走到樓梯中級，忽然來了一個人，教我們回頭，這個人身材矮小，背曲肩高，兩條腿不一樣長短，頂禿有光，嘴上稀稀朗朗幾根鼠鬚，下頷瘦削，兩目深陷，一只歪在旁邊，一只閉着，好像在描準一般，這真是天生的一個醜鬼。

『你們在這兒掉什麼鬼？』他憤怒地說，我們還沒有開口，他就在我的朋友手中，將委任狀搶去。『回來！』他命令着我們。他隨即上樓嘴裏還喊着，『這是什麼話，把莫斯科新派來的兩個共產黨員，竟放在一個機關裏做事！』

我們就在秘書老爺的等候室坐了不到幾分鐘，那個獨眼龍出來喊我們進去。『他們在這兒，』他說，『兩個新從莫斯科來，竟一起派到教育部去』。

『分開來，』那位秘書老爺下了命令，連正眼都不瞧我們一下。他和獨眼龍又商議了一下，就說道，那個帶大眼鏡子的派到革命法院去工作，那邊

很差人。」

於是我就得到一個派往革命法院的新委任。

有一個衛兵陪着我，走了半點鐘的程途，到了審判廳。廳長是喀馬尼斯基同志，白髮龍鍾，年將七十，待人和氣，藹然可親。

『請坐』他說，『我有一點重聽，請你坐近些，好談話。』他就拿委任狀接過去，看了一遍，問道，『你對於法學很有研究嗎？』

我答道：『一點也不曉得。』

他望着我楞了一楞，又把那張委任詳細看一看，一點也不錯，派到法院。

所以他又問道，你在資產階級的法庭裏服過務嗎？

『是的，』我說，『曾在陸軍執法處做過事。』

『那末你可以同我們在一起工作。』那個老人說，又在委任狀上凝視了一下。『現在你可以上樓，拜見院長，請他派定你的職務。』

院長是一個少年人，年紀不過三十左右，身上着的軍服，看到我笑嘻嘻的。

喀馬尼斯基老同志——剛才與我談話的——的電話，也打來了，報告同我談話的經過。

「你是高登同志嗎？」他問我，起來和我握一握手，「請坐」他又端詳了我一下，問道，「你在司法界裏有過些什麼經驗？」

「少得很。」我答道。

「你做過辯護士嗎？」院長問。

「是的，」我答說，「不過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至於律法我實在是不懂。」

「那就很好了，」院長笑了一笑，「你用不着曉得什麼。你儘過辯護，我們終歸是一槍完結！現在決定派你做國家辯護士。」

好了，從前預備出來辦食物稅的宿志，根本打銷，現在做起奧特塞革命法院的國家辯護士來了。每晨十時至十一時之間，我就到法院的秘書處去親取案卷，拿來詳細研究，方可按律懲辦，院長左羅陀夫是常在他自己的辦公處，我老早去也沒有什麼事。

『高登同志，』院長說，『這裏有一件案子，一刻鐘後就要辦理了，準備一下吧。』

『什麼』我咋意得很，『這件案子我一點也不知道。』

院長左羅陀夫笑說道，『到了開庭時，你就什麼都知道了。你先將案卷看一看，看到了辯護的時候，你就照例說幾句。你儘過辯護，我們終歸是一槍完結。』

我所說的全是就『革命與罪惡』來立論。在庭上的時候，演說的大意是講罪惡是產生於資本主義，現在是資本階級的餘孽，時時想破壞革命的新潮，發揮他們的獸慾，而罪惡於是又不斷地產生出來。又引經據典，自法國革命說起，一直講到俄國革命，總是要證明我的話不錯。

院長聽得很滿足，他用眼睛向我示意，對着廊下的聽衆們講，好像說，不要放鬆他們。法庭上還有兩位，一個是麵包師，一個是畫師。這個麵包師在開庭時就睡覺，總是院長大聲宣告，『辯論終結，移交判決處剖決，』他才稍

微醒了一醒。

我記得有一樁特別的案子。這是在丹尼金軍隊（反共的）退走奧特塞時發生的一件慘事。他的先鋒隊裏有一部分兵士，專一和猶太人作對。他們攻入審判廳，所有廳裏的猶太人一殺一個乾淨，對於婦女尤為慘毒，先姦污然後殺害。這廳裏看門的人，全非猶太人，幸免一死。然後却被檢舉，說他們與醉兵通謀，等於開門揖盜。

第一次由陸軍革命法院判決，這些看門人一律槍斃，照反革命懲辦。後來革命法院改為吉卡，將這個案子又重行判決，這些看門的一律釋放，將從前做證人的判十年監禁，說他們假造證據，欺壓勞工。其實這些證人，全是猶太人，他們怕丹尼金軍隊再來報復，所以不肯說出真憑實據。第三次到了現在國家革命法院時代，又將全案反過來，證人釋放，看門人終身監禁。

以後這國家革命法院是做的些老調文章，並無新鮮花色。最有趣味是法院中的職員，大家總是歷有年所，戀戀不肯去。這裏面原因很多：第一

這是一個極平安的位置。第二，可以得到一張領取食物券（一磅麵粉或其他。）第三，可以得到各種重要消息，對於自己或朋友，皆有大大的作用。所有這些原因，我是一種總沒有關係，並且更可恨的，是一切案件的骨情和背景，一概不給我曉得，我覺得我不應該再做不合理性的事體了。我在庭上辯護，真是白費口舌，我辯我的，我們那位院長，還是照牌開槍，這也不止一次了。

我給良心所趨使，就不得不跑到『獨眼龍』那邊去，他現在我可知道了，是宣傳部部長。我就說明我的苦衷，請他另派工作。

『這是什麼話？』他將他的曲背微伸了一伸，大喊起來，『沒有這回事，這怎能答應你呢？』

我再婉曲地和他商量，告訴他一切的案情，我總是不知道的。『愈不知道愈好。』他說，他翻起他的半邊歪眼。『你懂辯論嗎？』他含怒地問，拈着他的兩根鼠鬚，擷起他的尖唇。

『是的，周科夫斯基同志，』我很明瞭地答道，『辯論我是很明瞭的，不過我現在很懷疑我自己，是否有權去審判罪犯。』

他簡直是火上添油，大怒起來了，『罪犯？的確是罪犯，總是罪犯。這還了得，你現在是國家辯護士了，抓到你手裏自然就是罪犯。懂不懂？假若我落到你手裏，我也是罪犯。但是，』他停了一秒鐘，用他獨眼的斜光，向我週身打量了一回，說道，『倘若你落到我手裏，你也是一個罪犯。懂不懂？』

一禮拜後，忽奉到黨部的命令，叫我。去到那裏，周科夫同志對我很和氣了。『高登同志，』他說，『你的服務的狀況，我已知道了，你的確是勉力從事，不過你自己的本性是改不過來的，因為你是一個美國主義者。』

『這的確有些地方使我為難。』我低低地說。

『是的，』周科夫斯基說，『第一籠糕向例是難蒸的，這是俄國的一句老話。但是，高登同志，現在我想給你一個較要善的工作。請你到宣傳部來，做我的助手。集中你的全力來對付馬打文喀縣。(Maldavanka District)』

這次新任命就等於縣黨部的特派員。我就從馬克斯街的私人住宅，搬到黑海濱的一個富麗堂皇的旅館裏面。這馬打文喀是通國出名的一個盜藪，海盜出沒無常，尤其是在俄國革命時期，統治權幾次變更之後，海盜就乘這個機會，每當舊官已去，新官尚未到任的時候，他們竟自封三齊王，在這地方，做起迪克推多來了。

這一縣現在是正鬧飢荒，人民流離失所。有好多大建築，全是用石砌成，沒有門窗，當中露着天。街頭巷尾，睡着幾匹死馬，旁邊就圍着一羣餓狗。街當中簇擁着許多飢餓的婦人，一個個竟像博物館內陳列的人骨模型，大家總提着一只水桶，她們骨瘦如柴的枯手，殭凍欲折，站在北風凜凜的當中，等上幾個鐘頭，才攤到班，擠到水管邊取到一桶溷水，裏面是水少泥多。

再看看城中心那種慘况，更教人淚落心酸，縱使你鐵石心腸，也要爲它破碎。我記得有多少飢民，已儘聲嘶力竭，在地上爬着叫着，『飢餓難忍呀！飢餓難忍呀！』這些人驟然間看起來，倒像是那個九幽十八層地獄裏爬

出來的餓鬼。那裏相信這個地方是奧特塞的中心，原是俄國從前的一個熱鬧商場、繁華地點。

我到這個餓鄉裏來幹宣傳工作，真是既愚蠢而又滑稽，任你說破喉嚨終不能當麵包半塊。我也曾將這次飢荒的原因，用盡了百計千方，來剖解給他們知道，他們對於這不能療飢救餓的原理，那裏還留心來聽。結果往往變成一個餓人向着半飢的陳訴痛苦。奧特塞乾得連水總沒有了，終日天昏地暗，最重要的麵包也宣告破產。這縣黨部的秘書，奧金（Olein）同志，完全像個捕取野獸的獵戶。他用一張硬大無朋的熊皮做他的外套。

『你看，』他表示勝利地說，『這是我從劇盜李寬（Licho）身上剝下來的，他給我一槍，連腦殼都打翻了。』他常常這樣表示他從前的經驗。什麼是理知，他是一概不懂，他只曉得服從上面的命令，同指揮手下的人員。他每達到開會的時候，他報告的結語，總是，『你們已經聽了有半點鐘之久，那很夠了。這就是我的意見。還有別人要發表嗎？最好不必了，真不耐』

煩了！就這樣通過吧。」他對於女書記點點頭說，「記下來吧。」

我也常常到奧特塞各縣所僅有的工廠裏去。這幾個全是製烟及製麵粉的工廠，皆用電力發動，新式的機器。我算是宣傳部的代表，率領宣傳員共負組織救災機關及宣傳的任務。差不多每天總要到各工廠裏去開會。然而看到開會的情形，不由得不心中隱痛。不管誰演講，也不管演講得如何慨切淋漓，這些工人總是呆呆地望着，再沒有一點活動的表示。總是肅靜無譁，或舉行例行公事的選舉，再沒有其他了。

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奧特塞的中央黨部召集全體會議。各地代表紛紛齊集，一個個總住在華麗的旅館裏，本來那些旅館是關了好幾年了，自從這種說得好聽的『新經濟政策』公布以後，恢復營業。大會的第一天是各代表報告，凡屬於奧特塞的各鄉村黨部的秘書也都來參與。他們一個個精神煥發，報告他們在蘇維埃或黨部中工作的成績，說得有聲有色。

最大的成功，要算是征收食物稅的成績了。『我的成績最好，』有一位

秘書很勝利地說道：『我收到的食物稅，較諸我們鄉裏的原定額，增多三倍。農人們並很滿意，這全是我們黨部委員會的力量。』

這位仁兄也太自滿了，他不曉得爲征收食物稅，紅軍曾移紮到各鄉村裏去，使農人不敢不繳納，有時還借用到『皮外套』。（因吉卡身上皆着皮外套，故名。）自然稅收茂盛了。

大會的第三天，周科夫斯基，就是那個獨眼龍，登台演講，真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在他自己還以爲是天經地義，一篇大道理。

當請到我以代表馬打文喀黨部的資格去演講時。我就對於黨員的文化教育問題，竭力提倡。我詳細剖解給他們聽，說倘若一個統治階級，頭腦不清，肩頭不硬，要想長久維持它的地位，是萬萬不能。所以一定要負責任，更要有學術。

『握政權的，』我說，『不僅是要抓着中樞的機鈕，就以爲可以陵駕一切了，更要有真實的本領，超人的才德。』

我就舉一個例子給他們看，如古代的羅馬，在物質及政權兩方面皆是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然而終不能戰勝希臘的文化，而為所統轄。『這不是羅馬的不幸嗎？』我問了一問，『現在俄國已歸勞動階級統治』我大聲急呼道，『這僅不過握到國家的機關，政治的權力罷了。』

『所以』我最後結束說，『希望勞動階級努力去求更高文化的發展，做其他階級的領袖，那末前途真有無窮的希望。』

哪知道獨眼龍等我才完結，他就跳上台，根本反對我的主張，向大眾重加勗勉：

『同志們，剛才大家總聽到高登同志的妙論，他說得是很流利動聽，不過在我看起來，是全無用處。我們無產階級的人們，真用不着那種可當小兒玩具的文化了。我們總是馬克斯的信徒，不拘什麼我們要用具體的——唯物的——眼光來觀察。什麼是文化，看不見，嗅不到；我們知道過去的一切歷史，並不是依唯心的文化論來變遷，是依着實業組織的進步而發展，

是依着社會的生產力而變遷。勞動者手中的刀斧、機器師手中的尺度是使得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一切文化的創造、財富的增加、既不是才智，又不是科學，却是那惟一的、可貴的勞動。今日的社會，所以能到這一步的，既不是肩頭，又不是頭腦，倒是勞工的雙手。我們的先覺馬克斯說得好：『不是靠意識來決定社會，倒是社會的物質來決定意識。』

我真不懂『崇拜偶像』這件事是起於何時！自然，這些小代表不信我的說話了。並且此後，是凡我提出來的議案，大家一致反對；而那個獨具隻眼、做政治領袖的人物所提出的議案，倒有吸引全場一致贊成與稱頌的魔力。

大會最後的一天，秘書找我去，說某縣要辦一個黨務學校，預備派我去組織，他又說：『最好，你再去看看周科夫斯基，同他談談這件事。』這是黨部的一種最新的『驅逐政策』，因為我說話太自由，選題太不慎，事前未請示，遠竄窮荒，以昭炯戒。

周科夫斯基同志就是那個獨眼龍，也太忙了，一方面獨攬奧特塞黨部的全權，一方面又要清黨，我已經打入被清之內了。

周科夫斯基原是奧特塞清黨委員中三人之一，利用多數黨來排除異己，他竟將奧特塞黨員清去百分之七十，造成全俄清黨成績的新紀錄。

他還發明了種種驅逐人的妙法。如說人是智識階級；心理獨裁；小資產階級的空想者；馬克斯主義的叛徒；不合論理的形而上學者；不合現代思潮；不努力黨的工作；投機分子；宗教氣味；醉生夢死等等；不一而足，也數不了許多。

在清黨的時候，一千人衆，受他檢查，各人依次陳說自己的履歷，恐慌萬狀，這位獨眼龍真會得享福，他坐在一張很舒服的飛來椅上，頭向後一仰，眼睛似閉不閉。每逢一個人陳說完結，他才睜開他那可怕的怪眼，看看這可憐蟲，先望望手，然後再看看他的面孔。照例問一句，『幹過革命工作嗎？』

倘若得不到回答，他就傲然自得笑着說着，『你既沒有，我却幹過。』你

有幾分是一個知識階級，所以失却和民衆接近的機會。

『不是的，』這種壓迫者哀訴道，『我是一個工人，可憐我們已幾代做工了。』

『不關事』他說，『你也許是一個工人，然你已給新經濟政策坑害了。非重辦不可！再來一個！』

清黨委員室也在這個旅館中，和我住的房間，恰巧對面，所以他的一舉一動，我總看得清楚。唉！這位獨眼龍是終日在醉鄉之中，什麼吃酒喧囂，唱歌跳舞，無所不爲，往往鬧到深夜，他老人家醉了，開房門，打窗子，嘴裏還用他那種破竹子的聲音，喊着：『重辦！拿你清出去！重重辦！把黨裏的人一起清了完結！』

以這種終日神魂顛倒的醉漢，來幹那最要分清理白的清黨事宜，真是清其所清，不將這黨部清的乾乾淨淨不止。唉！好利害的獨眼龍！

第十五章 唯我獨尊強權誇左腿

既承獨眼龍盛意，拿我遠竄窮鄉，於是整頓一切，最緊要的是重換委任，另給關防。僕僕風塵，又要作遠行之客了。與秘書接洽妥當，命我到邊境『五一鄉』去創辦一個黨務模範學校。

這五一鄉距離奧特塞約近千里，幸有鐵路可通。不過時正隆冬，北風凜冽，大雪滿途，也可以說這是俄羅斯氣候最惡劣的時候了。鐵路雖有，已給大雪壓沒，不好行車。我們這一系列客車，雖是勉力向前開去，無如寸步難移，全因前路茫茫，時時有出軌的危險。結果我們這列車的前進，是靠著兩種力量：一種是汽力，就是火車頭本來的發動力，一種是人力，是鐵路附近各鄉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為怕徵收『清路稅』特來親自打掃鐵路，好讓火車慢慢兒前進；這兩種力量，倒是人力是主力，汽力反變成副力了。

我為主持『文化論』被竄到窮鄉僻壤，而『勞動論』的高明，自此次旅

行後，使我不得不佩服這血汗的勞力，不僅勝過了腦筋，而且超過了火車頭。就這樣等於用人力來推行火車，在路上十有五日，才到五一鄉車站。

最使我注意的，就是這鄉鎮分爲相等的三部，各部不同，相映成趣。這個鎮市正對車站的一部分是一片平原，所有政府、黨部及蘇維埃的各機關也總在這上面。還有許多熟練的鐵路工人與舊時代的官吏，也住在旁邊的小茅屋內。

其餘的兩部分：是建築在兩個小山上，一個矮，一個高。却巧有兩條山澗，做它們的界線，一名白格河，一名西革溪，這兩條河平時總是分流，一到了大水勢，就合勿爲一。

在矮山上的這一部分，極可以表現新經濟政策的活躍。這上面是充滿了金錢的臭味，有一條繁盛的街市，那些大店老板、糧食商、金融投機者，終日忙碌異常，晚間尤甚。在這大街的對面，就是吉卜的黑牢，也是同樣地日夜忙碌，其門如市。

在高些的山上的一部分，有美麗的教堂，可以俯視一切，這裏面寄寓的，多是中等階級的自耕農，他們除盡力耕作外，還兼營商業。同教堂並立的，就是鄉吉卡的總部，週圍繞着小山，形成一種天然的險要。這一座建築，要算是全鎮的最高處，全鎮的人民，沒一個看不到它，不過人民於瞻仰之餘，不免是又驚又怕：驚的是吉卡捉人的本領，既偉大而尤精工；怕的是那個無底的黑牢，只看見人進去，不看見人出來。

從車站到山澗有一條大街，名叫蘇維埃大街。各種蘇維埃的機關總在這條街上，街頭上是土地部。穿過蘇維埃大街的就是全鎮適中的一條共產黨大街。在這兩條大街交叉的一個角上，在共產黨大街這邊的，是共產黨區黨部的機關，在蘇維埃大街那邊的是鄉蘇維埃的總部。我從車站下來，就直奔黨部。

區黨部秘書科斯明同志，對我很客氣。『來此有何貴幹？』他問我。我就拿委任給他看。『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職務，他說着笑着。然後他

又講，『很討厭，現在就找不到一個相當的校址。』

後來又講到這次開大會時種種活劇，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說道：『爲現在計，我想請你做我們日報的總編輯。』

這種日報是完全受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指揮，實際上就是聽主席喀里林同志的命令。由黨部專斷出幾條出版的大政方針，由蘇維埃委員會照本宣揚，這張報紙才得苟延殘喘。報紙雖小，却有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印刷費却支出一筆巨款，一方面發給勞工，不過幾張麵包券（Bavoks）憑此券領取食品）而已。所以一切排印工人，完全在飢寒困苦之中，一個個總是抖顫顫地站不起來了，硬被關在一個房間裏，強迫去做，在這種墮指裂膚的時候，那禁得住，晚間連火都不升。

其間老的年紀總在六十以外，小的十六不足，一同擔任印刷的工作。無日無夜，做這消磨生命的勾當，而他們所得僅是靠不住的恩賜物，說是一遇到革命的假日，就要頒發的。有一次爲發行特刊，工人很苦，我也曾和那

位主席講過，請他額外施恩，救救工人性命。他和我很客氣地講：『高登同志！工人的脾氣，總給你弄壞了，他們那種妄想，就能聽信他們嗎？』

有一次我想請人家捐助一點，使得報紙有一點生氣。主席不贊成，以爲這種辦法最不好，結果要使得這張報紙做成富農的副屬品。輿論失却獨立性，當然是一件不好的事體，不過本來就看不出什麼獨立，後來他擬定一個普通的辦法，他命全鎮的各區分部，劃撥一部分經濟，作爲出版這種刊物的常費。

我就從此一心辦報，不受外力的干涉，完全依着我自己的主張。新聞惟求確實，不尙欺騙。館址就在離鎮不到十里的一個地方，從前是德國的營房，後來德兵撤退烏克蘭，這所營房和用具都遺棄下來，完全歸報館應用。現在我變成這營房內唯一的報紙指揮官了。

得到這些工具的幫助，報紙可以按日出版，我真異常高興。哪知道一天早晨，黨部忽然有電話來，叫我去。去到那裏，看見還有鄉吉卡——這是蘇

維埃政府下最有威力的殺人機關——的隊長。我才到，他就和我講：

「同志，倘若我不信任你是一個真實共產黨員，我立刻就要拘捕你。你所登載的那些新聞，可是也太胡鬧了。唉！就爲你登載關於飢荒的事！

我給上級機關，痛加申斥，說爲什麼允許這種刊物出版。」

我笑說道：「隊長，你可知道，關於這一類的新聞，是從莫斯科及奧特塞的報紙上面採下來的呢？我們不過重行付印一次罷了。」

「你知道嗎？」隊長反駁說道，我們這個地方不是中央，有多少消息，大家用不着曉得。你懂嗎？」

我始則模糊住了，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隊長所講的，當然不是骨情，這是很明白的。那位主席先生來替我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的幾句話。他教我以後不要亂寫亂載，和他不要多隔膜，換句話說，只要仰承他的諭旨，就不會出亂子了。這位主席真是天才出衆，他說出來話，賽過法律，堪與摩西及梭羅門，並駕齊驅，就是退一步講，至少也可以和列寧一樣。他有一種

堅確不疑的信條，就是普通一般的民衆，沒有得到他命令，擅自舉動，那怕如隨意的遊逛，和愛人接吻等等，皆是罪大惡極；尤其是無故行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碰到他，就是冒犯了主席的尊嚴，就是大逆不道。

他曾經在報上登載過兩道諭旨，一件是令全鎮居民，將所有的各種音樂器具，報部註冊；並將樂器的種類，詳細列舉出來，偏偏將猶太人在贖罪節所用的那種最普通的『畫角』又遺忘掉了。

還有一件是令全鎮人民，將所養的狗子註冊，並將各種犬類，也都逐項條舉出來。有不登記，嚴厲處罰，那末他以為可以知道鎮民歡喜畜犬的，究竟是多少人，也就是不安本分的，得到一個確數。這位主席，何以將這兩種諭旨同時頒發呢？這分明是告訴人，他的心中，不是靡靡的樂聲，就是狺狺的犬吠。

不到幾個禮拜，才拿這怪事的內幕揭穿了。他因為送一個新命令給我，租稅的末運，這也是他的一篇富有立法天才的名著，他就和我閒談道，『高

登同志，你還記得那條關於狗的命令嗎？」他凝神望着我，又說道，「我聽講有許多人不知道我的用意，是不是？」

「對呀，」我說，「連我也不懂。」

「你看，」他躊躇了一下，繼續着說道，「到了今年夏天，這災荒還要來得厲害，那時候農人一定要吃狗了。」

「是的，」我歎息地說，「怕免不了吧？」

他哈哈大笑地說道，「不關事，他們捨得吃也好，他們捨不得吃也好，我總歸不怕。」

我真莫測高深，直等他說出才知道。他講，「先拿全鎮的狗子一齊集中來，由我們來屠殺分派，當然肥的先儘我們受用，這就是共產的真髓懂嗎？」

我祇有歎氣的分際，那忍再向下聽去。原來他要維持他自己的庖廚，供給他自己的肥甘，才想出這一條很嚴密的方法來，這就叫「左腿的毒計。」

這位主席在革命之前，原是聖彼得堡的一個金工。革命開始，他就加入海軍，在奧特塞巷戰的時候，失去了一條左腿。他很懊喪，他覺得左腿人生最有用的是一條腿，不得已就裝上一條木製的假腿。腿雖是假的，然而倒可以顯出他的革命却是真的，這樣一比，似乎較原來的那條腿還要來得好些，因自稱爲『革命的左腿』。

這位主席就是左腿出名，而他的心計，竟較希臘算學大家亞齊密德還要來得精密。他令所屬的二十八莊的食品及其他農產物，概歸各莊食品委員會的秘書負責徵集，一起集中到『村蘇維埃食品儲藏處』。他這命令，既不會寫出，又不曾印出，竟比其他主席的命令來得有效，這全是『左腿的毒計』。

每逢秘書報告主席，說村中食品不夠支持了。他就立刻召集各莊食品委員會不幸的主席來村黨部開會。

『照直講』這位『左腿』大發雷霆，狠狠地說道，『究竟是什麼道理，爲

什麼不盡責？」

可憐這些被壓迫者，戰戰兢兢，一鞠躬，足有九十多度，哀求道：「請大人饒恕，自從第三次徵收物品稅之後，莊中真一無所有了，請大人明察。」（在這種嶄新的國家，此地用『大人』兩字，未免似乎有點褻瀆了，然而原文（Your Highness）實在是含有『大人』的意義。）

「什麼？你敢在此地放肆，你敢用反革命的口氣來同我開頑笑，好大胆！你曉得這是什麼地方。」

他於是就揪一揪鈴，他的貓腳爪秘書跑進來了。

「秘羅同志，你替我將他們帶下去。」並且——在說話的時候，怒目看看自己的左腿，又看看這些無辜的村民，（可憐他們還不懂做食品委員會主席的意義。）用他那條革命的木質假腿，用力在地板上敲兩下，大聲說道：「二十天，不對，不對，四十天。」那條革命的尊腿，又在地板上發狠敲兩下。這就是說關下黑牢四十天，大凡他那條左腿敲一敲，就是關十天的表示。

好威風的『革命的左腿！』好慘痛的無辜的良民！

第十六章 冤沉黑獄白骨葬荒江

黨部本身，有一個單獨的食品儲藏所，不獨量既豐盈，而且質亦嘉美。這許多食品，並非直接取自鄉村，其中頗有一點曲折，是教蘇維埃各部的主任，不得不自甘情願，將他們的生產物，拿出一份來孝敬黨部。這許多產品，是按初一十五，準時進貢。

倘若某蘇維埃的某部主任，竟力量不足履行這個義務，哼！馬上就要給點顏色他瞧瞧，要他自己明白。就是由組織部部長，將他的名字，通告給秘書處。

在黨部開常會之前一點鐘，通告他，要他出席。

『今日的議事日程，有你的報告。』一個電話通知去了。

在開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前，他們黨部中先開會議，是凡第二天一定要

通過的議案，總預先弄好，到了開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時，不過虛應故事，做一個形式罷了。那些進貢惟謹的蘇維埃主任，教他們照例報告，絕不苛求責備。至於那些預備好的議案，更是一致通過，不成問題。

最後向這不幸的不能進貢的主任，提出一個不近情理很難答復的詰問。「我很抱歉，同志。」這位秘書先生的開場白，「也是爲情勢所迫，希望你從速報告。現在我們黨部，因爲種種原因，要調查你這一部最近的情況。同志，你可以有十分鐘的預備，趕快說罷。」

這真難死人了，既沒有一定確實的範圍，又沒充分時間來預備，教他從何說起。真是說高了碰鼻子，說低了打嘴；你說部務如何發達，愈足以觸黨部諸人之怒，好說你爲什麼不拿一份物品來進貢；你要說部務不好，足見是你管理無方，能力薄弱。所以不幸的主任，總是四六加開，說部務是「差強人意」或是說「美中不足」明知沒有進貢，他們一定要鷄蛋裏尋骨頭來找你的舛處。

於是那位慣做貓腳爪的秘書先生，在報告之後，照例說一句，『大家對於這個報告，有什麼意見嗎？倘若沒有人提出異議，我們就開始討論。』照例肅靜這麼幾分鐘，於是那位『左腿革命』的主席喀利林同志，就出來打一個先鋒。

『諸位同志，我來告訴你們，』他完全是感情用事，好像火上了房子一般，『我哪裏沒有眼睛，他那種管理不善的情形，我久已知道了。剛才這位同志的報告，已完全可以證明他自己不盡責任，管理無方，罪案確已成立。老實不客氣，要他嘗嘗我的左腿的滋味，拿他先一脚踢下黑牢再說。不過討厭得很，他依舊還是一個黨員，最好我們再弄封公事，呈請中央，將他開除黨籍，逐出黨外。我希望大家贊成我們主張。』事前已佈置好了，當然一致通過。

秘書聽到這種議決，心中異常滿意，外面假作慈悲，故意地歎一口長氣，發出一種似乎不願的語調，『這也是主席的苦心，我表示贊成。還有不贊成

的吧？」依舊是寂靜無聲。這位秘書就老練了，同錄事講，「伊文同志議案通過，登入會議錄！」

除去上述的「舉腿下牢」和「臨時報告」的兩種辦法以外，還有第三種惟一的，捕風捉影的，專制的妙法；是專門用來對待那些不肯額外孝敬食品的蘇維埃的主任。在我未到之前一個月的辰光，曾經有一次槍斃過一百多人，問他究竟是犯了什麼彌天大罪，只不過是由他們嘴裏說，「有與反革命接近的嫌疑」罷了。而這許多被冤屈死的良民當中，有好多是教育蘇維埃及農業蘇維埃的主任。

當然，反革命的嫌疑，是沒有什麼標準的，再加以接近反革命，更是莫須有了。然而這確是捕人的妙法，只要黨部有命令，吉卡可以頃刻拿人，並且也不拘是什麼人，只要是高級黨部所指定的。

所以在黨部指揮下一切的工作人員，要免去了這種危險，要吉卡不致於光顧；那末唯一的方法，就是壓榨無知的農民，連農家留作維持自己生活

所必需的產物，也一起搜索出來，以博上司的歡心。所以他們徵收物品時，預計中央一份、本村一份，還要留一份好好的自己享用。所以不管稅收額定的多少，起碼非徵收到三倍不可。

徵收農家贖餘產品，是歸土地部辦理。這與勞動統治有密切的關係，正不容放鬆一點。當徵收的時候，行一種變相的戒嚴法，由兵士將村中各路紮住，只許那些已納過充分的農產物，得有收據的農民，車輛通過，已納而未滿當局之慾的，仍是得不到憑據。同時商市閉門，售麵粉的嚴加懲罰。

同時與隣村還斷絕交通，村內各要隘，不但由紅軍把守，更架起大砲，好像農民如不加倍完納，就要『洗村』一般。這種聲勢洶洶，如臨大敵，只不過為榨取農民血汗換來的產物罷了。

助桀為虐的，還有國家革命法院，只可憐無告的農民，繩細索綁，任你山窮水盡，而搜求者，慾壑難填。常由法院派出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腕，對於力不足多納農產物的良善農夫，嚴厲處罰，殺一可以警百。如五一鄉也

是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果然農產物滾滾而來，超過國家的定額，一百萬磅以上。究竟農人應納多少，土地部是向來不管的，它是以意爲之，碰它的高興。這是革命後俄國農民得到的新幸福。

等到徵收完結，由土地部大開筵宴，慶告功成。凡是共產黨要人，一律請到。華筵開處，酒綠燈紅，當中最要緊的是上等麥酒，價值奇昂，遠從奧特塞的名廠得來。更有二百瓶葡萄美酒，放在土地部的冰窖內，做預備兵。這次宴會的特客，是中央黨部或中央蘇埃維中的重要人物，是因爲他們總有派來做驗收大員的資格，所以不得不曲意逢迎，免却將來的煩瑣。那位「左腿主席」有一句出名的格言——「愈是有出息的黨員，愈知道恭維中央要人的秘訣。」

高駕乎一切蘇維埃機關之上的，就要數到吉卡這一個部份了，最有權力，最有光榮。在本村前面，有一所公共物品儲蓄處，係由黨部與蘇維埃的兩個儲蓄處合併而成，莊嚴華麗，裏面有一部儲藏着名貴的物品不少，優美的

名畫、貴重的書籍，偶一回思，令人神往。這許多物品，皆是吉卡鎮壓反對黨所獲得勝利品。

此外吉卡自己，有自己的儲藏室，黨部的主席和秘書也各有私人的儲藏室。那位主席和秘書，看看吉卡的儲藏室，實在是琳琅滿屋，自愧弗如。於是就和吉卡隊長，商量交易、交換的方式，大致是一對香美的火腿，可以換得俄國名畫家羅賓的作品一件。

可以表現吉卡惟一的威權的，就是那怪可怕的黑牢。我也曾遇到機會去參觀過一次，因為有一次黨部戒嚴，我却被派做巡哨；於是乘機將村中各重要所在，都攷察一番。

我就請求管黑牢的獄官，讓我進去一看。『對不起』他說，『我沒這個權力允許你。不得已你就看看這所較好的寢室罷。』

那時候正在十一點鐘，天氣晴朗，而室內却暗無天日，竟一點光線總沒有。凝神細看，才看到許多男男女女，戰戰兢兢地臥在地板上。還有多少因擠

不下，不能臥着，只好坐着打盹，前仰後合。這室內委實足氣象陰森，令人毛髮聳然。一息，牢洞開處，一羣如拳伏在巢裏的污穢動物，一起扶牆摸壁爬出來了。我得仔細看一看他們的面孔，啊呀！有的是黃髮皤皤的老者，有的是無知無識的兒童。我真看得淚落心酸，心搖手顫。

趕快退出，跑近門邊，再問問這位獄官，「這黑牢裏有多少囚人呢？」

「要曉得數目做什麼？」他答道，「每天關進來，拖出去的也不知多少。」

拖出去的，我一想，除去釋放之外，大概是下醫院。我就問他，「拿他們送到什麼醫院去呢？」

他笑了一笑說道，「不是！不是到醫院。是將那些病囚，一起送下錫弗克哈 (Sivukha) 江；大概也不多，一天總在二十人左右。」他說的時候，異常稀鬆平淡。

第十七章 天昏地黑詭計多端

我在五一鄉黨報裏充當主筆，不到一月，黨部中秘書喀斯明同志忽來召我，教我兼任宣傳部的主任，我的工作於是更緊張了。

當時宣傳部的工作，集中在三種大會上。

第一種是賑災大會；關於助賑物品的捐助，已由中央規定，每人應繳若干，計算得很爲精密，要需要若干，就徵收若干。賑務的進行，是特設出一種特別賑災局，有嚴密的組織，上自喀里謨林皇城，下至各鄉各鎮，一體設立。

我們這一鄉的特別賑災分局，當然又是由黨部主席全權辦理，除此之外，還有宣傳部主任及食品部代表，三人共同組織成功。中央總局命令我們鄉鎮，一共須徵收三千份食品。我們主席又打主意了，他以爲單是鎮市上，就可以徵收三千份，鄉下規規矩矩可以收九千份。（以一個拜約克—Pavlovsk—爲一份，約一磅麵粉，半磅白糖。）左腿主席說，『我們這一鄉在國內

是首屈一指了。我們可稱爲模範鄉——不談別種，單談他那所私人的儲藏室的確可以做模範而有餘——『我們一定要做其餘各鄉的好榜樣。要超登絕頂，要奪得錦標。這是不錯的，』他說着笑了一笑，『非先將那些投機商及富農捉起來，嚴加拷比不可。』

我們分局分成三個支局在鎮的三區，第一支局設在最繁盛的鬧市（新經濟政策的中心），教愛莫爾同志去主持。他是一個熱心的共產主義者，是共產黨暴動時期，曾有過勞績，頗有一點小名。人並很老誠，年紀約在三、四十開外，身體高高的，雙肩微聳，頭向下垂，兩只圓眼睛，骨碌骨碌地好像藏在碧玻璃裏，聲音細弱，面孔時時搖動，好像帶着一個假面。鄉中的商人，沒有一個見了他不胆戰心驚。最難得的，他有一付冰霜面孔，鐵石心腸，任何人的——非勞動階級的——哀求苦訴，涕泣咽鳴，他是毫無所動於中，好像不曾聽見一樣；以此轉博得一個『鐵面』的徽號。他的衣衫是穿得整潔，其實貂裘華服，從苛索而來的，也不知收藏着多少。外面裝成這樣，是顯得

他清高廉潔。他也做過不少的職務，往往不能安於其位，這也是共產黨員所不嘗有的現象。因為他專門見異思遷，這樣還未做完，又想做那樣，弄得一事無成。可是有一種事體，既要迅速，又要狠心，那就非他不可了。

現在愛莫爾大權在握，本諸他的鐵石心腸，運用他的鐵腕，使得他這副『鐵面』愈有威光。可憐這全鎮的人民，從此在他的鐵蹄之下了。

『這次我們所以找你出來，』左腿主席和愛莫爾講，『因為那種吸人血的資本主義，現在又蠢然復活了，而一般同志，又往往為它所融化。希望你這次拿出革命的手段來，可以做成一個驚人的成績。』

這一番耳提面命，使得愛莫爾更有充分的決心，他回想到暴動的手腕，現在格外可以毫不畏懼，光明正大地拿出來應用了。這要我拿出那種無產階級的無上權威來，哪怕它一切反革命的勢力，還不煙消火滅嗎！

愛莫爾同志毅然做了賑災分局的局長了。你看他好不威風，局所外固然是一團團練和軍隊，層層圍護；公案前又有荷槍的兵士，羅列兩旁，只要他命

令一下，立刻可以拿人。半請半捕的傳票，繼續發出，使得閭閻商民魂飛魄散；傳他們立刻來局、

愛莫爾同志對着這些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無辜被捕來的良民，總是用那種老調。『諸位公民，』他問他們，他的眼睛，從他的黃色眼鏡中，透出冷酷的目光，正同砲手放遠射砲時描準一樣，『諸位公民，你們願意盡你們的義務嗎？』

『當然，』公民同聲回答，並點頭示意。

『那很好，』愛莫爾已知道他們被抓在他的手掌當中了，淡淡地說道，『你們大概每人需繳納賑災處十五磅麵粉，儘今晚繳到。願意嗎？』

大家是嚇得鈍口無言。

『假使你們不願意，』——愛莫爾很自如平淡地說，可是吐音格外清晰

——『馬上就把你們捉起來，問你們一個不盡公民義務，危害國家，甘做反革命的大罪，所有家產，一齊充公。現在你們還有說話嗎？』

大家是格外垂頭喪氣，面面相覷，有如萬弩鑽心，眼中淚落。

『公堂重地』愛莫爾大發雷霆，『胆敢無禮，再有遲延，每人增加十磅，以示薄懲。』

他們這可沒有法了，原來他們在公堂上，淌出這被嚇出的眼淚來，是犯法的。於是趕快措去，連連哀懇道，『不敢，不敢，我們願意繳納。』

愛莫爾露出一點笑容，勗勉他們一句，『那就不錯了』——於是在抽屜裏拿出一張紙來，放在桌上。『簽一個名就可以回去。』

果然一禮拜之內，愛莫爾已大功告成。計算下來，較左腿主席所預期的，還溢出二百分。這一種盈餘，可以彌補其他兩區的萬一之不足。

左腿主席很喜歡他，人才出衆，深得民心，更能了解人民疾苦。雖然；尚有一點，主席不以為滿足。當他看過報告之後，一再細查，頗為奇異，就問愛莫爾，『勞動方面徵收來的在什麼地方呢？』

『我想沒有徵收勞動者的必要，』愛莫爾答道：『他們是無產階級，他

們自己也很飢餓，而且當初你和我講，也是要我注意那些投機者，所以我：

『但是，』他攔住他說道，『我絕不會教你對於勞動就一點不收。你總要徵收一點，那怕一磅半磅一磅的十分之一，名義上總是徵收過了。』

『同志主席，』他還要辯，『那種所得也有限，真不如在這些投機者身上，重重地敲他一下。』

『不是，不是，』主席又發怒了，雙手直搖，又看看他的左腿：『你簡直一點兒政治常識總沒有。不管多少，我們總要徵收勞動階級一點，這就是政治上的策略。你這一點總不懂嗎？』看看他現出一種嘲笑的样子。『你一點總不徵收，他們就要趾高氣揚，頓形跋扈；你若少徵收他們一點，他們倒反感恩自己，認爲滿意。』

這是駕禦勞動階級的一個金科玉律 (Golden Rule)，本應多取，姑少取以示恩，這是工人最感激的。這是他以往的經驗，他曾經做過金工，他曾在聖

比德堡被人雇用過。所以他深能知道此中的甘苦。

賑務的手續剛才完結，不幸的慘事，隨即發生。由三人組成的那個賑務委員會，裏面用了一位秘書，是位不同黨的朋友，名叫勒特尼 Rater，忽然審查院查出他侵吞賑品，偽造文書，將他捉將官裏去了。這完全是冤屈，真是做了猶太人的代罪之羊了 (Scapegoat)。原來事前，他是奉五一鄉區黨部主席及組織部主任，秘羅同志的命令，將應繳的賑濟物品，搬了不少到蘇維埃的食品儲藏處。後來賑務忽然中止，就這麼模模糊糊報上去，所以弄得數目不符，大家總把罪到他身上一推。這可憐他被吉卡捉去，受那『革命的鐵刑』的待遇。左腿先生和黨部秘書等，好像沒事人兒一般，他們略事休息，再來幹第二件要務。

第二件就是督耕大會，組織也和賑務一樣，由三人組成一個督耕委員會，中央也派來很多同志，到鄉裏來幫同工作一月，當然黨部和蘇維埃都增加了實力和精神。

五一鄉特別督耕委員會，由黨部的秘書充當主席。督耕員約八十人，內五十人是命各村區分部選派來的，其餘三十人是由中央委派來的。兩部份同志，共同連合起來，訓練了幾天。他們一起武裝起來，派往各鄉，並且予他們一種辦理的全權。他們到鄉中，有兩條路給農民走：一條是耕種，一條是送命。爽快些說，就是『不耕者殺無赦。』

土地部曾將各村的情況澈底研究過，加以最近又經驗過痛苦的教訓，所以它決定，無論如何，文字的宣傳也好，武力干涉也好，總要將全鄉土地一齊耕種。

五一鄉黨報現在也擴大篇幅，登載關於農事的通告和訓令等，以及怎樣耕種，要耕種多少。

現在黨部頓然變成了一個作戰參謀本部，工作異常緊張，往往一直到晚，上九點鐘總不停止，忙訓練從各村派來的村指導。各村的特別行政委員，紛紛地有報告回來。大多數總講從前反革命的餘孽，土豪劣紳，勾結富農，

發生反抗。於是黨部決定幫助他們來肅清這些反革命的殘餘勢力，好讓督耕要務可以進行無阻。

哪裏是反革命，不過是要強迫農人供給出過度的勞動罷了！可憐的村農，給這些擁有無上權威的共產黨派來的行政委員，使用如牛馬一般。虧得糧食委員會的干涉，農人才能喘出了一口氣來。

這次督耕所以能有一點效驗的，是另有原因，並不關於各村政治的改組和無理的壓迫。

原因是由於蘇維埃政府信任兩個團體，做管理農民的柱石。一個是所謂『貧農委員會。』本來他們是決心要行俄羅斯農業的社會政策的。後來曉得做不到，一變而為村中蘇維埃的主力軍了。他們大權在握，不容氣，富農不許加入做委員，拿他們當一個被統治、被壓迫的看待。這些富農為減輕壓迫與痛苦起見，希冀得到一種較好的制度，也就不得不將政治權完全交給他們。

村中的政權，所以就完全屬於這個貧農委員會了，正同市黨部有管理市民全權一樣。這會裏的委員，有選舉村行政委員權及被選權，並得規定行政委員的各種特別權項。這是督耕收效的第一要因。

還有一種就是所謂『嫌疑拘留所』。各村蘇維埃總部的牆上，總貼着一張嫌疑犯一覽表。只要村中鬧一回事，就把這表上的第一個人捉去槍斃，因此村民不敢抵抗。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知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好容易才將全鄉土地耕種了。哪知變生不測，使得這一番辛苦，盡付東流。並不是天災，是因爲大兵過境，是開到羅馬尼亞邊境去的紅軍，經過五一鄉，管你耕種過沒有耕種過，他們是踐踏得一塌糊塗。整整一日夜，如山崩地裂一般，車痕人跡，牛馬蹄迹，將這包含生意經過無限人工的田畝，踏得地坍土平。還有正在田中勞苦工作的農夫，被他們鞭箠敲擊，任意蹂躪。農夫苦着臉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又開戰了嗎？』

很多農人就跑到『左腿』面前來訴苦。『左腿』和他們講，『不關事，是因為羅馬尼亞的盜匪想來打劫，兵隊開出去防禦，這正是爲的你們，你們還照常耕作好了。你們好好回去，對於紅軍的舉動，不許糊說亂道。懂不懂？』

可憐農人是訴苦無門，只好仍歸田里，固然是無心耕種，更加是恐懼萬分。督耕員也無從督起了。

總之，賑災與督耕這兩種大會，似乎也有一點相當的微效，第三件要務却與此不同了，竟收到一百二十分的奇效。這就是選舉大會了，共產黨藉此伸張它的無上權威，運用它的驚人魔術。

一九二二年春天，開始舉行這選舉的大會。其時正在幾奴亞（Genoa）的會議期中，所以五一鄉在那些『擁護俄羅斯權利』『共作外交後盾』的旗幟飛揚之下，也辦理選舉了。

共產黨對於選舉是久有陰謀，深知一經選舉，各政黨總要出來和它競爭。

所以這幾年來，煞費苦心，將各政黨一一排除到政治舞台以外，然後辦選舉，可以高枕無憂。現在僅有一部分非共產的團體，散佈在各蘇維埃機關之內，換句話說，僅有蘇維埃這種組織裏，有一部份人是無共產黨藉的。

我們這鄉裏的選舉委員會，也是和別處一樣，名義上是由蘇維埃辦理，實際上受黨部的指揮，這是受的中央的密旨，要記着一條選舉的原則——只許共產黨員有選舉權。無形中要將資產階級剔除，因定了一種神妙的辦法，就是工人一百人可以選出一個代表；兵士就要二百人選出一個代表；至於最平民的農夫，要三萬人才能舉出一個代表。這就是蘇俄最富於革命性的公平選舉法。

接着在選舉就要開始的時候，又來了一個示威政策。就是革命法院忽然送了兩個人到斷頭臺上去行刑，一個是已用不着的共產黨員——就是不一定再要他做工具了——因為犯了一點小過，還有一個是著名的反革命。拿這兩個個人同時正法，可以生出一個有力的暗示——一方面可以表

示共產黨大公無私，絕不偏護自己黨員，另一方面可以表現出吉卡的鐵腕，它要殺誰就殺誰，對於共產黨員尚且如此，何況……。

同時對於職業聯合，也大喊清除整理，使一切不可靠的事業和資產階級的趨勢，不至發生。於是共產黨的幾個要人，已穩穩地將職業聯合抓在手中了。各種職業的安定，可以使得不安定的勞工減去恐慌與飢餓的危險。因此共產黨又將飢餓的羣衆抓過來了。因為他們時時在想『我們選舉什麼人是與我們有益？』這當然不用說了。

屆時選舉開始，照例在最大的一種『聯合』公會內做選舉場，名義上也請地方上一二公正人參與。由黨部宣傳部代表致詞，題爲『國際的情形和選舉的要旨』。接着誦讀一個報告，這是表明白他們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在這資本主義彌滿的全世界中，經濟上已漸漸兒有了起色，究竟如何才能起色的，絕不說明，總而言之是共產黨的成績。對於將來，更有一種新奇而奧妙的希望，以爲共產黨既在政治的舞台上握有全權，所以這一次選

舉蘇維埃代表，共產黨非占百分之一百不可。向羣衆公然表示這種挾有陰謀而欲造成清一色的選舉，竟處之泰然，毫無慚愧。

選舉會的主席（就是『職業聯合』的主席）接着報告後就問一句，『大家有什麼反對的嗎？』他問過後稍等一刻，他又大聲問一句，『竟沒有人反對嗎？』他那種神氣，很可以使得大家明白，誰反對誰就要被逐出聯合，說不定還要吃別種暗苦。自然大家不敢表示，於是主席很得意地宣布道，『沒有人反對，照案辦理。』

他將來選舉的羣衆看看，用他那種陰鷙的目光，看出大家不會而且也不敢有什麼反抗，於是一方面分遣吉卡把守各要道，一方面宣告道，『現在我們要開始選舉了。請聯合會的秘書分發「候選人名表」，當心！那張表上的人名，全是黨部通過的，不要選舉到範圍以外去。』

於是秘書分發人名表後，復行將表中人名高聲朗讀一過，並鎮重地說到，這些人總得到黨部的通過，足以保證革命事業的澈底與無產階級專政的

勝利。可憐這一羣的蠢漢，全不理會這內幕的把戲，僅不過很奇異的知道這些未來的幸運兒，總在這張表內罷了。

發過黨部通過的那張人名表以後，接着又有那種神秘的說明，主席於是也很鎮重地問一句，『有人反對這張人名表嗎？』羣衆不敢有異言。他就用他的深沉的目光將全場看一遍，並輕描淡寫地問道，『還有人再提出一張人名表來嗎？』當然又沒人敢開口，於是他又很勝利地說一聲，『奏樂——第三國際音樂。』

選舉經過了曲曲折折地步驟，於是在大廳中開始了，也還不是任人投票，想出種種特別的方法來，嚴加監視與甄別。在入場口，有黨部和聯合會兩機關的秘書，同守衛的士兵，站在一起。更由隊長搖鈴曉諭大眾『要有證章，才許投票。』衛兵對於共產黨是一看就知道的，還有秘書在旁襄助，儘管投票，幾十次，幾百次總不成問題。還有許多是認爲可靠的，也可以進門投票。黨部更組織一種選舉隊，都有暗號，更是直出直入，如入無人之境，竟

可以說選舉是他們一團人包辦。（如莫斯科就更有趣了，有好幾千共產黨學生被遣派出去，專門投票。由中央將各縣的選舉期排好，一縣投完，再到別縣去投。深怕同時舉行，工具不夠用。）

有多少他們以為靠不住或可疑的人民，一到了門口，衛兵馬上就阻止道：『證章。』或說：『證明書對不住，拿來看一看。』倘若確有證明書，而且並非資產階級，應當有選舉權，於是就用別種方法來留難。故意問他：『你能證明你確是住在這一縣嗎？』倘若他的證章或是證明書上確能證明他是這一縣的人民，於是又要想出別種花頭去阻止他投票。千奇百怪，層出不窮，或是問他在旁縣投過沒有，或是才犯過什麼罪。最後是『有嫌疑』三字，不許通過，嚴厲地喝道：『讓開去，用不着你來混投。讓別人來。』

這種有組織，有辦法，有手段，有心孔，有權威的選舉，自然將一切異己者，排除得乾乾淨淨，這可以叫做『欽定選舉』，名義上是民衆公意，實際上是黨部指派，這真是共產黨的『神聖選舉法』。總而言之，在選舉的時候，一切

的陰謀毒計比較起來，還是黨部的煽惑手段與吉卡的恐怖政策最爲有效。

第十八章 酒綠燈紅狂言驚座

黨部已知道這次選舉完全勝利，一個個歡喜如狂，以爲這次的成功，足見是人民的擁戴。同時又接到一個重要消息，說中央組織部長同行政次長（這是鮑雪維克的俗話，指中央蘇維埃的副主席）這兩位闊人，就要到本鄉來了。

却巧這時黨部中的秘書運送大宗鹹肉到奧特塞去了。因爲歡迎大賓承『左腿主席』的盛意，命我做臨時秘書。

派我去歡迎這位貴客。無如天不做美，忽降狂雪，因而不能準期到站。

可是我從此得參與黨部的機要了，哪知道一個普通黨員和黨部秘書是完全兩樣。我每日得到莫斯科和黑科夫中央要人的長電，用種種的政治問題來實際訓練我。

至於地方政治的內幕，也從各方面引起了我的注意。往往各部的主任和他的助手，就隱藏着暗潮，更有各種秘密報告，如雪片般飛來，信面上總是寫的『黨部秘書處。』

於是蘇維埃和黨部自身的種種黑幕及腐敗情形，我已完全清楚了。蠅營狗苟賄賂公行。有多少工作人員，他們能慢慢兒漸入佳境的，完全是靠着賄賂，固然是買通黨部中人，而主席與秘書尤其要緊。至於黨部自身的工作人員，也是一丘之貉，原來他們那些大宗的鹹肉，按期送到奧特塞去的，就是一部分賄賂的代價，是他們工作蟬聯的運動費的局部代表。

閑話不談，後來我將貴客迎接到了。他們是在星期六午後到的。於次晨我們黨部同人先開了一個歡迎會，接着晚上，羣衆又開了一個歡迎大會，以表示接待貴客的至誠。

會後我就歸家。那位左腿主席在自己家裏歡宴他們。我在家裏讀讀書，不到一個鐘點，我們黨部中的總務部主任，瓦路尼同志（Voroin）跑來了。

精神異常奮興。

「秘書同志，」瓦路尼喘說道，「我真跑夠了，客人在主席家裏，他們等你，盼你立刻就去。」

「去幹什麼？」我問他。瓦路尼有趣得很，他舉舉手好像端酒杯向口裏送一樣，笑嘻嘻地望着我。我懂他的暗示了，不錯，土地部中，藏在冰窖內，還有二百瓶美酒呢！

「你不必等我，」我說，「我讀完這個就來。」正說着又來了一位生客，是組織部主任，李斯科夫同志，身着戎裝，腰上還掛了一個盒子砲，威風凜凜，到底是黨部中人。

「高登同志，」他很自然地說，「你不去，我們不走。」我們就一同去了。走不多路，主席的邸宅已在目前，門外高懸着五角的紅星燈，異常耀眼，一進大門，就聞到一股奇香，沁人心肺，我想從前俄皇「沙」的深宮內苑，也不過如此吧！就中尤以瀉香爲最濃馥。大餐廳兩旁，排列着長桌，上面坐的

總是蘇維埃各部的主任及副主任。廳中央一桌，較小而亦最爲精緻美麗，奇美的拾毯、毯上放着一個雕鏤精細的銀瓶，瓶內插着一束鮮豔的紅花，愈使得人目眩神迷。這席上全是黨部要人，尊客坐在首席。所有的杯盤，皆係銀質，平均分佈在各人面前。

我真驚訝極了！我心裏想，「中央曾經明令過各共產黨員所有銀器，一律交給賑災委員會，以救難民的苦難。如何此地還堂皇着陳列銀器呢？」

「秘書來了！歡迎，歡迎！」第一桌上的坐客先喊起來了，盛意至爲可感。

「高登同志，」左腿主席也喊起來了，同時拿他那只木腿在地板上也敲得冬冬有聲，倒把我嚇了一跳，然後他又指指桌上，「第一次光臨寒舍，竭誠歡迎，請你坐在特客旁邊陪客。」

我就在高安尼斯基同志旁邊坐下，他是我們這一鄉的土地部主任，又是全烏克蘭蘇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這是你的酒杯，』主席說，他放了一

個最大的在我面前。『我們大家可以痛飲罷！』他很興奮地說，『秘書努力，我們大家一齊來。』大家一飲而盡。我端起酒杯，呷了一口。

『什麼！』主席噪起來了，『你不願意和我們共飲嗎？下次千萬不可。』他又高聲說道，『諸位同志，我提議現在慶祝共產主義的勝利，大家共盡一杯。』看看大家並不十分踴躍，我就乾去一杯。

『又發現不吃的了！』主席噪起來了。我就將酒杯送給高安尼斯基同志，他很興奮，氣沖沖奪過去，就一飲而盡。

『你敢這樣放肆，高安尼斯基！』主席咆哮如雷。

『什麼妖魔鬼怪敢來命令我？』高安尼斯基已有十分酒意，拿了一個酒瓶用力向桌上一擲，『同志，同志，混帳，是些什麼東西！』大逞其灌夫罵座的威風。

那位行政次長也有了七八分酒意，醉眼迷蒙，向着高安尼斯基說道，『你又發神經了嗎？』

高安尼斯基再也忍不住，立刻跳出席外，飛起了一張椅子，狂喊道：

『諸位同志，我現在並未吃醉，不過有幾句話要和諸位講講。還記得一九一九年秋天，我組織烏克蘭紅軍，這是諸位知道的，戰敗恩丹尼克將軍，攻克彼得格勒。當我率戰勝軍凱旋奧特塞的時候，全城民衆，一致歡迎。他們很快樂地高呼着，『歡迎！歡迎高安尼斯基，彼得格勒的征服者，奧特塞的行政領袖！』』

『後來由人民一致擁戴，選爲奧特塞的行政長，也並非我運動得來。徒以不得邦黨部秘書的歡心，因爲他以為我不能聽從他的命令，盡心爲國，轉與他不便。尤其是對於農民，因爲有我在旁，不能聽他生殺宰割，愈加恨我。所以百計千方，總要想甘心於我。每達到公共集會，他就設法灌醉我，然後教我演說或致詞。然後他向大衆說我有神經病，於是就將我硬送入瘋人院，關了兩月有餘，真是冤沉海底，欲哭無從！』

『出了瘋人院之後，就教我去率兵平匪，好頑強的匪黨呀！諸位同志！

你們看，』說着他的眼睛紅了，說着他的聲音嗚咽了，說着他的淚涕滂沱了，真是當筵話到傷心處，百戰英雄涕淚流。『諸位同志！請看我遍體的傷痕，這皆是削平叛逆所留下來的。一處一處的傷心的紀念！你看，一處，兩處，三處，四處，五處，六處，七處，八處。唉！這皆是爲革命而奮鬥的成績。然而我身上的傷痕雖多，還可以數得出，我這心上的傷痕，那就不能計數了！身上的傷痕，大家可以看得見，誰又能見到我的心上的傷痕呢？』

『你們！這些無恥而欺騙的共產黨人，你們才奮鬥過一次嗎？你們是高堂大廈，你們是錦繡綾羅，你們是甘旨美酒，你們真正舒服。原來我是替你們奮鬥的。』他興奮極了，握起拳頭對着尊客喊道，『現在聽清楚！我再不爲你們奮鬥了。我要和那些摧殘民意，壓迫農人的魔鬼奮鬥，我要和那些剝削人民，工具人民，而祇知自私自利的兇徒奮鬥！我要和那些不僅拿我麻醉，並使全黨都麻醉，不僅拿我下瘋人院，並且使全俄的人民一起下瘋人院的專制魔王奮鬥！我準備着全副精神，打倒一切，好從頭做起！』

第十九章 窮極奢侈黨人腐化

我自來俄後，本來已有不少的感觸，再加以此次宴會給予我的深刻的印象，使得我素來的信仰，雖不地坍山崩，而根本上已起了動搖，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所有經過的事實，幾乎無一不與理想相違，從此我的心靈，又墮入不安和惶惑的深淵裏面了。『何以鮑雪維克的理論與事實完全相反？』我自己常常問自己。可是隱藏在心靈深處的那種『夢幻主義』竟猶作最後的奮爭，大聲呼叱道：『你投降反革命去了嗎？』我於是立刻受了它的鼓惑，回想到資本主義的萬惡，使得我對於眼前的罪惡，加以種種曲解，往往原諒那些枝葉問題，而疎忽了那罪惡中心的根本要點。

『無論如何，』我自己和自己講，『罪惡是由蘇維埃統治發生，是存在於本身組織之不善，不一定由於縱慾放情的原故吧！』

我處在這種把持、專制、以及麻醉的狀態之下，不獨身體不能自由，而精神也異常痛苦，漸感想到非脫離不可。

既有了這種思想之後，認為生死關頭，萬不能再因循下去了。於是就寫了一封私人的信，給馬羅妥夫 Molotov 同志，他是全俄共產黨的秘書。我信上說得非常堅決，表示萬不能再留一刻了。其時正是中央命令莫斯科清除反對派，差不多有上千的黨員，被清除出來，遠竄到窮鄉僻壤。中央正在需人，因此我有回莫斯科的機會了。當奧特塞邦黨部接到中央電令，令高登同志，速回莫斯科，他們很為驚訝，立即電覆，說地方人才缺乏，富有黨務經驗的格外不多，高登同志，不能召回。中央於是又來了一個急電，說召回高登同志，是奉的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組織部的命令。到此時我才曉得第三國際的妙用。邦黨部不得違抗，而我於是乎逃出了龍潭虎穴，得賦歸來。

一到了莫斯科，我和它不過小別經年，而氣象已迥然與前兩樣。街市上

人山人海，不復昔日的蕭條——一個個，衣衫華麗，服飾顯明，婦女們更是珠光寶氣，耀眼迷心，兩頰上像玫瑰初開，不像從前那種菜色，走起路來，更是嫵娜多姿，不復從前那種扶牆摸壁了。城裏各種車輛，如穿梭般來來去去。每天差不多總有新計劃的公佈，與新發展的希望。

各種的店舖，又開偏各地了，各種的窻飾，又各出心思，爭奇鬥異，極精美與最美麗的貴重物品，價值非常昂貴，也皆觸滿了眼簾。

莫斯科從前是渾如一夢，（見前第六章），實在是個荒唐奇特的大夢，現在是黃梁初覺，而它這費了無限犧牲所得來的一個大夢初醒的境況，就是現在世界上最平淡、最普通的事體。

『金錢、可愛的金錢、蓄積金錢，』就是俄國人的覺悟後的呼聲，充滿了全國。不再作大戰期中的夢囈了，什麼『佔領瓦沙！』什麼『佔領柏林！』之類。現在莫斯科的空氣，完全改變了，一個個眼睛睜得如核桃一般，盼望那種拿到手裏可以到處兌現的鈔票，吉逢得施（Cherfontes）和敲起來

可以叮噹亮響的銀幣，快快出現。

最顯明的，令人驚奇不置的，就是共產黨人外觀的改變。在從前是大家努力拚命平民化，衣衫是愈襤褸愈好，裝束愈窮苦愈佳。現在忽然又極端地反過來，大家對於外表上，又拚命講究，華服新裝，務求超羣出衆，勝過了旁人。

『我們現在是蘇維埃的統治階級，握有全權的政黨，差不多管理全球六分之一的疆宇！』當然要擺出一點架子來表示他們的威風。『我們現在是大政治家了，任何共產黨員總要有一點政治家的派頭，那末才能得到社會的相當敬仰與畏懼。』這是共產黨員最近的理想。

這種雍容華貴與一切威風架子的實現，第一步就需要財政，這就是說非錢不可，沒有它，政治家的那種臭架子就擺不出來。錢從哪兒來呢？大家不約而同，惟一的答案，就是『努力生產，增加輸出。』

這是一定的道理，要得對外貿易的發展，當然需要專門家的指導與訓練，

不過像共產黨是以黨證爲萬能，不拘什麼事體，他們總要指揮干涉，把持。要想這樣來增加生產，真是笑話。論他們的政治威力，的確是可以領率羣偷，做一切機關的頭腦；論他們的學養，做專門家助手的助手，幫辦的幫辦，怕還嫌不夠。

可是莫斯科是真改變了嗎？並不見得！赤化的主張，依然如昔，他們在和平、安適的表面文章裏，依舊暗伏着革命的狂熱。共產黨人，沒有一刻忘記了新經濟政策是暗暗培植無產階級的實力，預備未來的更有力的攻擊。列寧的最後的一次公共演講，在莫斯科的蘇維埃，曾說道：

『新經濟政策是共產黨以政治的專斷，來利用資本主義，使得它自趨於破裂覆沒。我們是教資本主義者，自買鋤耨來掘開它自己的墳墓。』

是不是莫斯科還在恐怖中嗎？這由吉卡手中新犧牲者的鮮血所表現出來的答語，是和從前一樣。當我剛到莫斯科的時候，社會革命的死囚，正在風起雲湧，也就是『赤色恐怖』的新時代的開展了。

第二十章 宣傳共產佔領機關

在我回到莫斯科之前不久，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曾舉行了一次「教育運動」。這個運動的口號是，「佔領大學，宣傳共產。」

中央委員會通令各級黨部、組織部、遴選富有革命經驗的老同志來做大學的學生。

有多少非共產黨的學校，也一起將管理權交與國立大學，改稱為「共產黨員大學」，就收容各地選派來的新鮮人員。

所謂「共產黨員大學」，第一個階段是「斯福得羅維亞」(Sverdlovia)差不多就是一個普通小學，是專為訓練共產青年的專政。

「斯福得羅維亞」可以說是蘇維埃教育制度的一個最要點。在這裏面，最注意養成對黨部忠實及團集的信條的遵守，加以軍事的訓練，遇有特別危險的發生，就派往去負責鎮平。使他們服裝一致，法國式的上樹，嘉列

克（Gallic，屬法國的）的褲子，恨不得要將各人用同一的模子，重行做過才好。

『斯福得羅維亞學子』的心裏，總抱着同樣猛烈的態度。大家總在校長賴道夫（Lyadoff）同志的指導之下，努力做成一個時髦的俄羅斯的『馬克斯學者』。他們正同回教徒對於『可蘭經』一樣，莫名其妙地諷頌那些被他們認為是鮑雪維克的經典（如馬克斯、恩格爾斯、列寧的作品）再加些關於『近日的革命』，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所發行的小冊子。至於一切教科書，未經審查，不許出版，否則立受軍事機關的嚴厲制裁。

再進一級的就是社會黨員學院，依舊由共產黨把持操縱。一切研究的計劃與生活的狀態是和『斯福得羅維亞』相同，僅不過訓練方面，是更加特別一點罷了。是養成黨部各部及蘇維埃事務的領袖人才。

佔最高惟一的地位的就是東方民衆大學和西方民族大學。

這些學校的唯一目的是訓練這些學生能幹革命的工作。東方的學生，

來自各國形形色色，竟同一個人類的博物館。唯一的要務，是煽揚資本主義下的各屬地及殖民地的革命烈焰，暴動狂潮。所有的功課，爽快些說簡直是一部『毀滅世界的百科辭典』。這些蠢蠢無知的學生，用盡他們的精神腦力來學習那些他們自以為是革命最優藝術的理論與方法，如怎樣用詐，如何行賄，如何暗殺等等，皆是他們日常的要課。換句話說，就是教人些破壞的陰謀與搗亂的秘訣。這是人生的真義嗎？

西方民族大學的學生，並不過於野蠻而殘忍。功課也較為高深而有秩序，大概全依西歐革命運動的民族天性而定。這許多學生，是教導他們方謀勞工的大聯合，不像教東方學生的民族興起。倘若你拒絕這種誘惑，他們就賄買你，再不然，大家就說你是社會的姦賊，社會的愛國主義者。這個勞工聯合是一定要在第三國際的紅旗之下聯合才對，要跳出了自己的國家，在俄國的指揮之下才對。所以『鼓動暗潮』就成了主要的功課。這些事前的預備工作，均已按次實行，這很明顯的，是蘇俄的紅色外交政策，將

別國的團結力拆散，將自己的團結力增強，使得資本階級的政府起了擾亂而蘇俄可以於暗中摸到多少利益；要攪得他們發生第二次大戰，然後世界革命才能得到勝利。這些全是蘇俄共產黨的唯一要課。

在俄國國立大學之中，最古最有名的，要算到莫斯科國立大學了。（從前叫帝國大學）不獨教授的學術淵深，而學生亦富有組織的能力；因此這一個大學就做成了俄羅斯文化進展與革命運動的中心。在這個校裏，第一種組織的團體就是『左翼黑格爾派』，正同第一次秘密組織『土地與自由』的運動一樣。革命策略最大的武器就是總罷工與羣衆暴動，而這些武器全是莫斯科大學學生在他們那些英雄舉動中所流出來的血所鑄成。

等我回到了莫斯科，其時共產黨的『佔領大學，宣傳共產』這個狂潮，真有震地掀天之勢。我想在教育機關裏，可以得到一點利益。我是奉第三國際之命而回，可是我現在對於蘇俄的鮑雪維克主義的一切舉動，根本上

起了懷疑，教我如何還能來宣傳這世界革命呢？所以在第三國際之下做工作，我斟酌至再，還是以到莫斯科大學經濟部爲宜。我所以想拋棄政治的活動而投入教育的環境，是有三種感想：第一是共產青年在共產黨裏，總還是比較黨的習氣少，而不失爲活潑聰明的青年；第二是我對於其餘的工作，已不願去幹；第三是可以做實地攷查的基本。

這個會一度爲俄羅斯學說中心的莫斯科大學，現在又怎樣呢？它是處在一種黑暗的專制的嚴威高壓之下。如學校行政部、經濟部，以及敎務部等皆完全歸黨部小組指揮。

最顯著的要求，就是共產黨學生要特別優待，較非黨員要享特別利益。學校中攷試委員會是由中央委員會的代表與莫斯科黨部代表及其他共產黨員組合而成。攷試的時候，共產黨學生，老實不客氣，百分之八十，准予免試，說他們的政治報告，足以證明他們才智豐富，並已受有優良的訓練。還有百分之二十的共產學生，號稱試驗，僅不過問問政治上的平易問題，或

者問問共產黨史、或者問問革命策略的原理。

假若共產學生、連這一些平易問題總答不出、或答得不圓滿、於是就要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是的、我是真正共產黨員。』 這個學生很堅定地回答、並微笑示意。

『好了、好了！同志、』 攷試委員長這樣說、『你在校裏要好好用功、這次准許及格。』

等到攷試非共產學生、面孔突然改變、真是八面攷查、一絲不漏。

『你會受過普通教育沒有？』 很嚴厲地問他。

『是的、我受過、』 學生答、『不信我可以呈驗中學的證書。』

攷試委員長、拿起證書來詳細看看、和其餘的委員們送了一個眼風、大家在心裏好笑、勉強說道、『這倒很精美、一點不錯。這真是一件美術品！你知道革命運動史嗎？』

『是的、曉得一點。』

『你可以略述第一、第二、及第三國際經過的事實。』

這個學生就詳詳細細就他所攷察到的，將國際社會運動及共產運動的事實說出來。

攷試的人員見並不能難住他，面色轉呈不安之象。他們就耳語道，『這是資產歷史家的中堅。』

於是委員長又說道：『現在可以將關於國內戰爭，那些被撲滅的反革命首領名姓，一一舉出來。』

這些可憐的學生，苦心焦思，關於國內戰爭，儘其記憶所能及的事體，一一舉出來。不過總有一二名姓，偶爾遺忘。

『可惜、可惜、』攷試長搖手表示不滿的意思。『你對於內戰的知識，太爲缺乏，我們不能錄取。好好兒回家去預備來年的試驗吧！』

大學裏有不少的房子用作學生的宿舍。共產份子不用說是優先權。

非共產黨學生，倘能依靠他們的信實和才能，邀天之幸，能到宿舍裏面做個

候補人員，已屬不可多得了。

可憐這些無辜的學子，被屏在門外，沒有宿舍居住，只好在露天過夜。在那種隆冬的天氣，就在大路的旁邊，或火車站的廊下，以及其他冷酷無情，不避風雨的地方，權作安身之所。

政府又分明允許一部分學生，只要畢業後，可以在政府的各機關，得到相當的工作。蘇維埃各部也可以容納一小部分更優秀的份子，他們是自願於畢業後在相當的各部工作若干年。

這些特別優美的待遇，自然又是專指共產分子而言。分配工作時，共產黨不用說儘先任用，教非共產黨安心等待，這可憐一直等到老，等到死，總攤不到他們的工作。

更有一種奇特的地方，校中設有廉價食堂，他僅有共產份子的腸胃，才能享受這種幸福。非共產份子，縱能勉強允許入校讀書，而飲食問題，無由解決。

第二十一章 教授何辜慘遭毒手

在教授問題未能解決以前，這個『佔領大學、宣傳共產』的企圖，尚不能完全實現。這是因為教授究竟與學生不同了，不像學生，經不起共產黨及準共產黨的蹂躪，一驅逐個乾淨；至於教授，必定先要有相當的代替人，然後才能拿他趕去。

布拉維達（Pravda 蘇俄共黨中央機關報）曾公然謂，『大學教授為資產階級理論的堡壘。』

最後想出一種解決這個糾紛的辦法。由中央宣傳部下了一個命令給大學內的共產部小組，說要，『教授共產化。』

又得到學生蘇維埃的幫助，將大學內的管理情形，完全改組。所有教授以前的各種權利、課程外的特別優待，以及一切高駕學生之上的威嚴與尊崇，同時削去。由政府指定各校校長及教務長，這些人雖說對於科學研究

不精，然而却是共產黨員，所以教他們對於宣傳部的命令，嚴厲執行。

更組織一種恐嚇與誘騙兼施的好制度。依據他們所謂選擇原理看，教授可信認的程度如何，分爲若干等級。

當革命之初，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完全處在殘暴虐待之下。對於食品領取證的分配，使智識階級完全淪於絕境。僅有一種『學院食品領取制』，可以容納極小限度的智識人員領到一點食物，這可謂額外施恩。這種制度到現在是倍本加厲了。

『讓這些諸大教授也嘗嘗競存這玩意兒的滋味。』宣傳部主任暗笑不置，一方面將執行這種計劃的綱要，交給學生黨部的秘書。

『有多少教授，很想得到些特別利益，就裝出盡忠於蘇維埃的樣子。』

布拉維達報的社論明白宣布，『不過他們的心裏，依舊隱藏着我們的大敵。他們想在純粹科學的態度掩護之下，用腐朽的教法，來迷惑青年的心理。』代替那種半飽半飢的學院食品領取制，又有一種新焚書坑儒制了。因

爲徹底『教授共產化』，所以就有一二百個大學教授，內中有多少是世界知名之士，竟被捕下獄；好像學術愈高，所犯的罪惡也愈大一樣。最後也不要經過什麼審問，使得他們超生淨土，早入天堂，卽以一刀了事。

俄羅斯的智識界，經過了這一個重大打擊，僅有一小部分，苟延殘喘，不知性命畢於何時。

幾個月內，大學中的中學，也有同樣的舉動。莫斯科國立大學，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初，高級班竟不能成立。直到一九二三年秋，才勉強開始。用了種種方法來保障這高級班的安定。共產黨員在高級班中，加以訓練使之團結一致，留心校中一切問題。對於教授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不管是公事，還是私事，不管是接待親朋，或交談學友，皆秘密報告黨部。

高級班幾乎每禮拜總要停頓一下。問其所以，異常滑稽。高級班秘書常常鎮重地說，『同志們！我很痛心，我們的教授不良，我們這高級班不會有好結果的。讓我們來改組一下吧。』共產黨學生也就跟着耳語起來。

『把那些古董送到劉奔卡（吉卡總部）去，他們自然就心定神安。』

羅賓（Rubin）教授是一個年少而有名的經濟學家，他同時度着大學教授和獄囚兩重生活，約有三年之久，他一息由莫斯科大學被送到不透開（Burlak）黑牢，一息又由黑牢押往大學，來去皆有吉卡押送。人民只要看到他的來去，就可以知道高級班是開着還是停課，歷驗不爽。等到最後這次舉行『教授的清黨』運動，由蘇維埃官長決定將這學術淵深的羅賓教授，遠竄到白海一個荒涼的梭羅維斯基小島上面，以過那枯寂無聊的生活。

鮑登諾夫（Bogdanoff）是俄國科學界與哲學界的一個出類拔萃的教授。在他的少年時代，就做了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的多數派的領袖，他的姊妹就是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蘭那其斯基（Lunacharsky）的妻子。在革命發動之初，他就拒絕鮑雪維克（多數派）的黨綱，跳出革命活動的圈子，用其全力從事於科學和哲學的著述。

一九二二年秋，鮑登諾夫被請至莫斯科大學講學。這是因為他著了幾

本經濟學教科書，完全根據馬克斯的論點，詳為解釋，所以蘇俄各校就用它為標準教科書。因此他的聲譽日隆，在學生界中，幾乎一致崇拜。

有一次，學生黨部公請鮑登諾夫，與莫斯科黨部辯論新經濟問題。會址假大學俱樂部。鮑登教授作兩小時長時間的演說，詳細分析俄國革命的活動性，依照現在的趨勢看起來，俄國是正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路上跑去，共產主義是實談不到。第二天，布拉維達報上就有人大聲攻擊，是前莫斯科國家法院的一個檢察官，耶科萊夫（Yakovlev）的手筆，題目是，『鮑登諾夫，當心你的地位！』不久，鮑登諾夫的課程，忽然停止，原來他已被捕，認為是犯了彌天大罪的重囚，關下中央吉卡的大牢。

這較羅馬人征服希臘時，拘捕希臘的學者尤為慘酷，今日的俄羅斯學者，已被逼得不能安心於科學的研求了。『不得什麼理講，不是教書就是殺頭。』就是教書，也要依照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的鐵條去講授，不然，頭顱就有危險。

第二十二章 青年不幸誘入迷途

我在俄國爲共產主義而工作，所得到的經驗，皆是我所夢想不到的。精神痛苦，與日俱增，共產黨黨綱的理論未嘗不高，而實際的設施，就不堪聞問了；這使我發生絕大的懷疑和不安。

「這是什麼道理？」我很奇怪，「這是一個社會，當改革之秋，所有社會的組織要凌亂無緒，這又是人類的天性，所不可避免的嗎？」

我接近莫斯科大學的惟一利益，就是因此能將鮑雪維克的整個哲學，批評研究得淋漓痛快。現在的懷疑程度，較昔日信仰尤爲根深蒂固。

我經過了澈底研究之後，很知道俄國已淪陷於黑暗的中古主義之內了。共產主義所自頌的快樂自由，不但我們找不到，我們所看見的，是全國最著名的學者，一個個鐵索郎當，命在旦夕了。當時只要對公家訓令條文，有稍懷疑批評，就是大逆不道。國家統治已充滿了中古時代的黑暗氣象。

『蘇維埃主義不就是中古暗黑主義嗎？』在我的心靈深處、隱藏着這一個半明半暗的疑問。

馬克斯主義在哲學上的失敗、我現在是很清楚了。馬克斯肯定哲學是社會上經濟基礎的反射、根本將哲學的偉大使命與創造主旨吞沒去了。他這種經濟哲學的理論、誤將肯定的認為否定——誤以社會的病理為社會的生理——結果必自趨於覆滅。

我心中更有一種奇異的、就是馬克斯主義與實驗主義也沒有什麼分別。在馬克斯『論范爾巴哈』（Fairbach）文裏曾說過、『真實的思想、惟有藉實行才可以成立。』換句話講、惟有實行才是真的（當然、煽動眩惑也包在內、所以馬克斯信徒往往為目的不擇手段、勢不至殺人放火不止。）維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也曾以為上帝是存在的、只要這種信仰是有用的。但是馬克斯信徒又何以攻擊實驗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哲學、與『宇宙的銅臭化』一樣呢？

不僅如此倘若依照馬克斯所說的只要能實行的總是真的那末馬克斯主義或辯證的馬克斯主義因爲它是有用所以才是真的。馬克斯主義的用處就是它是打倒資本主義的利器。馬克斯主義是階級鬥爭的理論是一種策略不是哲學是一種權謀詐術不是一種學問。等到資本主義已儘消除馬克斯主義也就不能存在了。因爲馬克斯主義唯一的大用處是在破除資本主義等到資本主義破除了同時馬克斯主義的墳墓也就掘開請它下去。我對於鮑雪維克的哲理觀也和此一樣。

至於政治方面我雖尙未十分明瞭然至一九二一年冬對於新經濟政策的注意研究之後我已抱定了懷疑主義了。假定依照馬克斯的話來講政治是經濟的反映那末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當然要有一種新的政績隨在後面。可是事實上却不如此新經濟政策藉武力的共產主義的鐵條進行得愈順利而共產黨的武力專政也就愈加嚴酷。無論如何總說不過去共產黨在政治方面專制有甚於迪克推多 (Dictatorship)；在經濟方面則爲

資本主義的復活。

雖然如此，我對共產黨的崇信，仍未稍衰。我總以為將內部的方法，稍加改造，一定就可以從專制的迪克推多，走向進步的民主主義的大道上去。

有多少青年學子，也具有同樣的心理，這使我異常快樂。

至一九二二年春，這許多青年又陷入一種拜物教的崇信了。大家在課堂上，毫不遲疑地研究馬克斯的教條，及列寧的解釋。深信近世思想，除去了列寧的理論，其餘的不是全無意識，就是帶有資產的氣味。

至一九二二年冬，情形就有點改變了。那種頑固的迷信已逐漸降低。黨部中更呈出不能令人滿足的氣象。至於高級班的學生，努力向前，放開眼界，攷察一切非馬克斯及反馬克斯的作家的評論。不過各生徒因得到這種種印象，格外崇拜『馬克斯列寧的教條。』

然而這就是使青年學子的智識生活變遷的起點。這一切的非共學說，不足以搖動他們的堅強信仰嗎？異教的經典就真不能驚醒羅馬教皇嗎？

？到了一九二三年，這懷疑的理想，已慢慢兒爬進了青年學子的心房，漸漸兒要鑽到他們的心靈深處，栖息下來，一切有職務的共產學生已開始不當心他們那種所謂神聖的黨務了。而那種曾被別人認為是一個嘲笑名詞的『學術研究』現在又慢慢兒有抬頭的希望了。

因為大家有了這種感想，所以立刻就發生了重大的事故。又到了莫斯科蘇維埃選舉的時期，正值俄國共產黨的紀念日，竟鬧出了一件聞所未聞的奇事。這張『候選人名表』是由大學黨部的組織幹事所提出，用莫斯科黨部名義發表，然而在各大學黨部聯合大會裏，足有好幾千共產學生，一致否決，不承認那張欽定的『候選人名表』。

黨部組織幹事又用盡了種種心機，哄嚇詐騙全用盡了，總是無效，他們又提出中央監察委員——是裁判反革命，具有無上權威的領袖們——來恫嚇人，大家一起大聲呼咤，表示不贊成；

『不要有一個官吏的代表。』

因此，人民教育委員蘭那斯基同志的代表資格，也被打消了。逼不得已，又定了一張新『候選人名表』，強迫投票。這次新選出的人員，大半總是在恐怖時代，被拘留多年，幸而未送命的學生，可憐連他們的對公衆的發言權，也被剝奪過。

會後回家，有多少同志會到我，我就告訴他們這一次的奇聞。

『你不知道嗎？』他們笑道，『高登，各中學及小學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那就對了，』我對那些同志講，『我們無論如何，總得使各級黨部增高地位。』

果然，不到一月，這希望的事件發現了。

第二十三章 巨浪掀天暗潮澎湃

國家的與國際的兩個觀念，勢均力敵，糾纏繳繞，這種連合力的原素，足以

搖動俄國共產黨角錐式的組織的基礎。一九二三年年終，俄國共產黨內部的紛爭，愈趨激烈，真是暴風狂雨，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

時機一到，就要破裂，後來轉因各地罷工的潮流洶湧，大家苟且相安，在比較的安定狀態之下，約有兩載。工潮的擴大，竟佈滿了全國，不僅各實業中心地起了這種怒潮，而尤以莫斯科的工潮為最厲害。

潛伏在工潮下面的，就是社會的不安狀態。勞動羣衆一個個皆是痛心切齒於待遇的不均，他們每月得蘇維埃政府的賞賜不過三十個盧布。做他們血汗的報酬，飢寒的工價。所有共產黨員的俸給，不是三百就是二百的盧布。所更難堪的，就是勞工們，不勝奢侈的誘惑，看見各種私人營業的窗中的美麗飾品及陳設物，一切時髦的點綴，精美的場所，皆是號稱『蘇維埃資產階級』及『赤色商人』的私產，這些更是使得勞工們慾心大熾，氣不能平。

這許多不平不安的總結晶，就成立了一個暴動委員會，預備實行總罷工。

在他們計劃還未佈置週密，已儘洩漏了風聲，遂爲吉卡所破獲。

因此發生重大的事故，有四十六個知名的共產黨員，具名函懇中央委員會。痛言此次處置的不善，恐怕要愈攪愈糟。

他們的信上說：『幾次內戰的動搖，共產黨人所以能夠百折不同的，所以能夠維持自己地位的，是由於深知黨部的後面，是有最大多數的勞工與農民，不敢苟且忽略，可是倘若一旦失了羣衆的信任，則將如何？倘若他們驚疑共產黨已賣給資本家了，又將如何？倘若羣衆清清楚楚表明他們屈伏在共產黨的專制下面，是由於赤色恐怖和吉卡的淫威，則更將如何？』

中央幹部與這已漸顯明的反對派的代表，開了一個會議。彼此不能諒解。中央拒絕這種要求，並且對於代表加以恐嚇，說要嚴加懲誡。

中央委員會對於代表的不滿，正好藉故可以來消遣他們。其時在德國的煽動，唯一希冀無產階級在十月紀念時起事，要他們集中全力到國際的事務上去，不致在國內發生問題。要大家的目光視線，一起移到國外來，他

們在國內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果有奇效，全黨部集中視線於德國事件了。每天布拉維達報在頭張上用大字宣傳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大獲勝利。黨部各小組均得遣派的命令，並且各黨員勤加訓練，一起入軍事訓練部，以便不時之需。

各黨員皆要入軍事訓練部，學習指派的軍事工作，以爲將來緊急時作戰地步。作戰的目標不是波蘭就是其他邊境。『共產軍官團』整大批地運往德國，希冀去指揮勞工作戰。到了德國，迅速地成立了無數秘密小組，更供給德國共產黨人大宗軍火，用船裝運了去，秘密儲藏。

各黨員經徐諾維夫在布拉維達報上用漂亮的文字一鼓吹，都對於德國革命的勝利，抱着有如火如茶的熱望。

各種宣傳前途愉快的小冊子和傳單，如海水般飛滿了俄國全境，大家總以爲德國的繩尺和俄國的耒耜，德國的實業和俄國的農業互相連合，真是天下第一件滿心快意的事體。

天下不如意事，十恒八九。壞消息傳來了！赤色撒克遜人（Saxony 德意志北部人種）崩潰，共產黨要人也東逃西竄，一敗塗地。

對於德國革命的一種希望失敗，實在是世界革命的一個重大打擊。俄國共產黨要人無不牢愁滿腹，怒氣填膺。羣衆責難的聲音更是佈滿了全國，『我們的希望又烟消火滅了。我們這些領袖，沒有列寧來指導，就一點用處總沒有。』

黨員的情感既日趨於惡劣，黨部的事務更日漸廢弛。中央委員會經過了長期的考慮，才決定打開這不安的鎖鑰，命令全黨公開討論。

共產國際的首領，徐諾維夫，開始下攻擊令了。他在布拉維達報，十月革命紀念刊上，著了一篇專論，名爲『俄國共產黨的新詭難。』

我總以爲決沒有這種傻子，瘋子，接受他們的命令來討論來講話。

幾天以後，我很驚奇，布拉維達居然闢了一頁，以便自由討論。全國各部分的論文不少，總是黨部的法律代表所草的。這許多論文皆能燭照出黨

部內幕的夢幻的生活。

有一篇攻擊最利害的大膽的論文，是俄國共產黨前任總秘書潘布金斯基 (Preobrajensky) 做的，他形容黨部內部的事務，是『無聲的暴亂。』現在新經濟政策，無形是准許私人營業，將政府擠壓到商場之外了。

潘布金斯基主張中央集權不妨稍鬆，將選舉的基礎建牢，才是真正『勞動民主。』另一方面，他是要節制私人營業，嚴厲地管理經濟勢力。他這篇論文，具有絕大魔力。正同火山的噴火一般，後面還引出一條滔滔不息的大河，就是同情的輿論，因此造成對於中央反抗的烈燄。

在莫斯科大學，就是我們的一個小組當中，也是不滿意中央的處置，由三個反對黨員出來，組成了一個反對團。主席是喀羅夫斯基同志，他是彼得堡的一個金工，從前做秘密革命工作的。他在校內召集了一個全體同學會，報告收到了托洛斯基的一封信，他是特為寫給我們青年的。

『托洛斯基』主席鎮重地說，『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才寄封信給我們』

。』當時有二千多學生，如轟雷一般喊了一聲『對呀！』並很快樂地頌揚托氏道，『紅軍的領袖，托洛斯基萬歲！』

等到大家肅靜之後，主席恭讀來書，大家如做祈禱般靜聽。僅有兩次，大家聽得快樂不過，自然歡呼出來，第一次是讀到，『青年要獲到時代的新真理，必定要先破壞舊的條規。』第二次讀到，『革命工作最要緊最要注意的，並不在乎和敵人作戰，我們爲求革命的理論與策略清楚起見，不得不先清除黨裏的敵人。』

讀完之後，更是歡呼雷動，好幾分鐘才停下來。坐在社會場遠處的人，要求『再讀一遍！』一共讀了三遍，大家絕無一點議論，就一致決定函復托洛斯基，表示十二分贊成他的主張，盼他刷新黨務，大家願爲後盾，並請其愈快愈好。

還有一個決議是在兩日之內，召集一個討論會，請中央幹部（後簡稱幹部派）及反對派各派代表來討論。

主席還是空前。幹部派的代表三人，一個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巴莫基奈，其餘兩個，是監察委員會的主席克畢顯夫和秘書耶羅斯拉斯基。反對派也出三個，一個是沙普羅諾夫，是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秘書；一個是顯耶尼科夫，是著名的勞工反對黨的領袖；一個是黃髮髭髯的老者，是『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學院』的院長，是全俄知名的馬克斯派學者，拉吐諾夫老同志。

第一個演說的是巴莫基奈同志（幹）大家還能在比較的安靜當中聽講。一到了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克畢顯夫（幹）演說，頓時空氣緊張，形勢嚴重，因為他攻擊托洛斯基異常激烈，他說托氏，『破壞黨部！』他力竭聲嘶地狂喊，面孔氣白，雙手直抖，頭也亂搖，他的拳髮好像些毒蛇鑽動。『軍隊也給他攪糟了，』他繼續說，『這也是他的陰謀。』

等到他『陰謀』才說出口，大家呼噪起來，『你是一個妄人，』全場秩序大亂。『你同俄皇沙一樣專制！』演說者未嘗不想爭辯，無如喧囂過甚，

哪裏還有他說話的餘地。

接着他後面就是中央裁制委員會秘書，耶羅斯拉斯基同志，（幹）他真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引得大家生出反感。他上去說不到幾分鐘，才說到頓河流域的煤田，『那裏正需要有能力共產黨員』這句話，大家聽了，真是怒髮衝冠，憤不可遏。大家同聲呼叱，他被逼不過，只好跑下台了。

反對派方面的演說者，根據最普通的公民權來立論，還有是黨員，不能竟將做人所應享的公權也都剝奪去。而最博得熱烈稱許的，就是拉叱諾夫老同志的辯論，他的言語和他的身驅是一樣偉大。

『同志們和好友們！』拉叱諾夫振起他洪鐘般而有威力的聲音說道：『我承你們諸位熱烈地歡迎，我雖要將我的心魂交給諸位，雖依舊想有諸位的青年精神，雖承諸位的不棄，然我總已自慚老大了。』

『我努力於革命運動，不覺已有四十五年，中間也曾坐過好幾次牢，也曾充過好幾次軍。這些已往的悲辛，用不着要諸位知道。現在我要諸位知

道的，是「黨部自身就是一個牢獄」不拘你或是我，總沒權可以一談我們的衷曲。

『諸位同志！你們現在是青年的學子，將來不就是奮鬥疆場，鎮壓一切反革命的紅軍嗎？現在蘇俄能俱然佔據列強的一席，不就是諸位犧牲的結果嗎？你們緊握着來復槍在你們的手中，通告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革命。爲什麼你們竟不能和俄國共產黨員一樣，在你們自己當中，連自由的發言權都沒有呢？』

『諸位同志！我曾經碰巧問過好幾個工廠的工人，問他們爲什麼不願意加入我們黨部。乾脆的回答，是他們不願意加入一種『聾啞黨部』，使得他們有口不能說，不許說，不敢說。現在我倒要請問諸位，「究竟俄國共產黨聾啞了幾時了？」』

羣衆一起呼喊出來答道，『不久！』如同打了一個焦雷一般。當時聽衆真是一縷怒絲，從脚跟起直透頂門，再也忍不住了，一起喊道：『打倒聾』

噠政策！」

於是就有很多的學生擁上台演說攻擊幹部派，無微不至。他們已陷入險境了，倘若幹部部獲到最後勝利，他們頃刻就要吃虧受苦。

最後爲一個決議，互相爭持了好久，空氣頓形嚴重。就是反對派方面，沙普羅諾夫同志，根據他們蘇維埃分部策略，反對中央幹部的政策。他們提議『勞動民主主義』原則的實現，所有各機關的欽派官吏，一律更動，改由黨員自由選舉出充任，對於黨部中一切國家或國際的政策，可以自由討論質疑，和演說。幹部派代表異常憤怒，不肯立時由他們做主答應決議。

『現在我們要付表決了！』主席宣布道。『大家如贊成反對派的提議，請舉右手！』頓時如手山一般，大家的右手都舉起來了。主席又問，『有反對的嗎？有反對的嗎？』大家默無應者，他很奇怪。這個決議，使得幹部派的附從者，一個個垂頭喪氣。

莫斯科國立大學是第一次爲反對派抓去了。於是戰線展開到全莫斯

科黨部的組織。同時反對派也要開始受壓迫了。

第二十四章 驚人秘密黑幕揭穿

經過了幾個禮拜，在報紙雜誌上及黨部小組中，激烈地辯論之後，兩方的戰線，日漸明顯。學生的全體是很固定地幫助反對派。軍隊是在托洛斯基人格的感化之下，也很團集一氣。至於各工廠中的小組，頗呈出一種奇怪的現象，大工廠是袒護反對派，小作坊是歸附幹部派。

所以不同的原故，是因為大工廠的工人，是自己知道結合起來也很有趣力量，不畏強暴；小作坊的工人，他們自己也知道是完全處在屬於幹部派的指導員權威之下，無可奈何。至於吉卡的小組，初時還猶疑了一息，既則隨從他們的領袖費立刻·喬德金斯基 (Felix Djerdjinsky) 加入幹部派的營壘了。(這是反對派失敗的根本)

兩派最後的勝負之機，已穩伏於此。從此幹部派決定命吉卡總部的小

組、分遣殘酷的爪牙、出名的『革命的鐵腕』自由參與各種黨部會議、做秘密的記錄、報告、偵探、及必要時可以隨時逮捕。

『吉卡在會裏』大家或低言密語、或以目示意、總哭喪着面孔、互相呆望。這是一件怪事、吉卡原是共產黨鍊就的桎梏、要對待別人、造成國家的恐怖、萬想不到結果還用來對待自己的黨員！立刻反對派就受了重大的打擊、大家不敢附和他們了。因為共產黨員由己往的經驗、深知吉卡的厲害風味。

黨部的中樞、幹部方面、起首是異常紛亂、等到將吉卡抓到手中、於是立刻就恢復了它的一切無上的權威、幹部本來就是黨的機械、現在這慘酷無情的吉卡、又做了機械的機械了。

附和吉卡的人立刻慫恿他們的領袖頒佈一條口號、『幹部的危機！』布拉維達報每晨的社評、大書特書、『革命的中樞、黨的機要、中央幹部為叛徒箝制！』

不久反對派的言論在公報上發表的，一律停止。而另有一種一致的論調，風起雲湧，說幹部的破壞，就是共產黨的破壞，也就是革命的毀滅。

中央監察委員會頒布一條文告，任何黨員倘若藏有未經中央及其他官廳允許發行的文件，一經查出，驅逐出黨，以爲不服從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的榜樣。

接着又發表一個新的通告，還有一張黨員人名表，表中全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說他們傳播秘密文件，開除黨籍。

究竟是什麼秘密文件呢？最重要的就是『托洛斯基給政治部的密函』了。

我的運氣真好，俱然在第三國際的卷宗裏，得讀到這些最重要的文件。內容是些什麼呢？也不過粗述幹部的專橫、兇暴、犖犖諸大端而已。他這些信裏說，他曾得列寧好幾封信。內中有一封，是列寧因爲身體有病，不能出席第十二次黨部大會，請托洛斯基代表報告蘇維埃政府的國家政策。

列寧的說話，向來幹部是奉爲金科玉律的，這次是不是也奉行唯謹呢。不是！這一次報告，却不是列寧所特請的托洛斯基，倒是列寧所厭惡，嘗目爲『帝國走狗』的斯丹林（Stalin）在這封信裏，列寧又教托洛斯基當心，覆信不要經過他的（列寧）私人秘書的手，因爲他是斯丹林手下的無恥工具。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表現列寧、鮑雪維克主義的猛虎，已儘給斯丹林關到籠中，籠上的鑰匙，又被他拿去了。好厲利的斯丹林，所以列寧說他是一個魔鬼。

那麼幹部的開山老祖，自身就做了人家的拘囚了！

在托洛斯基這些秘密函件當中，更說到一件駭人聽聞的事體。就是在列寧未死之前，草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勞農視察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混合的疑問。——這篇論文在列寧死後，公認爲是列寧賜給無產階級最寶貴的產業，簡直是『列寧的聖書』（Lenin's Testaments）——政治部竟置之不理，拒不付印。

列寧在報告上看不見他的論文，異常發急，就問什麼道理還不付印。於是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克畢顯夫就教人仿布拉維達報式樣單獨印一分，拿他的論文印在上面，送給他看，使他相信他的論文已公布了。後來直到列寧夫人克魯勃斯喀耶（Krupskaya）堅決地要求，嚴厲地督責，才勉強刊出。這使我很詫意，政治部是合起手來與列寧為難，至少是認列寧這篇最後的論文是病態心理的產物，雖然他們也曾公認為是鮑雪維克政策的最高主見。經此一束，使得我對於幹部及諸領袖的信仰，固然是掃地無餘，即對於反對派的信仰，也是消失得乾乾淨淨。

從此以後，反對派難有反抗的機緣。因為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吉卡連成一氣幫助幹部派，所以這一次的宣布，是兩派最後五分鐘的勝負。

最後，反對派的唯一武器，所謂民主主義，也為幹部派採用了。他們以為被人攻擊的弱點，不妨由自己來彌補。好像全體國民已一致宣戰，哪末主張和平的又有什麼話可講呢？倘若代表各階級各職業的，民主主義是確

爲共產黨所需，哪末不由幹部本身來採用呢？

所以政治部立刻宣告允許勞工民主及其他反對派所力爭的事項。

現在布拉維達報又冠冕堂皇地宣布，「勞工民主是共產黨的法律。全黨黨員要一致促其實現。這次的決定可以表現出自下至上，由小組到全國大會的真正民衆精神。」

第二十五章 民權赤化花樣翻新

莫斯科在聯合辦公處 (House of the Unions) 召集一個全城大會。說是這次會議以民主主義爲基礎！不過市黨部秘書分發入場券時，仍舊只發給他們所信任的工人。

我們莫斯科大學經濟部的小組，一共有好幾百個黨員，代表出席證却祇得到一張。小組的秘書，確是中央幹部的忠實走狗，這一張僅有的出席證，就被扣留了給他，做我們小組的代表。

喀門尼夫 (Kamenef) 是莫斯科蘇維埃的主席，在布拉維達報第一張上慶祝這次會議是『莫斯科的雷聲。』同時各縣也舉行這種同樣的偽民主義的集會，來出席及能出席的全是各小組的秘書及其他附屬幹部派的忠臣孝子。布拉維達報每天刊印各種決議案，就是這種『欽定民主會議』所議決的。

命令各市各邦黨部的組織，重來一次掩耳盜鈴的選舉，以表示民主主義的實行。有多少黨員的小組，每百人才有一個代表權，有多少黨員少的小組，照常三五個人就有一個代表權，大家總忍痛無聲，不敢反抗。

中央幹部藉這個民主的名義，做它的實行清一色的計劃。僅有一縣，喀謨尼克 (Khamoniki) 有一個地方立的教育學院，是在反對派手裏，將幹部派的花樣一起揭穿破壞。

經過這一次戰爭之後，喀謨尼克全縣大會一開，俱然也將反對派降伏了。這一次大會第一個代幹部做說客的是喀門尼夫，因為他實際上是得到了

第三國際主席兼彼得格勒蘇維埃主任徐諾維夫的幫助。啼門諾夫將一切革命的罪惡都歸到農人身上。他說農人要代表俄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但是他們想做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是一總不會消滅。

『但是，』他舉起他的手，喀門尼夫說得很悲痛，『在這一匹半飢的農民的羸馬背上，正是我們騎着，由這經濟落後的國家，向共產主義的大道上跑！這些農民曉得我們嗎？並不見得。他們跳成幫齊心固執成見，不肯向前，所以逼得我們於一九二一年，不得不改變新經濟政策在現在我們還不能放鬆我們的專政，一鬆手就要被他們趕出了。權勢之外。倘若我們黨部要真正實行民主主義，哪末好，農民一定立刻就要求從鄉村做起，我們在城裏已獲得的地位就靠不住了。』

下面一段妙論，是由徐諾維夫補足的。『我們革命以前的老同志，現在也不過祇有幾千人了，』徐諾維夫說時候，不僅音調激昂，而且是聲淚俱下，『這些受過百難千災的老同志，也曾爲工作給俄皇捉去坐過黑牢，也曾爲

內戰努力殘傷了肢體，好容易才將一個黨部支持成立。現在人數是增多，包含着不少有爲的青年，總是預備捨身來革命，但是，不曾經過革命以前經歷的訓練，是不能曉得和平運動的策略。」

他又對着學生代表席鎮重地說共產學生所負的責任，是異常重大，全是將來蘇維埃國家的中堅人物，不可過於感情用事，聽信托洛斯基的誘惑提議，最後一句有力的結論是，「無論如何，我們對於學生是不壓迫的！」

這個結論使得大家受的刺激太強。聽衆中的勇士大聲呼喊道，「你雖恐嚇，我們是不怕的！」

破除了徐諾維夫及喀門尼夫的種種留難阻礙，這大會議決多少不合幹部的主張，並選舉反對派的人做縣黨部委員。幹部派雖憤怒而無可如何。最後不得不用威力來鎮壓喀謨尼克的反對份子了。中央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命令這些反對派新被選的委員，分散到蘇俄的窮鄉僻壤去工作。各縣的大會開過，接着莫斯科就開邦黨部大會。於是中央幹部的勝利、

大告成功。反對派已剷除淨盡。這一幕戲的後台，完全是黨部要人預了一套戲法，使得暴徒們憤恨黨部中的智識份子。全盤的議論是挑動工廠工人與學校學生的惡感，使他們互相水火，互相鬥爭。

莫斯科邦黨部大會通過了好幾條取締反對派的決議，看反對派好像是『小資產階級』一般，當然是要在驅逐之列。

莫斯科將這些最危險的叛徒驅逐過後，中央幹部開始注意到各省了。中央幹部的心腹，從各戰地奏凱回來，就委派到各省去。施用各種威逼的方法。如對高加索的黨部易如驅羊。『誰讓你自由脫離少數黨 (Mashviki)？』莫斯科紅軍多得很……倘若你們高加索黨員，既不能出亡，爲什麼想出黨？（少數黨）趕快離開此地，到莫斯科去！』就這樣將他們一個一個驅逐乾淨。

各省的選舉開始了，竟有好幾省不能上中央幹部的心路，障礙橫生。如奧得塞、基佛 (Kioff) 奔薩 (Ponza) 喀勒加 (Kaugra) 及其他數地皆發現同

樣情況。這些地方立刻宣告無選舉的必要，同時召集會議，一致拒絕執行中央幹部的決議。

中央幹部雖然百計千方得到了勝利，而托洛斯基在各省黨部所潛伏的一種反對勢力，使得幹部派仍不能高枕無憂。為預防反對派勢力潛滋暗長起見，幹部決定再召集一個所謂『全體聯合黨部大會』。由邦黨部秘書做出席代表。在這次會裏，刊布秘書的長篇報告，使得各階級各職業的想像，另生一種迷惑。在他們目光中，看號稱依民主主義來改造的黨部公開，與專制時代的暴君奸相，竟毫無分別。

雖然如此，反對派並不就此服頭，承認失敗。就是當時最佔重要的莫斯科國防軍的特別黨部，受烏拉羅夫（Uralov）司令的指導，竟議決反對全國聯合秘書大會之召集，認為黨部無此特權，而且也不應開這種專斷的秘密會議。

這個決議案很有力量，使得布拉維達報不敢斥為荒唐，不為登載；於是

中央幹部竟無可如何，沒有辦法。

忽然反對派又呈出一種新的大活躍，這是不可思議，其實是因托洛斯基逃出了他的醫士的軟禁，忽然回來了，於是大家振作精神，準備再來奮鬥。一般爲他們排斥的眞正力主『勞工民主』的同志，更是咬牙切齒，預備撕殺。正在這千鈞一髮之秋，忽來了意外驚人的消息。

列寧、鮑雪維克主義之父，與世長辭了。

第二十六章 惡耗驚傳列寧作古

『列寧訃告』傳遍全城的這一天，我到現在還分明記得。這是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是一個沉悶淒慘的星期日。莫斯科全城遮蓋在愁雲慘霧之中。我那時是正在讀布拉維達報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一篇最近文告。我疑信參半，要到黨部裏去，打聽究竟，或係謠傳，應當從速闢謠；我想將這個意見告訴我的隣居沙浮（Shafir）同志，他住在我的緊隔壁。等

我推進他的房門，由我不吃一嚇。沙浮坐在桌上，向着其他四個同志，正在涕淚雙垂，楚囚對泣。

『究竟是怎樣？』我問他們。

『列寧死……了。』有一個同志哭喪着臉，抖抖地說道。

我就趕快回房，穿過走廊，遇着奧爾嘉（Olga）女士，她是一個在高加索吉卡部裏做工作的夫人。

『高登同志，』她招呼我，聲調淒涼，語音沉痛；她說，『剛才我打電話到克里謨林去問過。噩耗是確已證實。』

我衝入我自己房裏，關好了門，我的眼淚已忍不住，如斷線的珍珠一般，簌簌落落滴下來了。我就和衣向床上一倒。我對於鮑雪維克最後剩下來的一點信仰，到此已毀滅無餘，正同舟行大海，碰上了岩石。

列寧之死，在我以爲是『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時代』的閉幕。他是一方面具有驕悍的強力，一方面更有超人的自信在高大意識之中，跡其既往，無

限悲傷。他真是無懼無恐，不屈不撓，領導黨徒，向前進取。他總以為只有走他指導的這一條路，才能超脫苦海，誕登彼岸。

當我從這種夢幻驚回之後，我看見我房裏黑壓壓擠滿了一大羣同志，內中有多少是美國的老友。『這是一個通告，』有一個同志說，『全城人士一起在縣黨部集合。我們趕快去吧！』

我們去了。走到街上，全目一看，情景全非。街頭的新聞處，有許多人重新圍住，爭先恐後地來看號外。還有蘇維埃政府的特派員，用摩托腳踏車送特別布告與臨時命令到各地，高聲朗誦，讀給大家聽。

縣黨部的會議廳人已擠滿了。牆上一律懸着紅的同黑的喪布。檯上懸着列寧遺像，周圍飾以墨菊。廳中人多言雜，紛擾喧囂。忽然大家肅靜，鴉雀無聲，原來宣傳部主任登檯報告了，聲音清晰可聽：

『列寧是死了，列寧主義是萬古常存！』

大家聽了，一齊起立，沉痛地歌唱喪歌。共唱三遍。最後一遍，歌聲未了，

就有一個戎裝的少女登台報告，說共產青年團支隊，已接受到中央命令，完全負責保護各級黨部及各蘇維埃機關的安全責任。她最後結語是：『你們要信認我們，我們是確能忠實執行先知先覺的命令的。』

等到舉行『國葬日』這一天，全城各地舉行紀念會，我也參與了好幾處。在開會的時候，我集中我的注意力到聽衆，並不留心台上的演說者，因為我是急要曉得聽衆的心理狀態。我看見他們就是當台上人演說最賣力的時候，他們也是低着頭，癡望着地板。『究竟他們有什麼隱憂呢？』我很奇怪。

我看得清清楚楚，悲傷並不是他們的主要情緒。他們是恐懼前途的黑暗——未來的變化。他們對於將來代列寧做領袖的人物是憂疑滿腹。

在教育中心地，喀謨尼克的一個大公講演廳所舉行的紀念會，共有三個演說者：一個是雄糾糾的兵士，一個是美麗的少女，一個是中年的勞工。這個兵士演說時感情是異常興奮，他說他們紅軍，所以能不避艱辛，犧牲奮

鬥，完全是由於信仰列寧。他演說的時候，不覺淚流兩頰，最後講，『他的英靈，一定默佑我們前進，奮鬥！』

武裝的少女，是俄國最近興起的一種婦女武力化，赤色女子義勇軍的代表。外面着的是一件黑色皮大衣，長統皮靴，頭上紮扎猩紅的頭巾，她演說的時候，姿勢優美，語調淒涼，她說：

同志們！我們被壓迫者的良友，現在已長眠千古了。將俄國婦女從千百年黑暗痛苦當中，解放出來的，就是唯一的偉大的列寧。他宣傳秘密的福音，使得我們與男子一切平等。他告訴我們婦女及一切被壓迫的人們，不要為威權降伏。到了現在，一切的苦囚俱打破了桎梏，衝出了樊籬，對列寧起了共鳴的作用。各地皆舉起革命的大旗，向光明之路走去。

列寧是死了，我們真同失了慈母的孤兒，如何慘痛啊！但是我們不可讓敵人歡喜。我們，我們俄羅斯的婦女，要和我們親愛的弟兄、夫婿，為

爭世界革命的勝利、同赴沙場、同裹馬革！

接着少女之後，就是一個工人，他是沙左諾夫（Sazonoff）同志，我很知道他是一個熱心革命者。他對他已往和列寧的交誼、如何親密、如何要好，說得非常詳細，當列寧是莫斯科皮工聯合會的主席的時候。

最後他的結論，提到英國勞工黨的提携問題，他很憤激地說：『倘若麥克唐克（Mac Donald 勞工黨領袖）運用他的遊民來反對我們，那末我們也就不客氣煽動英屬各殖民地的革命，再派人到倫敦去幹。（這是說明俄國煽動革命是一種專門搗亂性質，別有用心，不是真正扶助弱小民族。）』

第二天，列寧的遺體就從莫斯科的鄉裏——那是他病後調養的地方——遷到莫斯科。安放在政府的『聯合辦公處』，以便安葬。

在舉行列寧葬禮的各種儀式當中，有一事最使我印象深刻。就是莫斯科人民對於列寧遺體舉行巡拜式（Pilgrimage）的一種怪劇。在這時候，全莫斯科人大家不睡覺，不分晝夜，足有成千成萬的各種階級、各種職業的

人擁擠擠，都到這聯合辦公處來瞻仰列寧遺體。這其中倒也不分是認他爲革命的先覺的，或是認他爲可愛的領袖的，或是目他爲專斷的迪克推多的，或是罵他爲殘虐的暴君的，都要擠近靈床，看他一面。然而在這深沉的黑夜、冰雪的程途、人民不畏風寒跋涉而來，也就算是列寧的哀榮了！漆黑的昏天、慘白的冷地、血紅的莫斯科却在當中——這是一個如何可怖的象徵啊。

第二十七章 留遺書評幹部諸人

中央幹部與反對派的抗爭，列寧一死，又起了怎樣的變化呢？不到幾天，黨部的統一已恢復到了一個驚人的階段。當時各種階級及各種職業的共產黨員皆有一種同樣的感想——以爲意識界的損失是一件不可賠償的事體。雖然列寧不能活動，已近兩年了，然而大家希望他恢復健康，再來領導的初衷是毫未改變。所以列寧一死，真是地突山崩。共產黨愈感到

統一的重要，而統一的鐵律，就是要將不能合作的，排除乾淨。

列寧一死，幹部中袞袞諸公又起了一種什麼反應呢？在最初時時候，大家一時感傷這種重大的損失，而對於政治地位上的戲法，暫歸沉靜。等到列寧將要殯葬之前，大家立刻又開始他們的『政治戲法』了。

畢竟徐諾維夫的手法靈巧，權術優長，能實現他的計劃，擡得列寧的地位了。他與幹部當然是一鼻孔出氣，他們會預定一條掩護的方策，說『共產黨的安全，是靠列寧主義，而列寧主義又必須忠實的列寧信徒才能增加勢力。』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們對於反對派的殘餘勢力要加以威嚇與毀滅了。

他們爲厚植私人勢力計，就徵求新黨員，一下就有二十萬工人入黨，手續由『幹部派』的各官署辦理，哪裏是徵求，簡直和招兵拉夫一樣。而二十萬登記證是分配到全國各縣，而各實業中心地，反而祇給它一點少數登記證。所以結果推選代表起來，從各縣，各邦，各鎮來的是很多；而各大商店，

各大工廠的勢力，無形滅殺。

難到工人就願意加入共產黨嗎？這也不過逃不出共產黨人玩慣了的那一套威逼利誘的戲法罷了。徐諾維夫對於這套戲法，更是得心應手，運用自如。他曾發表過一篇專論，說明入黨的權利，以誘惑工人入黨。他有的大理由，他說，『共產黨是政府的上級機關，黨部可以統治政府。政府裏也不曉得有多少位置，須人去。當然只有共產黨人才能享受這種利益。換句話講，你先要有黨證，你然後就可以得到優美的差事，肥厚的好缺。』這是利誘。

這種誘惑當然奏效很快。工具式的黨員當然要多少就有多少。然而竟有幾處地方，不受利誘，於是跟在利誘後面就不得不用威逼了。就是宣布凡拒絕入黨的，就地正法，可憐嚇得良善的人民，不得不聽他們擺佈了。幹部的基本工作已有了十分把握，所以就預備召集一個黨部大會，推選候補列寧的人員。他們強迫各地的代表，在指定的人名當中，作一種形式

的選舉。

這次大會的確有多少代表是純良的共產黨員，做了人家工具，自己還不知道。總而言之，這次所開的「謁墓大會」大名可以永垂青史。在選舉期間，一遇到難題徐諾維夫就召集大家到列寧的墓上去開會，好像在空虛飄渺之中，關於一種特別疑慮，可以聽到列寧的聲音。

托洛斯基也躬與盛會，可以說是黑暗中的光明。然而他深知究竟，不願揭穿。所以輪到他演說的時候，說得八面求圓，不露棱角。

不過在幹部諸公苦心孤詣佈置得頭頭是道，總以為可以高枕無憂，萬想不到大會中忽然起了一個大震動，真同火山爆發一般。這是一種如何偉大的勢力啊！說起來就真奇怪了，這就是列寧安眠在地下的列寧的一個命令，他這一個遺命，如同青天霹靂，使得徐諾維夫、喀門尼夫及斯丹林，這三頭政治的三大領袖和他們的貓腳爪，嚇得面面相覷，手足無措。因為這是不在他們預料之中。

當大會才舉行了兩天，就聽得大家低聲耳語，說列寧絕命之夕，曾寫下不少的遺書，應在代表大會時宣讀一遍。這許多代表的好奇心，真是不約而同。弄得袞袞諸公也沒有辦法。

黨部中的那幾位黨皇，深怕這些『難頑的工具』機械的代表，一時聽了列寧的遺書，聽了這個鮑雪維克主義的上帝的說話，正同冥冥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家情感爲信仰所移，一定不能選出他們所預定的人物了。所以在大會的第一個禮拜期間，會中崇拜『列寧的意志』(Lenin's will)的言論，均爲那幾位黨皇的貓腳爪所激烈反對。

然而一時不見得就有成效。各代表的好奇心是繼增高，必欲一聽列寧遺書以爲快。同時列寧的夫人，克魯勃斯喀耶對政治部也下了一個哀的美敦書，說倘若不遵行列寧臨死時的遺命，一定到大會內揭穿黑幕，宣布當局罪狀。

最後才決定了。就是依照列寧的特別議事條規，在新委員選出之前，宣

讀遺書以『促進新領袖情誼的團結』（這是列寧說過的一句成語）。

其實是大會閉會之後，一切手續完結了（當然委員已儘選出），才勉強將列寧遺書拿出來低低地哼了一遍。

不是在代表大會裏宣讀的，如列寧的遺囑，僅不過在閉會期間，有幾個領袖同幾個邦黨部代表聽到而已。而聽到的這幾個人，又互相勾結起來，發誓不將內容洩露，違則從重處罰。

究竟列寧遺書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在列寧將死之前，對於幹部的人物，均一一加以詳細的批評，以作他死後代表大會選舉領袖時的一個忠實供獻。他的批評如下：

1. 喀門尼夫（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是古今中外第一個投機份子。在一九一七年他的弱點已完全暴露。要提防他投機。

2. 徐諾維夫（第三國際主席）——不學無術，熱中權勢。這種人要格外提防，說不定要危及黨部。

3. 布哈林（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布拉維達的主筆）——他的思想不甚澈底。他的馬克斯主義是吃醉了酒，因為他不知道執着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基礎辯證法。他所說的總是些似是而非的真理。然而尚不失為黨部的唯一理論家，不過黨部用不着他這種理論。

4. 托洛斯基——他是一個最有才能的人，不過微嫌矯揉做作。他既有組織的能力，又有領袖的氣魄，他從前沾染過的孟雪維主義（Menshevism）不過早已煙消雲散，轉對於鮑雪維克主義，異常崇信。他是最愛紀律，不僅以此繩人並且也常以此責己。對於已往的過失，不但不掩飾而且勇於改善。這是天生的一個最忠實、最良善的黨部領袖。

5. 派托孜夫（Pyatakoff）人民經濟委員會的副主席，反對派的熱心贊助者）——他很能幹。不幸最近幾年間，屈於下位，能不得展。最好要改變他的工作，予以黨中相當的領袖地位。

6. 斯丹林——這是一個有機智有權術的陰謀大家。他的領袖慾尤其

強盛。時時想要做一個迪克推多。怕不能安於現在這種秘書地位吧！（這是一九二四年列寧將死時的預測，果然，現在怎樣了!!!）於必要時，可以叫他不必要在黨部工作，去幫助托洛斯基做其他的要務。（列寧的評語止此）

現在俄國共產黨呈出一種荒唐奇突的現象。在全蘇俄中，好像僅有一個隨心所欲無所不爲的政治部是十分合法的，而歷盡艱難，締造蘇俄的列寧與托洛斯基的言論，皆是反革命不合法的作品。

第二十八章 恣殺戮衆商民吃苦

根據戰敗者一切恒爲勝利者所有的原則，所以幹部派大獲勝利之後，當然獨擁大權，操縱一切。割據敵人的地位。雖說幹部尚不猛烈顯著地進行，然而這確是幹部策略的主要攻勢。

中央關於新經濟政策曾通過一條決議，在布拉維達報上發表。我就親

耳聽到許多商人說：『謝天謝地！幹部派勝利，一切事體總可以仍舊了。』

不過這種歡欣也不過曇花一現。不多幾天，中央人民委員會就下了一道命令，令喬德金斯基、吉卡的司令，清除各重要城市的社會危險份子（指商人）。

這是幹部施展威風的第一砲。

喬德金斯基奉到這種命令，立刻利用他的貓腳爪，大展神威。搜捕社會危險份子竟同全國運動會開幕一般。人心惶懼，全國騷然，不拘何人皆有被捕的危險。單拿莫斯科談，有成千成萬的商人，或在街市上捉去，或在店舖中搜捕，一起關下劉奔卡(Lubianka)的中央大牢。可憐這些在新經濟政策下所允許的商人，忽然又變成如犯十惡大罪的重囚了。雖屬近親，那怕是青年的少婦，黃口的驕兒，也不准與獄中人一面。總在深夜裏，用貨車將這些囚人運出莫斯科。莫斯科的人做夢也想不到有這件事。兩禮拜以

後僅在報紙上見到一條記載，說這些商人，已經過法庭正式的審判，罪案確實，判決遠逐至北冰洋受罪。

這許多善良的羣衆，遠竄到冰天雪窖之中，去受那人類從未受過的痛苦，拋下了白首的父母，青春的少婦，黃口的驕兒，真是搶地呼天，冤沉海底。這不能不感謝當局者的深仁厚澤，好將他們被迫所剩下的事業，做一個絕好的謝儀。

然而總不見得一網打盡，多少總還有幾個劫後遺留下來的商人。於是，由人民財政委員會用重稅來壓迫。所好有的是吉卡，威逼之下，何求不遂；所以征收員有權可以臆斷商家的收入。『剝奪商人全部利益』這是他們用來毀滅商人的一條金科玉律，也就是加在商人身上的枷鎖鑲梏。

這顯見是不合新經濟政策的，所以又發生絕大的影響。莫斯科又回復到一九二一年的慘澹淒涼的狀況。本來商業上的元氣才有一點，昭蘇之望，經此重創，大家又裹足不前了。雖繁盛的街市，也只剩下了幾個小店，有

幾個商夥，靜悄悄地呆立在櫃檯前，從朝至暮。這種景象，才隔了不過兩年左右吧！

還有一種勢力予商人以同樣的打擊，就是消費合作社的組織。在列寧的遺著當中，曾說明一個國家要達到共產主義，必定要經過合作社這條大路。殘酷的逮捕固然已違背了新經濟政策，現在又加上一條的口號，『提倡合作，消滅商家！』

果然快得很，合作社在莫斯科設滿了。這些合作社分明是靠不住。儘過外面掛起革命偉人的照片，裝潢也還得過，可是內容就太難爲情了。各種貨物全是些劣品。所以無怪合作社的命運，日漸暗淡。強迫集產政策與武力共產主義的合作，將一樣地得到失敗的教訓。合作社失敗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城市與鄉村的貨物交換，完全停頓，大家既失了連絡，還合作什麼！

更有一件，幹部爲預防反對派的復興起見，就利用它的武器，『勞工民主

『來做成自己的勢力，一方面使反對派無言可講，一方面又冠冕堂皇。黨的民主化，在列寧未死之前，原已做過一番功夫，很能民主其名，專制其實了。到現在是大功告成，陰謀畢遂。』

公布一條口號：『集合羣衆的天才一定可以代替列寧個人的天才！』這是促醒各黨員要和各鄉村及各工廠的羣衆竭力親近。要和那些新發現的反對派及中過智識毒的學生（指反對派學生）接近，才能同化他們，與他們有益。

中央發了三個動員令，一是到各實業中心地，二是到各鄉村，三是到全國青年、蘇維聯合自治公會。結果是將主要的反對黨人驅逐出去。遠竄到俄國邊境。

最後，幹部運用它的鐵腕，抓緊了勝利，真是不肯有一點放鬆。『勞工民主的頌揚』就是他們特別清黨的秘訣。自從兩派辯論（見前）以來，幹部中的幾個聰明人物，就早料定了，幹部要得勝利必定先要有堅實的威力。

與過人的恐怖才行。當全黨最高領袖逝世之時，全黨總淪於一種慘痛的境界，幹部又特別戒嚴，下令對於不可信任的黨員，格殺勿論。

『請他們出去！』這個命令倒像是列寧在墳墓裏對於喪歌發出來的一種回聲。『請這些小資產份子出黨！』

由清查檢舉會 (Cleaning Troika) 秘密製定各種問題，印成一張表，以便清查時詢問。

第一問是，『你的父親是什麼人？』

第二問是，『你的親戚當中有資產份子嗎？』

第三問是，『你同小資產商人 (Nepman) 接近嗎？』

第四問是，『你在黨部中做的什麼工作？』

最後最重要的一問是，『你完全相信，反對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嗎？』

凡是一般黨員，皆要受這種攷問，答過了之後，就有一個吉卡拿這人的履歷詳細推敲，還有關於他的一個秘密報，是由共產黨員自願互相偵察送來

的。

我們大學的黨部小組也開了一次會，特別召集來報告清查檢舉的結果，真是氣象森嚴，大有宣告罪囚死刑的氣象。

會場假用大學俱樂部。這是半明不暗一所圓頂大廳的一部，大家總還迷惑住以爲經此一番清查，黨部將可以上了正軌。最後，宣讀放逐人員表，大家聽到，真是同萬箭攢心，說不出來的酸甜苦辣。固然，我們這個大學小組（等於特別區分部）是當初兩派辯論的中心，是應受當局的疑忌，然也萬想不到結果有如此之慘。黨員竟有百分之七十五被宣告停止政治的活動，遂到西北部苦寒的邊境。

清查檢舉會主席敘述了一個很簡單，很短促的一個統計式的滑頭報告，說這次被放逐的人，平均起來，還是以資產階級的子弟，貴族，以及教徒爲多。多麼奇妙的一個報告呀！聽衆渴望宣告被逐理由。主席竟說不出理由來，推到清查檢舉會的秘書身上，說他還沒有工夫將全部報告做成。大家

憤極了，無辜被逐，一致抗辯，僅有少數不在被逐之列的是准許登台申辯。

登台演說的總是涕淚橫流，深知被逐的皆是愛國志士，革命功臣。有一個學生，穿着制服，掛着銀質獎牌，光亮炯灼，登台大聲疾呼，異常憤激。他說，「清查檢舉會主席曾幹過什麼革命工作，能與被逐的拜林斯基(Belinsky)同志比美嗎？拜林斯基同志是百戰沙場，我曾親眼見他與頑敵作戰，砲火猛烈，損傷去一足一目，猶忍痛奮鬥，願為革命犧牲。……」

主席不讓他再說了，以目向秘書示意，他就立刻上了講台。這位秘書又是一個出名的幹部走狗。他竟不講理，大聲呼喝道，「你對於我們的辦法不願意，那就好極了，我們可以對你換個辦法。聽你自己決定。倘若你要不滿意我們的辦法，你就是同你的黨證作對。懂不懂？」

暫時廳中得到一個強力壓迫下的沉靜。主席宣告道：「現在大家沒有什麼異議，就照這樣決議，被逐的反對無效。散會。」

列寧死後，幹部的工作有兩大效果。一是將黨部變成一個互相猜忌部。

黨員大家你防閑我，我防閑你，黨員的互不相信較非黨員尤甚。二是壓迫思想上的自覺份子。這就是號稱列寧的忠實信徒所組成的共產黨部列寧泉下有知，真要不得痛哭流涕到怎樣呢！

這次幹部的勝利，是完全用遠逐、流竄、監禁、等等惡毒的方法換得來的。傷心！傷心！這是一幕如何的悲劇呀！總有好幾千真正革命的志士，是從前與俄皇『沙』血肉相搏，幸而不死，保留下來的一個百戰餘身，竟一起被關下黑牢，鉄索即當，被枷帶鎖了。更可慘是不附和幹部的也有好幾百人，遠逐到西伯利亞窮苦之地，竟葬身於冰天雪窖之中。這是俄羅斯共產黨的神聖行爲。

這不全是弟兄手足的碧血嗎？什麼社會黨人、共產黨人、或痠死在吉卡的獄中、或沒殺在西伯利亞的唐得拉斯（Tundras）河內、或凍斃於北冰洋奇寒之區，『唉！你爲什麼殘殺你至親至愛的弟兄？』

第二十九章 回首三年恍居魔窟

我到此沉沉的大夢，已醒了大半了。

我想革命好比是一盞神燈，是引導大千世界苦惱衆生，脫離苦海，超登彼岸；擺脫了英雄角逐，實現那理想的國家。不怕它進步很難，只要我們在革命的程途上，努力做去，這希望總有實現的一天。革命黨人總應該時時刻刻，肯自己吃苦，自己犧牲，更用手足之情，兄弟之誼，同志之道，感化羣衆，引得人類向更高的社會秩序推進。

可是我在俄國所看見的，又是一種什麼情形呢？不是一種純潔的火燄，不是一種普照人類的靈光，僅不過是火山爆發時的灰塵煙霧，呼吸下去，不是生病，定會亡身。

說是代替現代經濟組織的一種較高的經濟秩序，其實仍舊是資本主義的遺型；說是代替從前那種野蠻的政府的，其實仍舊是一種中古黑暗時

代的專制；說是同志的情誼，其實是最兇蠻的慘酷。

我看看俄國的一般人民生活計，竟顛倒在一種絕望的途中。「農有其田，工得其廠」這是列寧的獲得羣衆的第一個秘訣。然而結果竟同那種發現沙中寶石，自己却不免於餓死的怪人一般；俄國的羣衆已將一國的財富之源緊握在手中了，而絕大的饑荒也就同時發現。餓死到五百萬人以上，而其餘不會餓死而倖存的人們，除却蘭開館內（見前）那些口喊階級鬥爭，而自己尊養處優早做成了貴族的人們，面色確係腴闊外；大多數民衆皆是骨瘦如柴，面有菜色，婦女啼飢，兒童呼餓，備極生人之慘；這種雖說也由天時關係而一大半是由人做成的災荒，完全是俄國共產黨賜予俄國人民的恩惠。

以抄家、沒收、集產爲能事的『戰爭共產主義』在一九二一年，俱然改行新經濟政策了。是不是這種改造就能接近真正共產黨的經濟主張了嗎？其實完全不對。僅不過恢復了資本主義的雛形。同時私人營業的兼

併政策又漫無限制（不知節制資本）已成爲根本不可藥救的趨勢。然而天下事不是前仰就是後合，不是東倒就是西歪。蘇維埃政府天然是不能讓大資本的產生。所以每一次商業的自由發展，就有一次暴烈的政治恐怖，更奇怪的是始則允許或竟可說是提倡於前，何以繼則又慘毒凌虐於後？何以既沒收私人的財產，又要牽涉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可憐使得一般無知的羣衆，恐怖驚慌，莫明其妙。弄得城市與鄉村中的失業者，總有好幾百萬人。俄國共產黨卒不肯與資本主義妥協，然而却又不能不希冀生產的增加。所以就變成像一種假正經的偷人養漢的女子，一方面忙着將人從大門放出，或竟可說當着別人面前，將情人打出，逐出；然而一方面又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從窻中放他進來。第不過在這一開一放之間，要流多少弟兄昆季的鮮血，要淌多少夫妻兒女的酸淚，要碎多少爺娘父母的心肝。俄國的人民，現正在這種不幸的黑暗的魔術圈中，循環地向前躑躅着。

蘇維埃統治，依照列寧的說話，是民主代議制的一種最光榮最優美的辦

法。

列寧說！『資本國家的選舉，人民能管理政府，就祇有在這選舉的一天。如我們蘇維埃的共和國，人民控制政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竟可說沒有一天放鬆一下。』

這種論調未嘗不高，可是事實對嗎？共產黨人一個也不敢得罪。在選舉時期，非共產黨人被強迫投票，被驅逐出蘇維埃，被拘捕下獄，被遠逐冰洋；大家飲泣吞聲，連剖辯總不許，哪裏還談得到人民控制政府！

『我們總要使得竈下婢也有參與政府的機會！』這是列寧在他著的「國家與革命」裏，喊得震天價響的一句口號。我們試問俄國一般的善良民衆及負有聲譽的專門人材，可有一個參與政府？而高坐堂皇，大權在握，殺人放火，可以爲所欲爲的幾最個高政治領袖，還不是中央幹部的那幾位長樂老與不倒翁嗎？

鮑雪維主義的政綱，完全是成於「先鋒的理倫。」却靠無產階級幾個

一手遮天的已加入共黨的油滑份子，指導勞動階級作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奮鬥來維持。說起來，共產黨總是一個先鋒，其實先鋒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先鋒，就是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之上還有一個最高的太上先鋒就是『三人專政』（Triumvirate）。現在在前面打先鋒的是已打得七零八落。而安然做先鋒的領袖的却大有人在！

鮑雪維主義是確實使俄國進步了，是使俄國由鬆懈的專制進步為嚴刻的專制。俄國現在的統治者是幾個赤色魔王。

至於俄國人民的道德現象更是壞到不可言說。『他是不會和我們合作，是要反對我們的！』這是「鮑雪維克虎坦多」（Hotentot：非洲的一種野蠻民族）的第一條處世格言。非共產黨人，哪怕是極和善的公民，也要看成仇敵一般。就是共產黨人，也是互相疑忌。暗探之風甚行，竟變成了俄國的國民遊戲。因此弄得大家疑神疑鬼，行坐不安。父母與子女照常互相做暗探。甚至有多少火熱的情侶，心肝般的愛人，也竟有一種說不出

的恐怖時來襲擊，他或她不要是吉卡派來的暗探吧？

假道德與偽善是墮落社會的一種表徵。蘇俄全國沉浸在一種欺詐作偽之中，大夢沉沉，竟沒有一個人敢訴說他的心事。所有的隣居親戚彼此互相箝制着，不敢多言。真是一隻眼睛發歡，一隻眼睛流淚，絕不是真情的流露。宇宙間充滿了虛偽的空氣。全國國民精神所受的苦痛，比身體所受的尤為厲害。一切文學藝術已變成宣傳工廠的出品。作家的毛錐與畫師的彩筆，已變成殺人的來復槍。它們要對準中央所指定的地方放射。科學存在僅足以證明『科學的革命』的殘忍。哲學的唯物論竟變成了國教。不是民權的開展，使大宇宙向着更自由更高尚的方面推進；却是暴虐的表現，所有的羣衆齊踐踏在鐵蹄之下，以顯出窮兇極惡的專制淫威。不是自由的演進，是強權大告成功。至於全國青年的教育，倒也有一個一致的目標，大家有一種如火如茶的慾望，想用火燄與刀鋒來征服全球。『煽起世界革命的火燄！』這是共產黨青年的進行曲。

像這樣的親切考察研究，在俄國已有三年之久了，俄國的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之下，過着悲慘苦痛的生活，從前總以為是一種新的人生，到現在不得不子細思量。我為什麼在迷途中竟徘徊了這們長久？因為我原想看一看勞動階級最後的成功。而況我還從新大陸來此，實是破釜沉舟，抱着百萬分的勇氣，更何能『如入寶山，空手而回』呢？

我一看，再看，一直看到三年之久，我才看出看穿鮑雪維主義最高的一點，還是離不了整個的資本主義。再看黨部會議的那套戲法，更使我明白無一絲一毫的民權表現，而絕對專制已成爲蘇維埃統治的基礎。再看共產黨部的本身，又是全靠恐怖政策，以維持那處在特殊階級上面幾個領袖的專權。

我更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就是我這種寶貴的有爲的青年時代，在這種荒唐無道的社會裏消磨去了。更使人淚落心酸，不堪回想的，就是俄國人民所受的痛苦，犧牲，是完全擲諸虛化。我真憤悶極了，我真要大聲痛哭了，

我倒要問一聲：『爲什麼要階級鬥爭？』

每當月白風清之夜，萬籟無聲，我的良心哭着向我說道，『你陷入了迷途，愈走愈遠，愈入愈深了。你這種虛偽的人生，有什麼價值？要曉得就是迷信的人生也還要較無信仰的人生來得安定。』

我的本心也和我講：『人生要真實。你當初不避艱難是爲「真理」而來。現在你更要振作精神爲「真理」而去。不要懼怕「十字架」上的慘況，要牢記真實的信仰，是由激痛中產生。』

我明明白白看到一種幻景。看見地底內鑽出一個惡魔，要踏碎了乾坤，攪翻了宇宙。口裏喊道：『還我混沌！』

從黑暗的角上又跳出了一羣紅毛夜叉（Red Demons），向着惡魔致敬道：『敬祝你勝利！黑暗的太子，混沌的王孫！讓我們來混戰吧。』我們所失的，僅不過我們頸上的一條鐵鍊，我們所得到的，是全個的世界！——這是馬克斯鼓動工人奮鬥的一句最有力的名言。

於是這些紅毛夜叉分散到大地的各方，開始屠殺了。手持着空杯，要裝滿了人血，好去痛飲一番。

『好血！好鮮血！好美味的人類的鮮血！要越多越好！』一羣的蠻族，也被頭散髮，馳突呼號加入戰鬥，一起來反對百年來慘淡經營所僅得到的一點文化。

更有紅軍，從他們紅星所發出來的兇光，直衝霄漢，在天空中現出了一行紅字，竟同惡魔的口號一樣，『還我混沌！』

在這種翻江攪海，地坍天崩，鬼哭神號的當中，聽到惡魔的歡聲笑語，它同紅色的妖黨說，『同志！我們自從文明戰勝了混沌，宇宙間露出了一線曙光之後，我們就受了拘束。我們在嚴密的秩序底下做奴隸，受正義人道的壓迫，也不知有了多少年代。我們真不耐煩了。我們無窮的黑翼祇為畏懼正義的威光，苦受良心的桎梏，展不開來。現在要掃除正義的威光，打開良心的桎梏，展開無邊的黑翼，遮沒世界的光明，好變成了一個黑夜沉沉的

宇宙。這真是往古來今第一件快事。」惡魔說罷，笑聲格格。

「不要光明！」這是惡魔的同志的回聲。紅毛夜叉也笑嘻嘻地表示十二分滿意，崇拜惡魔是一個先覺。

最後惡魔總結一句道：「倘若我們不能將整個的世界毀滅得乾乾淨淨，所有剩下來的一點劫後餘灰，我們也得將它吞沒下去，一起歸併入我們的大帝國紅色魔宮！」

「紅色魔宮萬歲！」紅色夜叉歡呼跳躍。開始用黑暗與恐怖來吞噬光明與秩序了！

革命的火光，已呈了暗澹的色彩；五角的星芒（紅星）放出了萬道兇光；地面上張開了無限惡魔的巨口，正在痛飲我們親愛弟兄們的鮮血；這全是『民死主義』代替了『民生主義』所造出來的罪惡。

第三十章 臨風一笑逃出赤都

光陰迅速，來俄不覺已有三年，最後我真是中心沉痛，不可一日居了。良心的責備、精神的痛苦、思想的煩悶，紛至沓來，使得生活不安，再不能模糊下去了。不過討厭得很，我依舊還是一個俄國共產黨的黨員啊！

『但是，』我自己問我自己，『我爲什麼這般糊塗加入這種萬惡的獨裁政黨呢？我能退回黨證嗎？我倘若表示反對共產主義，我立刻就要被捕了去。』

我現在是徘徊歧途，進退兩難了。還是毅然出黨，預備吃苦、受罪犧牲，還是心中儘管不願，儘管憎惡蘇維埃統治，還是虛與委蛇，敷衍下去呢？

最後覺得兩俱不可，只有逃走的一法了。

我就去找斯多克立斯基同志，他是我在美國時的至友。現在蘇維埃中央機關報「伊爾維斯他」裏做副主筆。

『我想到別處去，』我淡淡地同他講。

『到那一國？』

『到中國或是印度、這些地方正需人來艱難締道。』

他點點頭，說道，『這些地方我也很想去，這是共產黨機會最多的一個原野。』

『對呀！』我接上一句，『就是大革命，將西方的機會失完了，我們要到東方去求補償。』

『是的，你的話一點不錯。可是當心點，不要到中央委員會裏去混講。』
『哪我怎麼辦呢？』我問他。

他笑着向我說，『你告訴中央委員會，就說，「決計在俄工作，永不願往別處去。」哪末，他們倒可以派你到別處去工作，上你的心路。』

這就使我沒法了。日夜爲這不能解決的問題所苦。忽然來了一個新消息，煩悶之中透出了一線光明。

就是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開會時期不遠了。美國的代表團已到俄國，這裏面不少是我的老友，有一個就是從芝加哥來的維廉·亞倫伯。

我們是在美國一九一四年縫衣罷工時認識的。

有一次亞倫伯和我講，『莫禮斯，你能幫助我嗎？』

『什麼？』我問。

『我現在正預備着大會的報告，』亞倫伯解釋我聽。『請你幫助鈔一鈔。這也很有趣味。你藉此也可以曉得我們在美國運動的最近發展情形。』

報告完成之後，亞倫伯又和我講，『莫禮斯，我很情願你回到美國去。現在我們已組成了一個反抗政府的堅固大團結。很需要你回去幫同將不能合作的西爾門 (Hillman) 趕去。哪我們一定可以控制這個團體，做成一個共產黨員聯合會。』

全體大會完畢，美國代表團在自己的最後一次會議裏，議決一條議案，是『請在第三國際裏工作有素的高登同志，回美幫助。』

我帶着這條決議案到中央委員會去。同組織部部長，考根奴維治 (Ko-

Janovitch) 同志立談之間，就得了他的允許，承他盛意，派我做第三國際特派員。

第三國際「邦交部」秘書葛羅門 (Grollman) 同志待我非常誠懇。我們在第三國際裏，是同在一個小組裏面的黨員。

『你不要忙亂，』葛羅門說，『我要將你安排得調調停停。你願意裝成一個英國人嗎？』

『我很願意。』

『哪末你就要想一想，』他代我設想道，『護照上用個什麼名字呢？』我就將我從前在秘密工作時代的化名回想了一過，我決定揀一個容易記得的來用。

『對了，』我和他講，『我有一個很適宜的名字，叫伊沙·布朗。』 (Isaac Brown)

『好！』葛羅門贊同。『哪末你就趕快預備一張照片。三天後來，高

登同志一切手續就代你辦妥當了。」

果然，到了第三天，葛羅門同志將我的護照送來。護照是一張做舊的大英護照，名字填的伊沙·布朗，英國藉。照片上還蓋了一個「英國外部」的橡皮圖章。還有日期、印花、簽字等等，無不應有盡有。護照的號數是七一三六。內中還有英國首相麥克唐納簽的字，也是和真的一模一樣。

護照之外，又給我一封信，是寄給列寧格勒，蘭狄西（Latish）同志的。

第二天我就動身，到了列寧格勒正是洪水氾濫之際。我就在車站上打電話給蘭狄西同志，我們談不多幾句，才說到水患問題，電話線斷了。我就從車站走到國際旅館，沿路汪洋，盡成澤國，連馬路兩旁的高路，也被水淹沒了。

到了旅館，等蘭狄西同志好久不來。最後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決定自己去辦理。到附近的一個船公司，名叫都羅特刺（Doruta），買了一張到德國斯德丁（Stettin）的頭等船票。這隻船名「普魯士」，却巧就是明日啓旋。

第二天一早起來，正預備去吃早餐，在門口遇見一個少年。

『布朗先生，』他用英語說，『午後一點半鐘，請你不要離開房間，第三國際代表要來和你接洽。』

正在一點半鐘，我就聽到門外有一種輕細的脚步聲，一刻有一個衣服華麗的女郎進來了。招呼我，和我好像很認識，『布朗先生，近來好嗎？』她一方面教跟她同來的僕人，將行李放下。『我們可以同去，』她說，『你趕快到海邊。手續全預備好了。你今晚就要放洋。』

我們坐馬車不到一刻鐘，就到了海邊的海關。等待室裏人山人海，內中大多數是來替親友送別的。一刻守衛海濱的吉卡司令率領一隊吉卡來了。

『諸位送客的，趕快走開，』他說道，『現在就要檢查了。諸位公民！一刻就要點名，大家留心。』

刻毒的檢查足足有八個小時。在各人的眼中，我可以看出一種同樣的

神氣，就是『真正該應檢查的，怕吉卡反不檢查吧？』

在這煩悶的八小時之內，我只是靜悄悄地坐着。有時站起來散散步，格外當心我的皮靴，使它不起人疑……這裏面藏着二十二章的重要文件。不過紙却很薄的。我心裏很奇怪，像我這一個共產黨員，用的是第三國際假做的一張英國護照，靴子裏面藏着危險文件，吉卡能看出是反革命的行為嗎？』

最後喊到伊沙·布朗。我就走上去，裝出是英國人的模樣。有一個吉卡教我拿行李給他檢查。我呆望着他，裝不懂俄國話。

『他是英國人！』我聽到旁邊有人說，『這就是他的行李。』我就打開來。有四個少年吉卡伸手去摸索。

『我們結果了這個英國人的性命吧！』一個最小的吉卡這樣說，一面望着我猶笑。

『你裏面有什麼貴重物品嗎？』有一個吉卡用俄國話問我。

我仍舊不理他，旁邊有一個官長低低地說道：『不要難爲了這個好人，他行李裏也沒有什麼貴重物品。』最後這次檢查總算完結了。

一直弄得深夜，才許我們上船。一上了船，所有乘客的氣象全都改變了。鎮日的煩惱恐怖，含怒於心而不敢外露的一口悶氣，現在已全拋到活潑的芬蘭灣裏去了。等到船身開動，船頭浪花滾滾，大家更是笑逐顏開，手舞足蹈起來。

『小弟弟！請你們不要過於開心，』一個老者對大眾說，『我們還未航行過克倫斯達德海口，是不能得到自由的。』

在那天晚上，乘客們猶有餘怖。做夢還是看見兇惡的吉卡，佈滿了四方，陰慘的氣象籠罩着全俄。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就看見和平而仁愛的日光，笑嘻嘻走進我的艙裏來了。我也就以至誠和它行了一個敬禮，說道：

『早安！我現在已是快樂的佳兒，自由的驕子了！』

十七年四月廿二日於海上譯完

黨化教育概論

王克仁著 定價二角

這本書是搜集了孫中山先生的許多意見，確定黨化教育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先說明黨化教育的意義，再述說施行的重要目標，再次則討論實施的原則和方法，末更連帶論及和黨化教育相關的諸問題，如教會學校，私立學校等。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赤俄遊記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譯者 張天化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總山路三十二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漢口 湖北街漢潤里十一號
武昌 省政府前
杭州 豐安坊
廣州 永漢北路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五至九十一號

發(一三三七)

中國獨立運動的基點

戴季陶先生著 定價一角

(一) 因五卅事件告中國國民

(二) 指導五卅事件國民運動的注意
點

(三) 對英經濟絕交與中國的獨立運

動

(四) 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

附增「對於商報記者之談話」

廣州民智書局發行

民生主義與人口問題

王警濤著 定價三角

本書先從馬爾塞斯人口論研究入手，摘錄贊成與反對者各家之意見，以研究人口問題在社會問題中所佔位置之重要，而歸結於民生主義之實施。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三民主義概論

楊幼炯著 定價四角

本書係將三民主義之理論的本體，作具體的系統的敘述；同時並徵引與三民主義有關之各種學說制度，以比較其異同。近來出版界對於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闡明，缺乏有系統研究之書籍。本書則純然以忠實之態度與博大之見地，發揮主義，使讀者得由此書可以窺三民主義之真義。至其內容簡潔明暢尤為講授三民主義之良好的教材。出書不久，即已再版，更可見讀者對於本書之熱忱。

文學與革命

張天化著

定價大洋八角

本書搜集關於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以及中國革命的重要文字，加以系統的敘述，指出現代青年對於文學應該努力的一條大道。附錄中如『不自由毋寧死』一篇演說詞，法國革命歌，泰西最出名的兩篇演說，中國國民黨宣傳四傑的名著舉要等，皆係青年最喜閱讀的作品。

